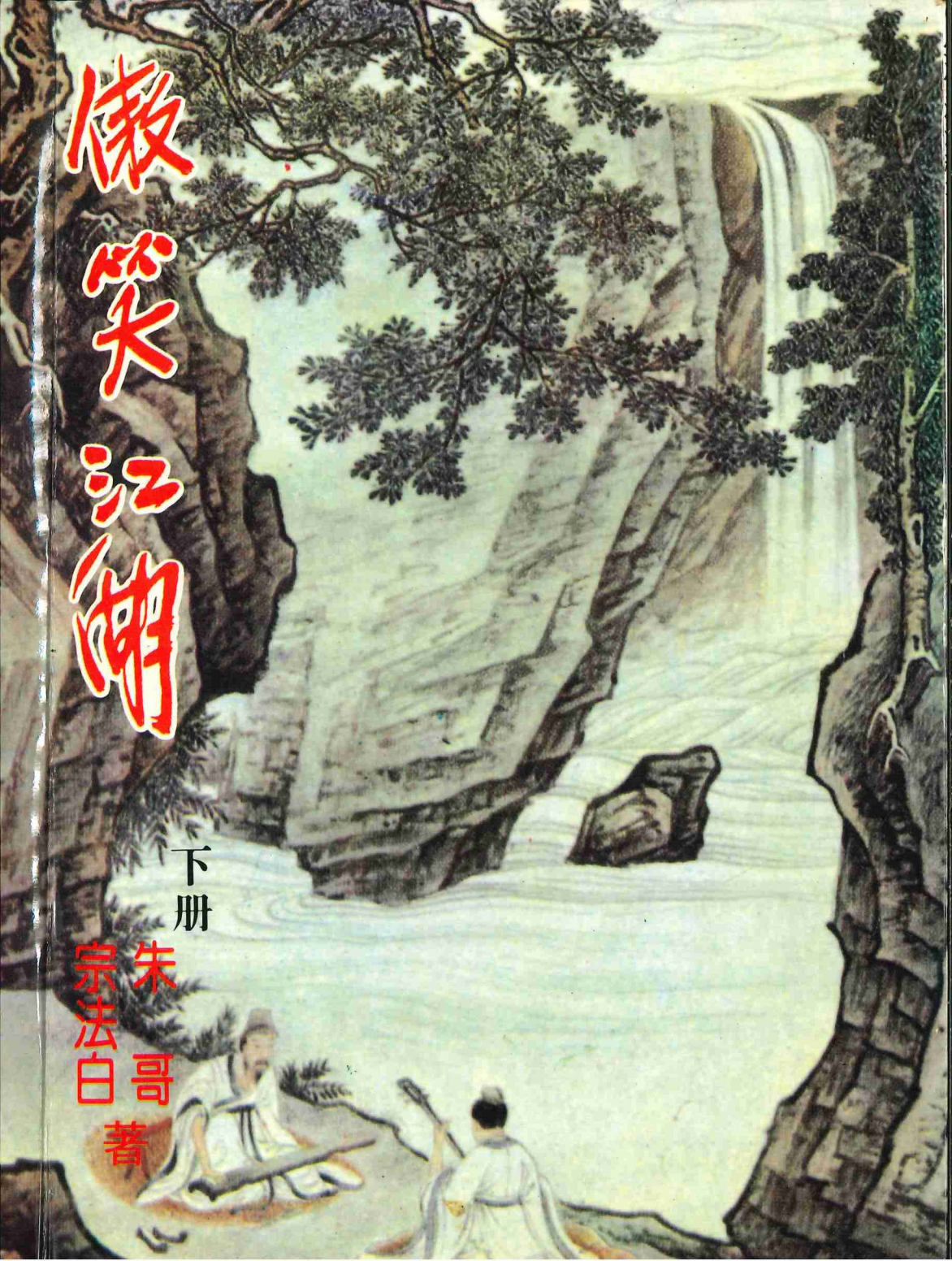
傲笑江湖

下册

朱白哥
宗法著



傲笑江湖

下冊

朱哥 宗法白 著

金庸名著
笑傲江湖續集

傲笑江湖

下冊

朱哥 宗法白 續貂

皇鼎文化出版社印行

傲笑江湖

下册

朱宗法白 續貂

傲笑江湖

十一 獻身

已是初冬，深夜寒意甚濃。

令狐冲却是滿頭冒汗，怒聲道：「曲非烟！想不到妳小小年紀，竟然想興風作浪，把武林搞得天翻地覆？」

曲非烟似乎很沉着，平靜地道：「令狐……對了，我應該稱你令狐大俠呢，還是令狐大哥？」

令狐冲憤聲道：「那個並不重要，好愛怎麼稱呼，就怎麼稱呼！」

曲非烟笑了笑，從容不迫道：「本來嘛，按照輩份，我應該稱你一聲令狐叔叔才對，因爲你是岳不群的弟子，岳不群跟劉正風劉爺爺是平輩，而劉爺爺又跟我爺爺以平輩論交，這樣算起來，你不是比我長一輩嗎？不過，你娶了聖姑，聖姑可比我大不了幾歲，而且在黑木崖時，咱們從小常在一起玩……」

令狐冲已不耐煩道：「曲非烟！妳是不是在拖延時間，想用緩兵之計，等待妳的幫手趕

到？」

曲非烟搖搖頭道：「不！我只是讓你明白，我與聖姑不但很要好，而且對她十分敬愛……」

令狐冲狂笑一聲，聲色俱厲道：「不必說這些廢話，快說！你們把盈盈弄到那裡去了？」

曲非烟又搖了搖頭道：「不是『我們』，也不是我！」

令狐冲怒問道：「林平之是不是妳弄出來的？」

曲非烟並不否認，坦承道：「是！但五仙教和梅莊的事，却與他無關！」

令狐冲道：「哦？妳憑甚麼證明，這兩件事與他無關？」

曲非烟似難啓齒，面有難色道：「這……」

令狐冲身形一掠，落在她面前，相距不過五尺，喝問道：「好說不出了？」

曲非烟突然把心一橫道：「哼！你又憑甚麼能證明，這兩件事是他幹的？只要有眞憑實據，我負責把他交給你，任憑你處置！」

令狐冲沉聲道：「好！第一，他以詐死混出了黑牢，第二，他的雙目已復明……」

曲非烟驚詫道：「你怎會知道，林平之雙目已復明？」

令狐冲道：「我不但知道他雙目復明，還知道妳女扮男裝，替他找了兩個窯姐兒！今夜又去替他找女人了吧？」

曲非烟不由地怒道：「一定是那兩個死女人……」

隨即話氣一變道：「既然你已知道這事，那麼我問你，練『辟邪劍法』的第一道法訣是甚麼？」

令狐冲不加思索道：「『武林稱雄，揮劍自宮』……」

曲非烟接道：「林平之既然想找窯姐兒，還能施展『辟邪劍法』嗎？」

令狐冲聞言一怔，這是不爭的事實，不僅是林平之，連岳不群爲了練「辟邪劍法」，也不得不「揮劍自宮」。

即使一代梟雄東方不敗，欲練「癸花寶典」所載武功，稱霸天下武林，結果亦喪失「雄風」，成爲楊蓮亭的「粉首」。

林平之既能「死而復生」，命根子「宮而繼接」自不足爲奇。但他一旦恢復男性「雄風」，又怎能再施展「辟邪劍法」？

曲非烟見他啞口無言，得理不饒人道：「令狐大俠，現在你應該相信，五仙教和梅莊的事，根本與林平之無關了吧！」

令狐冲沉吟一下，忽道：「他人在那裡？」

曲非烟道：「你要殺他？」

令狐冲搖頭道：「不！我只要見他。」

曲非烟猶豫不決道：「這……令狐大俠能保證不傷害他嗎？」

令狐冲道：「我保證！」

曲非烟又想了想，始道：「好！令狐大俠的話，我信得過。這事由我來安排，你在『留香院』等着，三天之內必有消息。不過，平夫人却要讓我帶走。」

令狐冲迫不及待道：「爲何現在不能帶我去見他？」

曲非烟坦然道：「我必須得到他本人同意，但我相信他會同意的。」

令狐冲一向很乾脆，此刻爲了盈盈的生死下落不明，不得不愼重地問道：「我信得過妳嗎？」

曲非烟正色道：「方才我之所以提到跟聖姑的過去，就是要讓你知道。梅莊出了事，聖姑不知去向，我比你更着急。因爲，林平之畢竟是我弄出來的！」

令狐冲聽她這樣一說，當機立斷道：「好！三天之內，我在『留香院』等妳的消息！」

說完，他便退開一旁。

直等曲非烟從面前走過，扛起撞昏的洪巧娘疾掠而去，他才奔回「留香院」。

□□　□□　□□

城北一座巨宅的後跨院，近一個月來，宅內上下的任何人都不許擅自闖入，飲食按時由一個老蒼頭負責送去。

這巨宅的主人叫吳蒼松，年已七旬，外號八臂哪吒，曾當過順天府總捕頭，辦過不少轟動一時的巨案。

十餘年前告老還鄉，回到開封。這巨宅乃是祖先產業，並非當總捕頭賺得。

一生捕盜緝兇，難免不與綠林黑道結怨結仇，回鄉的第二年，即被仇家找上門來，一家大小十餘口險遭滅門。幸好「殺人名醫」平一指經過，挺身解圍，使那批亡命之徒被擊退。

事後，平一指仍然是老規矩，救一人，殺一人。助吳蒼松去把那批人一網打盡，永絕後患。

雖然事隔多年，但每逢年節，吳蒼松必親備厚禮登門致意一番。

平二指心知丐幫鎩羽而歸，絕不甘休，必會捲土重來，大舉來犯。叔嫂二人一商議，便想到了吳蒼松。

這正是報恩的機會，吳蒼松只道是平一指爲了避仇，問都不便多問一句，就將整個後跨院騰出，交由他們使用，並嚴禁全府上下走漏風聲。

丐幫勞師動衆，各處搜尋，却不知他們近在咫尺，距丐幫開封分舵不過兩條街而已。

這時，曲非烟又恢復了「小瘋婆」的打扮，穿上那身花花綠綠的衣服，故意弄得蓬頭垢

面。

自從平二指以「移花接木」大術，爲林平之醫治好雙目，並使他恢復「男兒本色」後。尙未除下眼上蒙的綁帶，曲非烟便是這身打扮了。

她來到林平之的房門外，聽得房內發出陣陣鼾聲，遲疑了一下，不忍進房將熟睡的林平之驚醒，便悄然轉身離去。

剛走近右側耳房，便聽平二指不服道：「笑話！我這『移花接木』大術，絕對能妙手回春，重振雄風，妳怎說它是虛有其表！」

曲非烟急忙止步，想聽聽他們在爭論甚麼。

便聽洪巧娘道：「爲甚麼上回找來兩個姑娘，他一點也不動心？」

平二指道：「不是他尙未痊癒，就是他心理有阻礙。不過，這幾日我加了幾味猛藥，一定管用！」

倏地，洪巧娘憤聲道：「他娘的！偏偏遇上了令狐冲，差點姑娘沒接成，連老娘都回不來了！」

房內沉默了片刻，忽聽平二指道：「令狐冲來了開封倒不用躭心，他絕不會找到這裡來的，我躭心的是林平之這小子……」

曲非烟心神猛然一震，只聽洪巧娘問道：「他有甚麼好躭心的？」

平二指道：「我之所以急於找兩個姑娘來，一則是要證明我的醫術高明，一則是要試試他，是否恢復成爲眞正的男人了。如果他對女人毫無興趣，這就大大的不妙，恐怕他一心一意還念着『辟邪劍法』啦！」

洪巧娘吃驚道：「果眞如此，那該怎麼辦？」

平二指斷然道：「別無他法，只有趁他功力尙未恢復之前，把他……」

正說之間，曲非烟走了進來，使他們出其不意地一驚。

洪巧娘忙問道：「姑娘不是去林平之房裡了？」

曲非烟道：「他睡得很熟，讓他多睡一會兒吧。」

平二指招呼道：「姑娘請坐，方才我想到個很嚴重的問題，萬一被我不幸言中，那就大大的不妙啦！」

曲非烟逕自坐下，不動聲色道：「平大夫是躭心他一旦功力恢復，再使『辟邪劍法』？」

平二指用力把頭猛點道：「對對對，我躭心的就是這個！」

曲非烟輕描淡寫道：「要恢復功力，恐怕不簡單吧？」

平二指捋着兩撇鼠鬚道：「當然，全身功力已失，要想恢復，並非一蹴可幾的。但是，譬如『吸星大法』，就可以將別人的功力吸爲己有。如果他能習得此法，再遇上幾個功力深

厚的武林高手，很快就能恢復啊！」

曲非烟驚詫道：「哦？這麼說來，他倒是個危險人物了……」

洪巧娘一旁接道：「誰說不是呢？方才咱們還在談，找了那麼兩個花不溜丟的姑娘來，他小子居然毫不動心，只怕還在念着『辟邪劍法』吶！」

平二指輕聲道：「曲姑娘，萬一這小子恢復功力，再施展『辟邪劍法』，咱們三個合起來也敵不過他，那時候就大大的不妙了，不如現在……」

曲非烟暗自一驚，怒問道：「平大夫想殺他？」

平二指道：「他是我醫術上的一大成就，足可睥睨天下，流傳萬世，永垂不朽的『傑作』，我怎忍心把他毀了。但爲了永絕後患，只有先下手爲强，否則咱們三人都活不成！」

曲非烟搖頭道：「不會吧，他親口答應我的，今生今世再不去想『辟邪劍譜』上的任何一字……」

平二指駁道：「這就不對了，他既想到『辟邪劍譜』，已經想到了四個字，表示他仍念念不忘。而且，他對女人毫不動心，更表示他還想使用『辟邪劍法』。說不定這些日子裡，他正在設法偷偷恢復功力吶！」

曲非烟沉思一下，起身道：「我去跟他澈底談談，如果他確有這個企圖，我就再教他變成瞎子！」

平二指大表讚成道：「對！除了我平二指……」

曲非烟詫異道：「平大夫，你怎麼改了名字，多出一指來了？」

平二指自知一時衝動，說溜了嘴，忙笑道：「我的意思是說，除了我這兩個指頭，能使他復明之外，縱觀天下，誰也沒有這個本事啊！」

曲非烟置之一笑，逕自走出房來，並未看見洪巧娘狠狠瞪了平二指一眼。

來到林平之的房外，敲聲仍然不斷傳出。

曲非烟猶豫一下，終於拿定主意，伸手在房門上連連敲了幾下。

敲聲戛然而止，便聽林平之問道：「誰啊？」

曲非烟應道：「是我。」

林平之匆匆披衣起身，開了房門。

果見他雙目已復明，恢復了三年多前的神采，只是消瘦了不少。

他歉然笑道：「抱歉，平大夫硬要我喝下一大碗藥，迷迷糊糊地就睡着了。姑娘請進！」

曲非烟進得房來，逕自在桌邊坐下，等林平之關上房門，始道：「你坐下，我有話問你。」

林平之過去，在一旁坐下，笑問道：「發生了甚麼事，使姑娘這麼晚了急着要問在下，

而且如此嚴肅？」

曲非烟正色道：「日前你向我保證，今生今世絕不再去想『辟邪劍譜』，這話不是騙我的吧？」

林平之道：「句句肺腑之言！」

曲非烟沉吟一下，又道：「那麼我再問你，當年你娶了岳靈珊那麼聰明美麗的姑娘，爲甚麼爲了練『辟邪劍法』，竟不惜……」

她畢竟是未婚的少女，「自宮」兩字那說得出口。

林平之當然知道她指的是甚麼，神情略見激動道：「不瞞姑娘說，當我發現岳不群心懷叵測，把靈珊師妹許配給我的眞正目的後，我就決心要向他報復，不惜揮劍自宮，以便從失而復得的『辟邪劍譜』上，練成那天下無敵的劍法。所以說，靈珊師妹和我的一生，都是犧牲在岳不群這老賊的野心之下！」

曲非烟幽幽地輕喟一聲道：「過去的已經過去了，如果你眞已決心忘掉『辟邪劍譜』，爲甚麼上回替你找來兩位姑娘，你竟毫不動心？」

林平之似有難言之隱，强自一笑：「這……這……」他至今猶是童男之身，對出身烟花的姑娘自是有着怯意，這也就是心理上的阻礙。

曲非烟鄭重其事道：「你可知道，平大夫是怎麼想法？」

林平之道：「他只不過是想證明，自己的醫術高明而已。」

曲非烟道：「你錯了，他認爲你一心想恢復功力，再以『辟邪劍法』興風作浪，甚至先殺平大夫倆口子和我！」

林平之吃驚道：「平大夫眞的這樣想？」

曲非烟憤聲道：「難道我會騙你？他不但這樣想，還想先下手爲强吶！」

林平之更是一驚，學着平二指的口頭禪道：「這倒是大大的不妙了……曲姑娘，聽平大夫說，妳和平夫人不是又去『留香院』了嗎？」

曲非烟不想讓林平之知道，令狐冲已來到開封，以免他心理上增加壓力，故意道：「反正找來也是白找來，何必白花銀子，還得來回接送。」

林平之嘆口氣道：「唉！枉費了姑娘一番苦心……」

曲非烟默想之下，突然站起身道：「你等一會兒，我去帶個人來見你。」

林平之問道：「姑娘要帶誰來見我？」

曲非烟笑而不答，逕自走出房去。

林平之不禁暗忖道：「這麼深更半夜，她怎麼突然想到要帶個人來見我，那會是誰呢？」

約莫過了一盞熱茶時間，林平之正在默默沉思，突覺眼前一亮，只見房門口，出現個千

嬌百媚，儀態萬千的絕色少女！

這突如其來的少女是誰？莫不是天女下凡，還是這古老巨宅狐仙出現……

林平之幾疑是在做夢，急忙雙手揉揉眼睛，定神看時，少女已逕自步入房來。

他忙不迭起身相迎，一臉驚詫之情道：「姑娘是……」

少女掩口一笑，站在原地旋轉兩圈，似在展露她那婀娜多姿的體態。

林平之頓時恍然大悟，這必是曲非烟和洪巧娘，去「留香院」爲他找來的姑娘。

他不禁暗忖道：「唉！眞枉費他們一番苦心……」

少女又嫣然一笑，突然轉身向房外走去。

林平之急叫道：「姑娘請留步！」

少女聞聲止步，回轉身來，仍是一言不發。

林平之上前打量她道：「姑娘好生面熟，不知以前是否曾在那裡見過？」

少女仍然笑而不答。

林平之仔細端詳之下，失聲驚呼道：「妳是曲姑娘！」

少女果然是曲非烟，她一見被林平之認出，窘得扭頭就走。

林平之情急叫道：「曲姑娘！……」

急欲追出攔住她，一時忘了跨過門檻，竟被絆得一跤撲跌出房外。

只聽一聲痛呼：「啊！……」，曲非烟忙止步回身，上前蹲下，扶住他問道：「摔傷了沒有？」

林平之忍住痛疼道：「不，不礙事……」

嘴上雖說不礙事，當曲非烟扶他站起時，却痛得直皺眉頭，無法站穩了。

曲非烟低頭一看，膝頭上褲管已破，染了一片血紅。不禁吃驚道：「啊，跌破了，快讓我替你看看。」

林平之仍强忍痛楚道：「不礙事的……」

曲非烟却不由分說，把他扶進房，讓他在床邊坐下。

捲起寬大的褲管一看，膝頭已皮破血流，摔的顯然不輕。

她不禁抱怨道：「眞是的，這麼大個人，走路一點也不小心。坐着別動，我去替你取藥……」

剛要轉身，却被林平之一把抓住手腕，使她出其不意地一驚。

若是被功力深厚的對手扣住腕脈，任憑她武功再高，也是動彈不得的了。但她不須掙扎，就能感覺得出，林平之雖不致手無縛鷄之力，却與從未練過武功的常人無異。

因而她並不急於將手奪回，含羞帶嗔地問道：「你這是做甚麼？」

林平之吶吶地道：「讓，讓我看看妳……」

曲非烟畢竟是從未眞正接觸異性的少女，頓時窘迫交加道：「有甚麼好看的，最近咱們不是天天在一起！」

林平之却道：「可是今夜不同……曲姑娘，妳爲甚麼故意打扮成那樣怪裡怪氣？」

曲非烟道：「我本來就是那樣嘛！」

林平之笑問道：「那妳現在爲甚麼又變成了這樣？」

曲非烟窘態畢露道：「我，我只是想跟你開個小玩笑……」

林平之「哦？」了一聲，詫異道：「想看看我會不會動心，是嗎？」

曲非烟更是窘迫萬狀，情急道：「人家只是開開玩笑，你想到那裡去了嘛！」

要知林平之就是那張嘴能言善道，當年才贏得岳靈珊的芳心。但黑牢裡被關了三年多，終日沒有一個說話的對象，除了形同瘋狂的咆哮，咒罵，只是喃喃自言自語。日子一久，幾乎忘了如何說話。

如今雖已重獲「新生」，却已不復往日那種談笑風生的洒脫。

尤其此刻面對曲非烟，更使他變得口齒笨拙起來，怔了怔始吶吶地道：「我，我只是想……想……」

曲非烟嗔道：「你慢慢去想吧，我去替你取藥。」

正待把手奪回，却被林平之猛力一拖，整個嬌軀撲向了他懷裡，雙雙倒在了床上。

林平之雖是功力已失，畢竟是個年輕小伙子，尚不致弱不經風。

而曲非烟亦未使勁，更未運力抗拒，以致在出其不意之下，成了措手不及。

林平之不知是從那裡來的勇氣，突然緊緊抱住了她。

曲非烟羞憤已極，剛叫出聲：「你……」

突覺兩片朱唇被堵住，竟已被林平之吻上。

從未眞正接觸過異性的曲非烟，心神猛然一震，如遭雷殛，使她頓覺一陣眩暈、迷亂，全身不住地顫慄起來。

上回找來兩個窯姐兒，雙雙一絲不掛，全身赤裸，施出混身解數，極盡挑逗之能事。結果林平之仍然無動於衷，反倒累得她們香汗淋漓。

想不到他這時却極爲衝動，似乎忘了被他擁吻的曲非烟，乃是身懷絕世武功的少女。萬一惱羞成怒，一個指頭就足以置他於死地。

一股莫名的慾火，從丹田升起，使全身陷入狂熾的燃燒中。

彷彿火山爆發，山洪狂洩……

他情不自禁地，狂吻着懷裡的少女。

曲非烟似被這突如其來的「襲擊」，突破了她少女的矜持，和自尊的防線。

吻！熱情似火的吻，使她在從未有過的奇妙感受中，陷入了意亂情迷，也失去了抗拒和

掙扎的力量……

夜正濃。

人類延續生命，得以生生不息的火花，正在夜的掩護下不斷爆發着……

□□　□□　□□

時近五更。

令狐沖已喝得酩酊大醉，仍在不停地猛喝，連身邊的兩個窯姐兒，看了都直皺眉頭。

牡丹忍不住勸阻道：「爺，別再喝了，扶您進房去睡吧。」

令狐沖大笑道：「睡？妳們這兩個沒見識的笨娘們，就知道睡？睡！知不知道，一個人就算能活百歲，睡就要睡掉三十年以上！簡直是浪費生命！」

海棠陪笑道：「爺，咱們可是爲您好，爲您的身體着想啊！」

令狐沖醉眼惺忪道：「爲我好，就快去拿酒來！我要……」

突見門帘兒挑起，走進來一個和尚，竟是田伯光！

出家人居然跑到妓院來了？

兩個窯姐兒是少見多怪，剛呼出聲：「啊！……」

便聽田伯光敞聲大笑道：「令狐兄好逍遙，好自在！」

令狐沖確已醉了，惺忪的醉眼一片糢糊，竟然認不出進來的是田伯光，把手一招道：「來！不管你是和尚，還是尼姑，能喝就是我的好友！」

田伯光走上前道：「對！洒家當年要不是强迫尼姑喝酒，怎生能交上你這位朋友！」

令狐沖醉態畢露道：「和尚，你可說對了，當年就爲了一個和尚……不對，不對，那時他還不是和尚，只是個採花大盜，在酒樓强迫一個年輕貌美的小尼姑……不對，不對，那是我師妹……不過她還是個尼姑……哈哈……」

田伯光看出他已大醉，故意問道：「後來呢？」

令狐沖道：「後來……後來我也記不清了，好像我跟那採花大盜打了一架……後來他出家當了和尚，咱們反而結成了生死之交，你說有沒有趣？哈哈……」

田伯光逕自入座道：「好！就憑這句生死之交，也值得洒家陪令狐兄共飲一醉。姑娘們，斟酒！」

牡丹驚詫道：「這位大師父，你……」

田伯光哈哈大笑道：「洒家就是那採花大盜，吃喝嫖賭，外帶殺人全都不忌！」

兩個窯姐兒嚇得幾乎起身逃開，却被令狐沖摟住不放。他定神一看，終於認出田伯光，驚喜地叫道：「田兄！……」

田伯光笑道：「咱們先喝酒，喝足了再談正事。」

令狐冲突將懷裡左擁右抱的兩個女人推起，站起身道：「田兄稍候，我出去一下就回來……」

話尚未說完，只見他急忙以手摀口，倉皇奪門而出。

兩個窯姐兒剛要跟出，田伯光却喝阻道：「坐下！」

她們那敢抗命，只好怯生生地歸座。

田伯光又笑道：「沒甚麼大不了的，他吐完了就沒事，馬上回來繼續喝酒。」

果然，不消片刻，便見令狐冲搖搖晃晃地進來，兩個窯姐兒忙扶他坐下。

令狐冲摸摸嘴笑道：「好啦，咱們繼續喝吧！」

田伯光毫不客氣，喧賓奪主地吩咐道：「去抬一罈酒來，酒杯換大碗，隨便替洒家加兩樣下酒的菜就成！」

兩個窯姐兒不知道和尚是甚麼來頭，連聲恭應，雙雙急忙衝出房去。

令狐冲出去大吐一陣，酒意已清醒不少，便問道：「田兄怎知我在這裡？」

田伯光仍然笑道：「咱們先喝酒，喝完了再談正事！」

令狐冲沉吟一下道：「是了！田兄莫不是跟丐幫有過接觸？」

田伯光只好點了點頭，却突然沉默起來。

令狐冲察覺出他神情有異，詫然道：「田兄既能找到這裡來，必是經過丐幫幾處分舵的輾轉，一路到了開封分舵，才會問出我的行蹤。田兄如此急着找到我，是否苗疆那邊又……」

田伯光道：「洒家與令狐兄那日分手後，趕回雷公山，把聽到的消息告知了向大哥他們，立刻就一路追趕令狐兄，所以苗疆的情況尚不清楚。但一直追到西湖，未能追上令狐兄，問了丐幫杭州分舵的齊舵主，才知梅莊出了事，令狐兄已趕往洛陽。」

令狐冲問道：「田兄想必也去過嵩山少林嘍？」

田伯光微微點頭道：「洒家聽方長老說，林平之那廝非但死而復活，還由東海鏡月神尼的女弟子帶着，去找『殺人名醫』平一指醫治瞎了的雙目……」

令狐冲暗忖道：「曲非烟已答應，安排我與林平之見面，三日內就有回音。林平之雙目已復明的消息，還是暫時不說吧，以免節外生枝。」

忽聽田伯光語氣一變道：「令狐兄，承你看得起，把洒家視爲生死之交，對不對？」

令狐冲道：「對！」

田伯光又問道：「既是生死之交，就當推心置腹，對不對？」

令狐冲不加思索道：「對！」

田伯光突然臉色一沉，憤聲道：「那就請令狐兄捫心自問，可有甚麼重大的事瞞着洒家？」

令狐冲暗自一怔，心想：跟曲非烟相約，由她安排與林平之見面，只是今夜不久前才決定的事，這和尚怎麼消息恁地之快？

除此之外，又有甚麼事瞞了他？

隨即哈哈一笑道：「田兄言重了，連林平之在黑牢撞壁而死的事，上回田兄一到梅莊，就坦然相告，還有甚麼重大的事會瞞住田兄呢？」

田伯光臉色十分難看，追問一句道：「眞的沒有？」

令狐冲搖搖頭道：「沒有了……」

其實他有些心虛，惟恐田伯光指的，正是約林平之見面之事，那就得先打好腹稿，準備一番說詞解釋了。

忽聽田伯光狂笑道：「好！好！好一個推心置腹的生死之交！哈哈……」

令狐冲愕然道：「田兄，你究竟聽到些甚麼，認爲在下故意隱瞞？」

田伯光怒形於色道：「好！洒家問你，你跟藍教主的師妹，那個叫甚麼苗燕的事，爲何沒有告訴洒家？」

令狐冲急道：「苗姑娘誤傷了我，曾替我療毒……這事連桃谷六仙都知道，我何曾故意隱瞞，儀琳師妹還陪我去蛇神廟找過她們啊！」

田伯光冷笑道：「僅止於療毒？」

令狐冲聽出他的話中有話，不由地一怔，暗忖道：「那種『天地大法』，無異男女交合。苗燕當時是爲了救我一命，萬不得已，事後絕不可能輕易告人，田伯光這廝又是如何得知的？」

這時他酒意已清醒了大半，不動聲色道：「田兄這話是甚麼意思？」

田伯光臉色又一沉道：「哼！洒家眞佩服令狐兄，我師父儀琳小師太的事尚未解決，居然又要娶個小苗女了，眞教洒家這採花大盜自嘆不如！」

令狐冲聽得滿頭霧水，驚詫道：「田兄這是從何說起？」

田伯光怒哼一聲道：「從藍教主的大師姐，那個醜婆娘親自到雷公山說起！」

令狐冲更莫名其妙道：「田兄，究竟是怎麼回事啊？」

田伯光鐵青着臉道：「那日跟令狐兄分手後，洒家趕回雷公山，把苗王的消息說與大家知道後，太師父送我下山，一路痛罵令狐兄，我只道是爲了儀琳師父的事，便勸太師父道：『如今五仙教出了這麼大的事，丐幫又派人送來消息，尚不知梅莊出了甚麼事，這事等以後……』，不料我的話還未說完，就捱了太師父一巴掌，破口大罵道：『你這龜孫子，還幫着令狐冲說話，他把洒家的女兒擄在一邊不聞不問，反而要先娶個苗女回去！』……」

令狐冲驚問道：「誰說我要娶那苗姑娘了？」

田伯光道：「洒家也是這麼問太師父的，他老人家却說：『這是琳兒親耳聽到的，那還

假得了！』……」

令狐冲猛然記起，那日巫玉親赴雷公山，把藍鳳凰叫進山洞去密商大事，當時不知儀琳留在洞內通道裡。

是了！必是巫玉與藍鳳凰的談話，全被儀琳聽了去。

田伯光接下去道：「原來那醜婆娘去見藍教主，就是爲了那個小苗女，說她已失身於令狐兄。要藍教主負責，半年內促令狐兄以隆重儀式去迎娶，否則就唯她是問！」

令狐冲聽得腦子裡轟然一響，心裡叫苦不迭，這個麻煩可眞惹大了！

只聽田伯光怒氣沖沖道：「令狐兄，這麼大的事，你在洒家面前却隻字不提，還稱得上甚麼推心置腹，生死之交？簡直是狗屁不如！」

令狐冲沮然道：「田兄罵得好！罵得對但實情却並非如此……」

田伯光聲色俱厲道：「哼！如果沒有這回事，她們能賴上你不成？令狐兄，如今梅莊的人悉遭毒手，聖姑生死下落不明，你却到處拈花惹草，夜夜花天酒地，醉生夢死，這還有一點人性，一點良心嗎？」

正在這時，牡丹召了兩個丫環，抬進一大罈酒來。

令狐冲忙道：「田兄，咱們先喝酒。」

田伯光一臉不屑之情道：「對！喝酒，反正咱們從今夜起，就當是酒肉朋友！」

令狐冲只有報以尷尬地苦笑。

酒罈已開封，桌上換了大碗，兩人各自一口氣連淘了三大碗喝下。

田伯光忽向一旁看得目瞪口呆的牡丹道：「去！替洒家叫兩個姑娘來，要挑年輕貌美的！」

牡丹驚詫道：「大師父是出家人……」

田伯光伸手一拍桌面，震得滿桌盤碗跳起，怒道：「他奶奶的！出家人不是人？」

令狐冲忙向牡丹一施眼色道：「去多找幾個姑娘來！」

牡丹只好點點頭，留下兩名丫環侍候，逕自匆匆出房而去。

田伯光哈哈大笑道：「洒家今夜也要放蕩放蕩了！」

令狐冲心知這和尚是想借題發揮，這時最好別去招惹他，强自一笑道：「定讓田兄盡歡！」

狂笑聲中，田伯光又連乾三大碗。

令狐冲也陪了三大碗，直看得兩名丫環瞠目結舌。

倏而，加的菜上了桌，牡丹和海棠也歸座，並且召來幾名花枝招展的窯姐兒。

田伯光毫無顧忌，放蕩形骸地左擁右抱，一碗接一碗地開懷暢飲。

令狐冲更是心亂如麻，惟有借酒澆愁。

兩人各懷心事，直喝到日上三竿，雙雙醉得伏在了桌上，這場狂飲始告結束。

十二 密約

油乾燈盡，天色已大亮。

床上，曲非烟、林平之赤裸地面對面跪坐着，彼此保持沉默，默默無言相對。

曲非烟的嘴唇已牽動了好幾次，仍然欲言又止。

林平之終於輕聲問道：「非烟，妳要說甚麼？」

曲非烟眼珠一動，落下兩串淚珠，滴在她赤裸的胸前，順着乳溝一直流下去。

林平之看在眼裡，發出一聲內疚的深嘆。

曲非烟忽道：「平之，有個人要想見你，我已經答應他了。」

林平之平靜地問道：「誰？」

曲非烟道：「令狐冲！」

林平之似乎並不驚訝，仍然保持着平靜，問道：「甚麼時候？」

曲非烟抬起眼道：「我答應三天之內給他消息，但必須得到你的同意。」

林平之强自一笑道：「妳就可以替我作主，何須……但妳昨夜就應該告訴我，帶我去見他的。」

曲非烟詫異道：「你是說，在我們還沒有……」

說到一半，下面的話她却說不出口了。

林平之明白她指的是甚麼，微微點了下頭道：「是的，那樣即使是他要殺我，也不致連累了妳。」

曲非烟斷然道：「我不會讓他殺你的！」

林平之又沉默了。

曲非烟默了一默，冷靜地道：「我瞭解令狐冲的爲人，才敢答應讓你們見面。只要證明五仙教和梅莊的事，根本與你無關，他絕不會傷害你。否則，當年他就不會力排衆議，把你的命保住了。」

林平之道：「那他爲甚麼一定要見我？」

曲非烟搖搖頭道：「我不知道……」

林平之沉吟一下，忽道：「非烟，有件事這些天我一直想告訴你……」

忽見他神情一變，輕聲道：「平大夫來了！」

曲非烟竟然絲毫不緊張，若無其事地道：「你穿上衣服去開門。」

林平之驚詫道：「非烟，妳……」

曲非烟道：「我要讓他們知道，昨夜我在你房裡！」

突然之間，林平之終於恍然大悟，這少女眞可謂用心良苦，不惜失身於他，竟是爲了證明他已恢復「男子氣慨」，絕不可能再練「辟邪劍法」啊！

驚愕中，平二指已在房外敲門，大聲叫道：「快起來，快起來，曲姑娘不見啦！」

林平之匆匆穿衣下床，將羅帳拉攏，才套上鞋子去開門。

只見平二指一臉緊張道：「他奶奶的！你這小子還眞能睡，曲姑娘昨夜……」

跨進門，一眼瞥見床前放着一雙繡花緞鞋，頓使他爲之一怔，指着床道：「小林子，床上是……」

不料羅帳裡的曲非烟竟應道：「是我！」

平二指不禁瞠目結舌，幾乎不聽相信，床上的竟會是曲非烟！

但他隨即回過神來，眼角瞟處見到抽換下來的牀單，堆在牀邊有着腥紅點點……；隨在林平之肩膀上一拍，樂不可支地大笑道：「小伙子，我的藥很管用吧！哈哈……」

林平之只是站着發呆，不知如何答話。

平二指似乎急於回房，去向洪巧娘眩耀他的醫術高明，轉身就奪門而出。

林平之關上門，落下門閂，回身走至床邊道：「非烟，妳爲我這樣犧牲，太不值得了。

」

曲非烟在羅帳內幽幽地道：「事情由我而起，我能不付出代價嗎？」

林平之嘆口氣道：「唉，妳只要把我帶回黃山，交給黃山老祖發落就行了。何必……」

曲非烟突然掀開羅帳，很生氣地問道：「你現在還說那種喪氣的話？」

林平之凝視着眼前赤裸的少女胴體，默然無語，而臉色神情有着急速的變動。

曲非烟被看得嬌羞萬狀，嗔聲道：「你老實回答我，現在還想不想死？」

林平之在床邊坐下道：「螻蟻尚且惜生，何況是人。不瞞妳說，我從來就沒有想死，現在我更不敢死了。」

曲非烟眼珠子轉了轉道：「不對吧，你既不想死，爲甚麼一直要我帶你去黃山，明知見了黃山老祖，必定是死路一條呀！」

林平之不以爲然道：「黃山老祖是世外高人，必會衡情度理，不致隨意殺人。如果落在別人手裡，無論我背不背出那劍譜，都將是有死無生！」

曲非烟不悅道：「原來你在利用我，故意用激將法，想我帶你去黃山哪！」

林平之正色道：「不！我也是爲了妳，讓妳在黃山老祖面前有個交待。」

曲非烟這才轉嗔爲喜道：「平之，你說的是眞心話？」

林平之道：「絕無半句虛言！當初我被關進黑牢，生不如死，全憑一股仇恨的力量，使我苟延殘喘，一心只想活着出去復仇。那時我曾立下宏願，誰能救我出黑牢，我就把那劍譜上所載的劍法，全部口述相授，只除了令狐冲一人之外。」

他頓了頓，又道：「我曾經試圖說服那個每日送飲食的秦武，但他毫不動心，甚至從不回答我任何一句話。經過三年多，妳終於使我活着離開了黑牢，當時我還不知道妳究竟是誰，但我猜想，妳一定是爲了劍譜。所以我心裡早已有了準備，如果救出我的人眞爲了那劍譜，我會願意的……」

曲非烟忽問道：「你不是說，你外祖家也要逼你背出劍譜嗎？」

林平之點了點頭道：「他們口口聲聲是要爲我報仇。因爲我雙目失明，功力盡失，自己絕不可能辦到，只有假他人之手，才能報仇雪恨，這是事實。外祖父他們就是抓住我這個弱點，所以一再逼我。但他們不知道，我的心裡已經不再有仇恨。更重要的一點，是我猜出他們的企圖，表面上是要爲我討回公道，其實是一心想重振金刀門，甚至稱霸天下武林，唯我獨尊！」

曲非烟不解地道：「那我就不明白了，設計救出你的無論是誰，難道你就不怕他有同樣的野心？」

林平之遲疑一下，始正色道：「現在我不妨告訴妳，當時我就有了決定，如果救出我的是男子，我會把劍譜最重要的關鍵處改動，使他走火入魔……」

曲非烟道：「那你不是恩將仇報？」

林平之臉上露出怪異的表情道：「我本身已深受其害，不願再讓更多的無辜，喪命在這種霸道的劍法之下。只有用這個主意，才能使這種劍法永遠失傳，永遠消失！」

曲非烟好奇地問道：「如果是我想得到劍譜呢？」

林平之道：「女子無法『自宮』，若練這種劍法，必致慾火焚身。所以，即使我一字一句不動，妳也會……」

曲非烟吃驚道：「你好厲害，幸好我並未打那鬼劍譜的主意！」

林平之道：「說眞的，這點實在大出我意料之外，想不到妳設計救我出黑牢，只是憐憫和同情我。非烟，也許妳不相信，我之所以答應隨妳去求醫，治好失明的雙目，只有一個願望，就是當我復明時，第一眼能看到妳！」

曲非烟笑問道：「結果你第一眼看到我，是不是非常失望？」

林平之搖頭道：「不！妳比我想像中更可愛……」

曲非烟斥道：「我才不相信！爲甚麼咱們相處了一兩個月，你從來沒對我心動，而昨夜……」

林平之突然執住她的手道：「非烟，不瞞妳說，在我眼睛尚未復明時，我的印象中，妳仍然是三年多前，在劉正風老前輩家中，戲弄佘滄海的那付俏皮模樣。直到我除下眼上蒙的綁帶，第一眼見到妳站在面前時，仍然把妳看成當年的小女孩，只是長大長高了些而已。可是，昨夜不知是怎麼回事，我突然會那麼衝動，使我情不自禁……」

曲非烟兩頰飛起了紅暈，窘迫道：「平之，從今以後，我們無論生死，都永不分開！」

林平之輕喚一聲：「非烟……」

雙臂一張，摟緊了撲向懷裡的曲非烟，兩個生命又溶在了一起……

□□　□□　□□

雖是入多的天氣，令狐冲居然脫得全身精光，赤條條地躺在床上呼呼大睡。

房外站着兩個老乞丐，一個身揹八隻麻袋，一人揹有七隻，在丐幫中顯然輩份地位極高。

幫主解風不過是九隻麻袋，這兩人至少也是舵主或長老了。

果然，他們一個是尚志，一個便是丐幫開封的分舵主巴英。兩人十分焦灼不安，已在房外等了老半天，始終被牡丹擋駕，不得其門而入。

尚志正在跟擋住房門的牡丹交涉道：「姑娘，咱們實在是有急事，請把令狐大俠叫醒吧！」

牡丹却搖頭道：「不行哪，他睡了還不到一個時辰，叫醒他我會捱罵的啊！」

巴英忍不住上前道：「姑娘儘管去叫醒他，一切由咱們擔當！」

吃窖姐兒這行飯的，每天生張熟魏，形形色色，各式各樣的人物都見過。心知丐幫勢力極大，不能隨便得罪。

牡丹不禁爲難道：「這……你們兩位晚一點再來吧，這位爺這兩日心情不好，每晚都喝得大醉，不到日落是醒不來的，我眞不敢……」

巴英突然從身上摸出個沉甸甸的銀元寶，足有二十兩，塞在她手上道：「幫個忙，這個拿去買胭脂花粉。」

牡丹接下銀子，這才勉爲其難道：「好吧，你們等着，叫不叫得醒我可沒把握。」

巴英笑道：「多謝姑娘。」

牡丹轉身進房，惟恐兩個老叫化跟入，忙把房門關上，落下門閂，才走至床邊坐下。

那知她的手才向令狐冲身上輕推一下，竟被他一翻手，扣住了腕脈。

牡丹出其不意地一驚，急叫道：「爺！是我……」

令狐冲這才撒手，霍地坐起，醉眼惺忪地問道：「天黑啦？」

牡丹笑容可掬道：「不是哪，房外來了兩個要飯的，一定要見爺，說是有急事，已經等了老半天。」

令狐冲心知必是丐幫的人，不由地責道：「爲甚麼不叫醒我！」

牡丹道：「爺睡得正熟，我那敢……」

令狐冲忙着穿上衣褲道：「快請他們進來！」

牡丹應了一聲，便去開門。

她剛說了聲：「兩位……」，巴英和尚志已迫不及待，謝了一聲便搶步進房。

令狐冲已下了床，酒意尚未完全清醒，一個未站穩，又跌坐在床邊，不禁歉然笑道：「昨夜喝得過量了，二位長老別見笑……」

尚志趨前道：「令狐兄，巴舵主有要事奉告，不得不冒昧前來驚擾。」

令狐冲尚未見過巴英，忙起身雙手一拱道：「不知巴舵主移駕，失迎失迎！」

巴英忙抱拳答禮道：「久仰令狐兄俠威，可惜始終緣慳一面，未能拜識，今日總算得償宿願，可謂生平一大快事！哈哈……」

令狐冲笑道：「在下衣衫不整，形容狼狽，倒教二位見笑了。」

隨即交待牡丹道：「去準備一桌酒菜，讓我陪這兩位暢飲幾杯。」

牡丹驚訝道：「爺，您的酒還沒醒……」

令狐冲把手一揮道：「快去！」

牡丹只好匆匆出房，帶上了房門。

巴英又笑道：「令狐兄的盛情，老叫化心領了。酒倒不想喝，只是把那姑娘支開好說話

，咱們說完就得趕去辦事。」

令狐冲招呼兩人坐定，便開門見山道：「不知是否已有解幫主消息？」

巴英神色凝重道：「幫主與少林方生大師，在朱仙鎮附近遭人突襲，身受重傷，幸得方證大師全力掩護，始得死裡逃生。」

令狐冲驚問道：「他們人呢？」

巴英道：「現在分舵養傷，方證大師身爲佛門高僧，不便涉足青樓，所以命咱們來見令狐兄。」

令狐冲又問道：「可知對方是甚麼人？」

巴英輕聲道：「是一黑衣蒙面人，據方證大師說，那人施展的乃是『辟邪劍法』！」

令狐冲霍地跳起來，驚怒交加道：「此人竟又在開封境內出現！」

突然間，他想到了林平之！

隨即問道：「不知方證大師對在下有何交待？」

巴英鄭重其事道：「方證大師囑咱們來見令狐兄，便是告知對手已在此地出現，極有可能是衝着令狐兄而來，須要倍加小心。」

令狐冲詫異道：「方證大師怎知在下來了開封？」

尚志道：「他們原先並不知道，令狐兄已來開封，是在下告知他們的。」

令狐冲沉吟一下，忽道：「走！在下去見方證大師……」

巴英勸阻道：「方證大師的意思，囑在下轉告，令狐兄暫時最好不要與敝幫公然接觸，以免對方顧忌丐幫人多勢衆，不敢再現身。」

令狐冲道：「他們是想以在下爲餌？」

巴英點頭道：「正是。但令狐兄不用躭心，敝幫已在『留香院』附近，作好萬全佈署，暗中隨時接應。」

令狐冲暗忖道：「這可糟了！如此一來，曲非烟如何能逃過丐幫的耳目，來這裡跟我連絡？」

他不禁音痴悲聲：「何須勞師動衆，對方若是眞衝着在下而來，只要他敢來此，在下自信尚能對付得了，請巴舵主還是把貴幫的人手全撤了吧。」

巴英面有難色道：「這……」

令狐冲豪氣萬丈道：「若有差錯，全由在下一身承當！」

巴英與尚志交換一下眼色，便起身道：「既然如此，咱們就告辭了。」

令狐冲送他們出房後，回進房裡只覺頭暈腦脹，坐下暗自尋思道：「我一離西湖，梅莊就出事。我去苗疆，那裡早有自認能破『獨狐九劍』的人在等着。我剛來開封不過數日，那黑衣蒙面人又在此地出現。從種種跡象看來，不是明明衝着我來的嗎？」

又暗忖道：「縱觀天下武林，如此恨我入骨之人，恐怕只有林平之，絕不作第二人想了！」

如今林平之雙目已復明，恢復功力亦非難事，不是他還會是誰？

想到盈盈生死未卜，下落不明……

想到雷公山上的那批人，不知是否能對付苗王……

想到儀琳已知苗燕曾失身於他，必然傷心欲絕……

想到藍鳳凰的五仙教已滅，如今又受到她師父壓力，要她負責促成他娶苗燕……

令狐冲愈想愈混亂，使他頭痛欲裂，突然起身衝出房，大叫道：「快拿酒來！」

牡丹剛好走來，嫣然一笑道：「爺，我已關照下去，酒菜備好就來請您和那兩位……」

令狐冲道：「他們已經走了……對了，昨夜來的那個大和尚呢？」

牡丹道：「那位大師父可眞難侍候，海棠姐姐瞧他醉得趴在桌上，好意要扶他進房去睡，反而捱了他一頓臭罵……」

令狐冲急問道：「他人呢？」

牡丹道：「他罵完人，跌跌衝衝地就走啦！」

令狐冲「哦？」了一聲，追問道：「走了多久？」

牡丹想了想道：「您剛睡了不到一個時辰，我扶您回房時他就走了。」

令狐冲嘆了口氣，自言自語道：「恐怕我將從此失去這個朋友了！」

牡丹體貼地勸道：「爺，既然兩個要飯的走了，您還是回房去多睡一會兒吧！」

令狐冲道：「不！把海棠叫來，妳們兩個陪我喝酒！」

說完，他就逕自朝前面通道走去。

牡丹無可奈何，只好找了海棠來，到廂房去陪他喝酒。

令狐冲宿醉尚未清醒，加上心情煩亂，自是借酒澆愁愁更愁，不消片刻又再醉倒。

這一醉，直睡到掌燈時分才緩緩醒來。

人尚未完全清醒，只覺頭痛得好像要炸裂開來，眼睛都無法睜開，心想：「不如再多睡一會兒吧……」

不料一翻身，手竟搭落在一個涼冰冰的身體上。

再伸手一摸觸，不需要睜開眼睛看，就可以感覺得出，這是一個年輕女人的胴體。

恍恍惚惚中，他不知置身何處，不禁驀然一驚，霍地挺身坐了起來。

急忙睜開眼，定神一看，原來是牡丹赤裸裸地曲臥在他身邊。

他這才記憶起，是在「留香院」牡丹的房裡，不由地暗覺好笑起來，心想：「這幾日來，每夜我都喝得酩酊大醉，醉了就脫得精光，倒上床便呼呼大睡。想不到這娘們，竟也受了

我的感染，睡覺也來個一絲不掛。」

雖然牡丹雖說是個窯姐兒，她可是留香院的紅姑娘，想作她的入幕之賓。她還會半推半就的做作一番。也儘管她們這些姑娘，習慣了虛情假意，哄死人不償命……。

但鴇兒愛鈔，姐兒愛俏，牡丹對他倒確有幾分情意，就拿她脫得光溜溜陪着令狐冲睡，便可看出是投其所好，曲意奉承。

這麼冷的天氣，脫光了睡豈不怕着涼？但令狐冲喜歡裸睡，她便只好奉陪，還特地在房內生了個火盆。

可惜落花有意，流水無情，令狐冲只是來買醉而已。

牡丹雖施出了混身解數，極盡挑逗之能事，却是無法使這位爺動心。所以她和海棠，才會把他比作那「不解風情」的「怪人」。

其實，她們可估計錯了，這位爺要不是爲了愛妻生死下落不明，他可不是「省油之燈」！

令狐冲這幾夜每飲必醉，白白浪費了大好時光，根本毫無慾念。直到此刻，他才發現身邊這女人的胴體，竟是如此誘人，不但豐滿，更散發出成熟的魅力，足以使任何男人見了都會霍然心動，無法抗拒那無比的誘惑。

而他不但是男人，更是男人中的男人！

如同欣賞名家精雕細琢的傑作，他的目光在牡丹全身瀏覽；只見這女人玉體橫陳，睡態極是撩人，那玲瓏剔透的曲線，恰似起伏的山巒，構成一副令人想入非非的美景，而能一覽無遺。

酒意方醒，體內有種本能的衝動，使他情不自禁地，伸手在那光滑細嫩的裸背上輕撫起來。

當他那堅强而有力的手，撫向這女人曲線畢露，盈盈一握的纖腰時，使她在睡夢中感到一陣奇癢難禁，却又無比的舒坦與快慰，彷彿草木獲得甘露的滋潤。

只見她全身微微起了顫抖，口中發出輕嚶，赤裸的嬌軀一翻，雙臂齊張，緊緊抱住了令狐冲的腰。

突如其來的一股慾火，從體內發出，燃燒了他的全身，使他意亂情迷。昏亂中，他情不自禁地低下頭去，吻上了這女人的酥胸……

就在這時，他的手滑過牡丹光滑的粉頸，伸向枕邊，無意間觸及那冰涼的佩劍，險些被鋒口劃破手指。

他不由地一驚，慾念頓消。

劍是插入劍鞘中，睡時習慣置於枕旁，是誰將劍拔出的？

令狐冲霍地撐起身，轉過頭一看，不但劍已出鞘，尚壓着一封信。

這一驚非同小可，他已爛醉如泥，熟睡中若被人趁機一劍刺下，那還有活命？

來人既能把信壓在劍下，殺他豈不更容易！

令狐冲急忙從劍下抽出那信一看，只見信封上寫着「令狐大俠親閱」。

他那敢怠慢，抽出信箋，竟然既無稱呼，亦未具名，僅有「二更，一指舊宅」數字。

暗自尋思道：「二更」必是指的今夜，「一指舊宅」便是平一指的住處了。

牡丹突然醒來，只見令狐冲坐在身邊發楞，她的雙手尚摟抱着他的腰，嬌聲懲慵問道：「爺，您怎麼啦？」她睡眼惺忪，銀牙暗咬，忍……

令狐冲心神猛然一震，情急道：「牡丹姑娘，這封信是那裡來的？是不是妳壓在劍下……」

牡丹茫然道：「沒有啊，甚麼信？」

令狐冲更是暗自一驚，問道：「那是誰進過房，把這封信留在枕邊，還抽出劍來壓着？」

牡丹搖頭道：「不知道啊，我扶爺回房上床睡下，替您脫了衣服，特地把劍放在床邊豎靠着，關上房門，落下門閂才……」

令狐冲不等她說完，已下床匆匆穿上衣服，歸劍入鞘，把信撕成粉碎，投入火盆中，關照道：「我出去一下，無論任何人來找我，或是問起我去那裡，就說不知道好了，絕不可提起這封信！」

牡丹坐起身應道：「是。爺甚麼時候回來？我好替您先準備酒菜啊。」

令狐冲漫應一聲道：「不用了……」便提了劍走向房門，發現門閂未落下，立即開門出房，匆匆而去。

□□　□□　□□

月黑風高，北風呼呼地刮着。

平一指的幾間瓦屋，在小溪畔靜靜地躺着，已經多日未見炊烟。

這時，屋內未見燈火，四周一片靜寂。

突然間，一條人影疾掠而至，身法之快，如同兔起鶻落。

他在竹籬笆外站定，眼光向四下一掃，朗聲道：「令狐冲前來赴約，請現身相見！」

倏而，從屋內傳出一聲：「請進！」

令狐冲毫不猶豫，上前伸手輕輕一推，門便「呀——」地一聲開了。

他直接穿過小院，走進門敞開的廳堂，黑暗中，隱約見到一人端坐在木桌前，面對着門口。

藉着月光，看出那人眼上蒙着綁帶，似乎有恃無恐，以逸待勞地坐在那裡。

令狐冲走進門裡兩步站定，問道：「你是林平之？」

坐着的人道：「不錯！」

令狐冲又問道：「你已雙目復明，爲何還要蒙住眼睛？」

坐着的人道：「在黑暗中，我不須用眼睛，仍然比你適應環境，如無比鬪，是我佔優勢。」

令狐冲笑道：「這點我承認，我在『留香院』爛醉如泥，就已經居於劣勢了。」

坐着的人也淡然一笑道：「你知道就好！如果趁你熟睡，送信的人要殺你易如翻掌，所以你現在不必躭心。」

令狐冲道：「如果我躭心，就不會來赴約了。」

坐着的人道：「別忘了，約是你要求訂的。」

令狐冲突然冷聲道：「但你不是林平之！」

坐着的人微微一怔，笑道：「令狐大俠果然厲害！」

伸手扯下綁帶，竟然是女扮男裝的曲非烟！

令狐冲不由地怒問道：「曲非烟！妳是存心跟我開玩笑？」

曲非烟站了起來，稚氣未脫地道：「幹嗎那麼兇巴巴的，偶而開個小玩笑，那也無傷大雅。況且，萬一你一進門，出手就施展『獨狐九劍』，林平之還想活命？」

令狐冲道：「萬一我眞出手，妳不成了替死鬼？」

曲非烟自負道：「令狐大俠，你的劍法雖稱得上天下無敵，要傷我還不太容易！」

令狐冲置之一笑道：「也許吧，據說東海鏡月神尼的『一指禪』，能破天下武林各派的劍術刀法，內外功夫，甚至各種獨門兵器。但妳忘了，如果我用『吸星大法』，妳的全身功力就完蛋了。」

曲非烟暗自一怔，遂道：「好在咱們不一定非動手，對不對？」

令狐冲微微點頭道：「對！」

曲非烟笑了笑道：「我就知道嘛，當年我爺爺還送了你『笑傲江湖』的曲譜，你怎麼好意思欺侮我呢。對了，咱們不談這些，你來赴約，不是要見林平之嗎？」

令狐冲道：「不錯！」

曲非烟問道：「那你能不能告訴我，爲甚麼要見他？」

令狐冲搖頭道：「我要見的是林平之，所以沒有告訴妳的必要！」

曲非烟斷然道：「那你就見不到他！」

令狐冲冷哼一聲，竟然扭頭就走。

曲非烟大出意料之外，急道：「喂喂喂，你怎麼就這樣走了？」

令狐冲止步回身道：「既然妳不讓我見林平之，我不走幹嗎？」

曲非烟沉吟一下道：「你能保證不傷害他？」

令狐冲道：「我保證！」

曲非烟猶豫之下，終於向耳房招呼道：「平之，你出來吧！」

林平之剛走出，冷不防令狐冲身形一晃而至，拔劍出手一氣呵成，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劍已刺向林平之胸膛。

曲非烟出手再快也搶救不及，驚得大叫：「啊！……」

但令狐冲的劍，距林平之胸前不及半寸，突然止住，隨即歸劍入鞘，哈哈一笑道：「曲非烟，不必嚇成這樣，偶而開個小玩笑，那也無傷大雅啊！」

曲非烟爲之氣結，憤聲道：「你……人家跟你開的玩笑無傷大雅，你開的玩笑却太大了！」

令狐冲哈哈一笑，又回身向外走去。

曲非烟叫道：「令狐大俠，你就這樣走啦？」

令狐冲停住道：「我已見過他了不是嗎？」

曲非烟大惑不解，憤聲道：「費了半天的事，你就是要見這一面？」

令狐冲道：「這就夠了，至少林平之已經知道，我絕無殺他之意。而我也知道，他只不過是雙目復明，功力並未恢復。否則，剛才那一劍，他縱不出手，至少也能及時避開。」

曲非烟這才恍然大悟，方才那個「小玩笑」，竟然包含如此重大的意義。

顯然，令狐冲一心要見林平之，主要就是親自出手一試，看他功力是否恢復。

既是生死關頭，這一劍都無法避開，還能滅五仙教，將梅莊的人趕盡殺絕？

令狐冲不愧機智過人，就這一劍，他已獲得答案，黑衣蒙面人絕不是林平之！

林平之方才已驚得呆住，這時才回過神來，突然激動地叫道：「令狐大哥！……」

令狐冲剛一轉身，林平之竟雙膝一屈，跪在了他的面前。

這突如其來的舉動，連曲非烟都大出意料。

令狐冲忙上前扶起他，驚詫道：「林……林師弟，你這是做甚麼？」

林平之聲淚俱下道：「小弟這條命，全仗大哥保全，否則早已屍骨無存。方才大哥即使眞要一劍置我於死，小弟也死而無怨。但請大哥相信，五仙教與梅莊的事，絕非小弟所爲！」

令狐冲點頭道：「我相信……」

突聞一聲暴喝道：「洒家可不相信！」

就見一條人影疾射而入，寒光暴起，一柄鋒利鋼刀已向林平之砍殺過來。

令狐冲急以劍鞘一擋，「噹」地一聲金鐵交鳴，將來刀蕩偏兩尺。

幾乎是同時，曲非烟身形電射，伸手將林平之一帶，掠入了耳房。

來人揮刀欲追殺進耳房，却被令狐冲阻擋，急叫道：「田兄，不可……」

田伯光怒不可遏道：「誰跟你這種人稱兄道弟！令狐冲，要護着姓林的小子，就得用你的『獨狐九劍』殺了洒家！」

狂喝聲中，掄刀連連向令狐冲攻去。

田伯光外號「萬里獨行」，輕功自是了得，一路跟踪令狐冲到來，竟未察覺這倒不足爲奇。而是林平之在黑牢苦練三年聽音功夫，聽覺異於常人，居然毫無警覺，就更令人不可思議了。

其實，這廝的輕功身法，遠不及曲非烟，但因林平之方才十分激動，曲非烟又全神貫注令狐冲的一舉一動，才會讓他有機可趁。

不過，田伯光的刀法，在江湖中比輕功更出名，這是不爭的事實。當年令狐冲尚未練成「獨狐九劍」，幾乎就喪命在他的刀下。

這時他已把心一横，揮刀就向令狐冲猛攻。

令狐冲無暇向他解釋，只有劍不出鞘，以劍鞘阻擋他的快刀攻勢。

田伯光雖在盛怒之下，畢竟並無殺傷令狐冲之心，只是想把他逼開，衝進耳房去追殺林平之。

眼見令狐冲奮力阻擋，不禁使他火冒三丈，怒喝道：「令狐冲，你再不讓開，那就怪不得洒家了！」

令狐冲勸道：「田兄可否冷靜些，容在下……」

田伯光不由分說，刀法一緊，一口氣向他連攻十七八刀，全用大開大闔的拚命打法。

令狐冲也不禁怒從心起，警告道：「田兄不要逼人太甚……」

田伯光怒哼一聲，攻勢更緊，只見刀光霍霍，如同匹練飛射，眞箇是威風八面，虎虎風生。

令狐冲再一次發出警告道：「田兄！請不要逼我……」

田伯光大喝道：「洒家這條命豁出去了，『獨狐九劍』儘管使出來吧！」

他的刀法不但快，更是凌厲無比，形同拚命地猛向令狐冲攻去。

只聽令狐冲疾喝一聲：「得罪了！」

劍鞘猶似長虹貫日，電光石火般，從一片閃閃刀光中突破而入，戮中了和尚胸前「華蓋穴」。

這正是天下無敵的「獨狐九劍」，只是劍未出鞘，否則這和尚已是一劍斃命！

田伯光只覺「華蓋穴」一麻，身子一提之間，便仰面翻倒在地上了。

令狐冲望着昏倒的田伯光，輕喟一聲道：「田兄，不要怪我，我是爲了救你一命……」

只見曲非烟拉着林平之的手，走出耳房，接道：「令狐大俠確實救了他，否則他會知道，要殺他不一定用『獨狐九劍』，『一指禪』也同樣能成全他！」

顯然，她在房內早已蓄勢待發，只要田伯光衝殺進去。爲了掩護林平之，她也只好出手了。

忽聽林平之緊張道：「令狐大哥，咱們快走，有大批人馬來了，至少在兩三百人以上！」

令狐冲運功一聽，果然一陣輕微衣袂帶風聲，正由遠而近，直撲溪邊，但尚在數十丈外，若非運功聆聽，幾乎無法聽出。

林平之竟能最先警覺，這份耳力確實不可思議！

令狐冲心知必是丐幫的人馬，急道：「你們快走，不用管我了，我自會應付！」

曲非烟把頭一點道：「多謝令狐大俠，咱們後會有期了！」

說完，拉了林平之就衝出廳堂，施展「凌虛飛渡」身法，冲天而起，向竹籬笆外飛射而去。

令狐冲屹立在竹籬笆外的門前，冷眼看着那潮水般湧來的人。那份冷靜和鎮定，彷彿天地間的任何力量，都無法使他撼動。

夜色蒼茫下，丐幫弟子約兩三百人，浩浩蕩蕩直奔瓦屋而來。

爲首的正是巴英，尚有尚志、韋成、胡幸等幾位長老，稱得上是聲勢浩大。

令狐冲等他們一奔近，就雙手一抱拳，朗聲道：「多謝巴舵主親自率衆趕來，把敵人嚇跑了，否則在下今夜就回不了開封啦！」

巴英奔勢一收，驚問道：「敵人跑了？」

令狐冲故意道：「丐幫是天下第一大幫，何等聲威，敵人要不聞風而逃，那簡直是不知死活！」

巴英那會聽不出，這是明捧暗罵，怪他們不該多事，反而弄巧成拙，驚走了敵人。

老叫化一臉尷尬，無言以對，尚志忙上前道：「咱們是得到敝幫弟子告急，聽說令狐兄帶醉出城，惟恐……」

令狐冲笑道：「惟恐在下被敵人殺了？哈哈，倒教舵主和各位長老耽心了。實在過意不去。走！咱們回城去痛飲幾杯，聊表歉意，也爲各位壓壓驚。」

尚志未及追問詳情，令狐冲又道：「對了，那位大和尚昏倒在屋裡，麻煩各位帶他回城，在下先走一步，在『留香院』恭候各位大駕！」

說完，身形疾掠而去。

巴英和幾位長老，目送他去遠，不禁爲之氣結。

十三　心結

令狐冲回到開封城，尚不過是三更時分。城門早已關了，那一點也難不倒他，飛越城牆是他常幹的事。

回到「留香院」，他便交待準備酒菜，似乎又要通宵達旦，開懷暢飲一番。不同的是，今夜他不要牡丹和海棠陪酒，獨自在廂房裡，自斟自酌起來。

兩個窯姐兒那裡會知道，這位爺已有心理準備，回頭田伯光穴道一開，闖到這裡來興師問罪，勢必要起衝突，甚至大打出手吶！

令狐冲今夜見到林平之，終於解開一個最大的心結，內心感到無比的振奮與欣慰。屍骨已寒的小師妹岳靈珊，若是亡靈有知，也堪可告慰了。

想起岳靈珊，不禁又使他感到耿耿於懷，畢竟，這位小師妹是喪命在林平之的劍下，那是他與盈盈親眼見到的！

儘管林平之爲此付出了代價，雙目失明，功力盡廢，在黑牢中被關三年多，身心均受到了懲罰。難道對一個橫刀奪愛，又親手殺了妻子，這種無情無義的人，值得對他同情和寬恕？

恍惚中，令狐冲回想起三年多前，岳靈珊中劍垂死前的重託，要求他好好照顧林平之的情景：「大師哥，平弟……平弟他不是眞的要殺我……他怕我爹爹……要投靠左冷禪，只好……只好刺我一劍……」

當時令狐冲怒道：「這等自私自利，忘恩負義的惡賊，妳，妳還念着他？」

岳靈珊却道：「他……他不會存心殺我的，只不過一時失手罷了。大師哥……我求求你，求你照顧他……」

那時月光斜照，映在她的臉上，只見她目光散亂無神，一對眸子全不似平時的澄澈明亮，雪白的腮上濺着幾滴鮮血，殷紅如胭脂，臉上全是懇求的神色。

令狐冲想起過去十餘年中，和這個小師妹在華山的小峯，或峽谷中携手共遊，每逢她要自己做什麼事時，臉上也曾露出這般祈望的神情。只要見到她這種神情，即使做的事再是違反自己心願，他也從不忍拒絕過這位小師妹。

此刻的懇求中，更充滿了哀傷，似已明知自己頃刻間便將死去，再也沒有機會向大師哥要求什麼了。這是最後一次，也是最迫切的一個懇求。

霎時之間，令狐冲胸中熱血上湧，明知只要一答應，今後不但受累無窮，而且將要强迫

自己，做出許多絕不願做的事。但眼見岳靈珊這般企盼着，終使他於心不忍，勉爲其難地點頭道：「是了，我答應便是，妳放心好了。」

當時盈盈在一旁聽了，忍不住道：「你……你怎可答應？」

岳靈珊却緊緊握着令狐冲的手，欣慰道：「大師哥，多……多謝你……我……我這可放心……放心了。」

她眼中突然發出光采，嘴角邊露出微笑，一副心滿意足的模樣。

令狐冲見到她這等神情，心想：「能見到她這般開心，就算是天下最大最重的艱難困苦，也值得爲她抵愛！」

忽然之間，岳靈珊輕輕唱起歌來，令狐冲胸口如受重擊。聽出她唱的正是福建山歌，那姐姐，上山採茶去的曲調，就是林平之教的。

當日令狐冲在思過崖上，感到心痛如絞，便是爲了聽到她口唱這山歌。

她這時已在彌留之際，竟又唱了起來，自是在恍惚中，又回到了當日與林平之在華山，兩情相悅的甜蜜美好時光。

但她聲音越來越低，漸漸鬆開抓着令狐冲的手，終於手掌一張，慢慢閉上眼睛，山歌戛然而止，也停止了呼吸。

令狐冲當時心中一沉，似乎整個世界忽然間都死了，想要放聲大哭，却又哭不出來。

他突然伸出雙臂，緊緊抱住岳靈珊的身子，大叫道：「小師妹！小師妹……」

忽聽被他抱住的女人驚道：「爺，您怎麼啦？」

令狐冲猛然回過神來，發現抱住的是牡丹。

這女人已進來好一陣子，見令狐冲想得出了神，不敢驚擾他，一直就站在他身旁。

只見她嫣然一笑，好奇地問道：「爺，您怎麼把我叫成了小師妹，小師妹是誰呀？」

令狐冲推開她，斥道：「妳問這個幹嗎！」

牡丹酸溜溜道：「我猜她一定是個大美人，爺才會一心想着她，竟然把我當成了……」

令狐冲笑問道：「妳想不想見她？」

牡丹振奮道：「好呀，快帶我見見這位大美人……」

突見令狐冲一抬手，劍已出鞘，直向她喉間刺來。

牡丹嚇得魂不附體，只驚呼一聲：「啊！……」整個人已呆若木鷄。

令狐冲的劍一偏，削下了她耳垂上的一只翠玉耳環。哈哈大笑中，歸劍入鞘，動作乾淨俐落，一氣呵成。

牡丹半晌才回過神來，驚道：「爺，您這是幹嗎，差一點把我魂都嚇沒了！」

令狐冲笑道：「妳不是要想見她嗎？只有一劍殺了妳，才能見到她啊！」

牡丹恍然大悟道：「爺是說……她已經死了？」

令狐冲突然神情一變，怒斥道：「出去，沒有叫妳不許進來！」

牡丹這幾日來，從未見過這位爺如此發怒，嚇得連聲恭應，忙不迭退了出去。

令狐冲繼續自斟自酌。

他不敢狂飲，極力保持着清醒，以防田伯光那廝隨時會闖來。

結果大出意料之外，一直等到天亮，非但田伯光未來興師問罪，連巴英他們也一個都未見到來。

令狐冲大感不解，這是怎麼回事？

心想：「田伯光那廝是個渾人，見我全力掩護林平之，不惜出手跟他力拚，甚至將他點穴制倒。巴英那些人都是武林一流高手，解穴自不成問題。那廝穴一解開，醒來能不火冒三丈，趕回開封來找我拚命？」

他越想越不對勁，心知其中必有原故，當即出了「留香院」，匆匆趕往丐幫開封分舵，求見幫主解風及兩位少林高僧。

通報了半晌，始見尚志睡眼惺忪地走出，態度極爲冷淡，與日前相較，直如天地之別。只見他打着呵欠，也不招呼令狐冲入內，懶洋洋地道：「噢，幫主和兩位少林高僧，昨夜就隨那和尚一起走啦。」

令狐冲暗自一怔，急問道：「長老可知他們去那裡了？」

尚志搖頭道：「那就不清楚了。」

令狐冲追問道：「可曾留話？」

尚志又搖搖頭道：「沒有……」

令狐冲正感到納悶，忽見那通報的弟子，手持一份柬帖急步走出。

尚志即道：「對了，在下忘了告知令狐兄，此地有位吳老英雄，曾當過順天府總捕頭，十餘年前即告老還鄉。昨夜派人送來柬帖，表示久仰令狐兄俠名，有意結交一番，今晚在宅內備了酒宴，請務必賞光。」

令狐冲從那弟子手上接過柬帖，問道：「可曾邀巴舵主與各位長老？」

尚志淡漠地道：「邀是邀了，不過咱們這些臭要飯的，可不願高攀，跟他這種當過官的人結交啊！」

令狐冲察言觀色，看出這老叫化今日的神態，與過去幾日判若兩人。便不再多問，當即告辭而去。

一路上，他默默沉思，越想越覺這事透着古怪，其中必有蹊蹺。

方證身爲少林掌門人，方生德高望重，解風不但是天下第一大幫幫主，在江湖中口碑亦極不錯，咸認他是熱心快腸的俠義中人。

他們三人，在三年多前的那場武林風暴中，不僅全力支持令狐冲，且對他極爲賞識與推崇。

即使他與盈盈成婚大喜之日，也曾千里迢迢，親自趕往梅莊道賀。怎地相隔不到一年，情況全然改變，如今明知他在開封，竟然避不見面！

其中問題究竟出在那裡？

尤其令人不解的，是田伯光這個渾人，昨夜那種情況之下，他居然能忍得下這口氣，未曾闖到「留香院」去鬧個天翻地覆，豈不更令人感到意外。

繼而一想，不禁暗覺好笑：「他們既然不願見我，我又何必非見他們不可？若不是得知黑衣蒙面人，已在開封境內出現，我根本不須留在此地！」

當務之急，便是要等對方找上門來。不但要追查出盈盈的下落，更要揭開此人的眞面目。

念及於此，他便感到釋然，不再把丐幫突然態度冷淡當回事了。

回到「留香院」，菜全涼了，牡丹和海棠都不見人影。想是耗了一整夜，已精疲力盡，支持不住回房去睡了。

整個妓院冷冷清清，只有幾個年紀大的女僕在各處打掃整理。

這種風月場所，白天根本沒有尋芳客上門，尤其是大清早。必須日落以後，華燈初上，才會逐漸熱鬧起來。

但這種時刻，敵人最可能出其不意地出現！

令狐冲不去驚動牡丹和海棠，逕自來到廂房，也不需要下酒菜，便自斟自酌起來。

當然，他不敢狂飲，以免喝醉了誤事。

獨自喝着悶酒，無聊地從懷中取出那張柬帖，連看都不看就隨手丟開，心想：「我那有時間和心情，去跟這種人打交道！」

顯然，他已拿定主意，今晚是決心不去赴宴的了。

偏是女僕多事，爲了巴結這位出手大方的大爺，自作主張去叫醒了牡丹和海棠，睡眼惺忪地趕來侍候。

牡丹一進來就嬌聲道：「爺，您幾時回來的，也不回房叫醒我……」

海棠接道：「是嘛，爺要喝酒，也該通知咱們來侍候呀。」上前把整個嬌軀，幾乎揉進了令狐冲懷裡。

令狐冲笑道：「不用了，妳們回房去睡吧，我要在這裡等人。」

牡丹自作聰明道：「是不是等那個大和尚？」

令狐冲聳聳肩，兩手一攤道：「我也不知道等誰！」

海棠正待追問，令狐冲已把手一揮道：「妳們快出去吧，來的人是個殺人狂，向來殺人

不眨眼，尤其專喜歡殺女人！」

牡丹和海棠一聽，嚇得花容失色，忙不迭退了出去。

令狐冲哈哈大笑，繼續自斟自酌起來。

誰知獨自喝了整日的悶酒，竟然毫無風吹草動，直到將近黃昏時分，始見牡丹急急忙忙走進來，上前道：「爺，城北吳府派車來接您了……」

令狐冲一怔，他根本忘了這事，茫然問道：「哪個吳府？」

牡丹道：「我也不知道，來接的人好像是位管家，他說昨夜就下了帖子，請甚麼舵主轉交給您的。」

令狐冲這才記起尚志轉給他的柬帖，即道：「妳去告訴來的人，我已經喝醉了，今晚不能去赴宴！」

牡丹恭應一聲，轉身走了出去。

令狐冲自言自語道：「眞無聊，我還有時間跟你們結交！」

不料過了片刻，牡丹又進來道：「爺，那位管家要見您……」

令狐冲斷然道：「我不見！」

牡丹應了一聲，剛要轉身出房，只見一個老蒼頭逕自闖了進來。

她不由地嬌斥道：「喂！你這人怎麼亂闖？」

老蒼頭却上前，執禮甚恭地向令狐冲道：「敝東家對令狐大俠仰慕已久，務請賞光！」

令狐冲婉拒道：「貴東家的盛情，在下心領了。今晚我要在此等人，實在無法分身，改日……」

老蒼頭一臉懇切之情道：「令狐大俠若不賞臉，不但敝東家臉上無光，恐怕還有人會大爲失望啊！」

令狐冲好奇道：「噢，眞非貴東家尚請了別人？」

老蒼頭點點頭道：「正是。敝東家已知巴舵主及幾位長老不去，特地爲令狐大俠邀了幾位陪客。」

令狐冲問道：「那幾位是誰，認識在下嗎？」

老蒼頭又點了點頭，突然伸出手，四指屈握，單以中指向前一伸。

令狐冲心神猛然一震，這手勢豈不正是「一指禪」？

他立即站起，不動聲色道：「既然如此，那在下就去叨擾貴東家一頓了。」

牡丹詫然道：「爺，您不是不想去……」

令狐冲笑道：「現在我又突然想去了！哈哈……」

牡丹跟出房外，叮嚀道：「爺，您別又喝醉了，早些回來啊！」倒像是妻子關心丈夫。

令狐冲漫應一聲，隨着老蒼頭一直走出大門。

門外停候着一輛馬車，另有車把式趕車。

老蒼頭執禮甚恭，俟令狐冲上了車，才跳上前面座頭，吩咐車把式道：「走！」

一陣疾馳，馬車直奔城北，距離丐幫開封分舵，只不過兩條街而已。

馬車在一座古老巨宅前停住，令狐冲下了車，隨老蒼頭進入宅內，只見一位白髮蒼蒼，年已七十開外的老者，從廳內迎了出來。

老者上前雙手一拱，聲音極是宏亮道：「老朽吳蒼松，久仰令狐大俠，承蒙賞光，不勝榮幸之至！」

令狐冲忙抱拳恭禮道：「吳老前輩如此抬愛，實令晚輩却之不恭，受之有愧！」

吳蒼松哈哈一笑，將令狐冲迎入大廳。

廳內燈火輝煌，但冷冷清清，除了這主僕二人之外，未見一個人影。

令狐冲不禁詫異道：「吳老前輩，怎麼未見……」

吳蒼松道：「不瞞令狐大俠，今晚並非老朽作東，但已備好粗茶水酒。久聞令狐大俠是海量，千杯不辭，回頭自當敬陪幾杯。先請去後跨院，見見幾位朋友吧。」

令狐冲微微點頭，隨着主僕二人由廳旁拱門入內。

來至後跨院前，吳蒼松止步道：「令狐大俠，老朽與那幾位朋友曾有約定，不便相見，只能到此為止，請令狐大俠見諒。」

令狐冲又點了點頭，逕自向月洞門內走去。

後跨院內依然不見一個人影，但已聽得一個低沉聲音道：「令狐大俠請進！」

令狐冲暗自一怔，尋思道：「那老蒼頭出示的手勢，分明是『一指禪』，約我來的必是曲非烟無疑，怎生會是個男子，聲音却又不似林平之？」

走近那幾間精緻雅屋，仍不見有人出迎。

令狐冲毫不遲疑，走進小廳內一看，昏暗燈光下，只見八仙桌旁端坐着一人，那異於常人的矮胖體型，頭大如斗，加上兩撇鼠鬚，可不正是「殺人名醫」平一指？

其實，他是平二指！

平二指站了起來，雙手一拱道：「令狐大俠，久違了！」

令狐冲並不答禮，劈頭就問道：「那日在五霸岡上，平大夫是詐死？」

突聞一聲怒哼，耳房裡走出了洪巧娘。

只見她雙目怒睜，狂喝一聲道：「還我丈夫的命來！」

竟然不由分說，形同瘋狂地向令狐冲疾撲而至。

令狐冲剛一閃身，平二指已由側面攻到。

這叔嫂二人正待聯手猛攻，忽聽曲非烟嬌聲喝阻道：「住手！」

想不到這殺人不眨眼的一男一女，一聽曲非烟出聲喝阻，竟然如奉懿旨，雙雙急忙收住

了攻勢。

曲非烟隨即從另一間房走出，怒形於色道：「我只答應讓你們先見令狐大俠，問他一件事，你們怎麼話還沒問，就動起手來了？」

洪巧娘咬牙切齒道：「哼！他已經不打自招了，還需要問嗎？」

令狐冲茫然道：「我招了甚麼？」

洪巧娘恨聲道：「那日我丈夫喪命在五霸岡……」

曲非烟驚詫地叫道：「慢着！慢着！平夫人，妳說妳丈夫喪命在五霸岡，那他是誰？」說時向平二指一指。

平二指坦然道：「我是平二指，平一指的學生兄弟！」

曲非烟嘖嘖稱奇道：「有這種事？怪！怪！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洪巧娘道：「曲姑娘，讓我來說吧，我丈夫被人殺死在五霸岡，用藥物將屍體化了，這事除了兇手之外，沒有任何人知道，大家都以爲平一指還好端端的活着。其實，是我把他兄弟平二指，從伏牛山找了來，決心冒充他枉死的哥哥，誘使兇手找上門來。方才令狐冲一見平二指，就指他那日在五霸岡是詐死，這不是不打自招，分明是令狐冲下的毒手嗎！」

令狐冲恍然大悟道：「原來如此！」

平二指怒道：「哼！令狐冲，據我大嫂說，我大哥是受聖姑之託，去五霸岡爲你治病的，想不到你竟殺了他，還有一點天良嗎？」

令狐冲反問道：「那麼請問二位，可知聖姑爲甚麼託平大夫去爲在下治病？」

洪巧娘道：「那時你已離死不遠，連我丈夫都沒有把握能治好！」

令狐冲又問道：「平大夫的醫術，堪稱天下第一，不知他的武功如何？」

洪巧娘大言不慚道：「哼！他若活着，你的『獨狐九劍』也勝不了他！」

令狐冲哈哈大笑道：「平夫人，妳這個牛也吹得太大了，連一個離死不遠的人都能殺他，那他的武功實在高明不到那裡去了吧？」

洪巧娘爲之一怔，一時啞口無言起來。

令狐冲接下去道：「那時任何人要殺我，可說易如翻掌，我還有能力殺平大夫？」

洪巧娘吶吶地道：「這……難道是聖姑殺的？」

曲非烟斥道：「胡說！聖姑既然託平大夫，去爲令狐大俠治病，怎麼可能殺他！」

平二指激動叫道：「那麼是誰殺了我大哥？」

令狐冲道：「平大夫武功蓋世，除了他自己之外，無人能殺得了他！」

洪巧娘驚詫道：「你說他是自絕而亡？」

令狐冲微微點頭，便將當日在五霸岡的情形，大略述說了一遍。

平二指聽畢，憤聲道：「說來說去，我大哥還是爲你而死！」

令狐冲內疚道：「平大夫爲我而死，我也深覺……」

曲非烟却道：「這筆帳那能這樣算，照這麼算的話，如果那冒充林平之的人，是爲了恨你令狐大俠，殺了五仙教將近千人，又殺了梅莊不少人，那你不是該受千刀萬剮，還不夠爲死去的那麼多人償命！」

平二指心有不服道：「那我大哥就算白白死了？」

曲非烟不屑道：「那又怨誰呢？只怪他醫術還不夠高明，否則當日就能治好令狐大俠了！」

平二指氣得面紅耳赤，正待發作，曲非烟又道：「像你自己吧，不是誇下海口，跟我打賭，如果不能使林平之復明，就戮瞎自己的一雙眼睛嗎？」

洪巧娘道：「可是林平之眞的復明了呀！」

曲非烟笑道：「所以這位平大夫的眼睛也沒瞎啊！」

平二指想了想道：「大嫂，這樣說起來，好像不能怪令狐冲了吧？」

洪巧娘沉思一下道：「這筆帳我還沒有完全搞懂，先讓他們談他們的事，咱們進房去研究研究，回頭再跟他算個明白。」

平二指冷哼一聲，警告道：「等咱們算清楚這筆帳，如果還是你的錯，嘿嘿，令狐冲，你就要大大的不妙了！」

說完，他又狠狠瞪了令狐冲一眼，才偕同洪巧娘走進耳房去。

令狐冲吁了口氣，問道：「曲姑娘，是妳要我來這裡的？」

曲非烟微微把頭一點，使個眼色，示意令狐冲隨她進入房內，只見林平之安靜地坐在那裡。

見了令狐冲，忙起身相迎道：「令狐大哥，他們沒跟你爲難吧？」

令狐冲一怔，隨即想到，他指的是田伯光和丐幫的人，不禁莞爾一笑道：「目前還沒有。不過，正因爲他們沒有跟我爲難，反而使我感到很意外，有些高深莫測。」

曲非烟關上房門，落下了門閂，始走過來招呼道：「令狐大哥，請坐。」

令狐冲灑脫地笑道：「妳不叫我大俠了？」

曲非烟靦覥地道：「平之稱你大哥，我自然也叫你大哥呀。」

令狐冲一聽，心裡已明白是怎麼回事了，哈哈一笑道：「那我應該稱妳弟妹呢，還是叫小妹？」

曲非烟頓時窘羞萬狀，忙把話岔開道：「令狐大哥，是不是那個老蒼頭出示了手勢，你才來的？」

令狐冲點頭道：「不錯，如果不是那『一指禪』的暗示，我那有時間和心情，跟素不相識的人打交道啊。」

林平之一旁問道：「令狐大哥，丐幫的人會不會對你來這裡發生懷疑？」

曲非烟却充滿自信道：「絕對不會！我故意派人把帖子送到丐幫開封分舵，請他們代轉給令狐大哥，而且連那幾個老叫化也邀請。就是讓他們知道，吳蒼松只是慕名結交，沒有甚麼大不了的事。同時看準了這批臭要飯的，自以爲很了不起，不肯跟六扇門裡當過差的人打交道，所以等於只請了令狐大哥一個人。但這樣一來，他們就絕對想不到，是咱們請令狐大哥來了。」

令狐冲笑道：「小妹，妳眞不愧是神機妙算的女諸葛，難怪藍鳳凰對妳……」

曲非烟急問道：「她說了我甚麼？」

令狐冲道：「反正不是壞話，妳不必緊張，這個以後再說吧。妳先告訴我，今晚要我來……」

曲非烟鄭重其事道：「有件很重要的事，昨夜就準備向令狐大哥說明的，還沒來得及說，那個芬和尚就闖了來，眞氣人！」

令狐冲問道：「是甚麼重要的事？」

曲非烟道：「令狐大哥，我相信有件事，你一直耿耿在心，那就是三年多前，平之用劍刺殺了岳靈珊……」

令狐冲心神猛然一震，這件事他確實是耿耿於懷，如果不是岳靈珊臨死前重託，而他也答應了要照顧林平之，早已親手殺了這無情無義的小子！

他不由地瞥了保持沉默的林平之一眼，一時之間，百感交集，使他說不出一句話來。

却聽曲非烟道：「但岳靈珊不是平之殺的！」

令狐冲「哦？」了一聲，激動道：「小妹，妳袒護林師弟是無可厚非，可以諒解的。但這樣說就不對了，當時盈盈和我都在場……」

曲非烟道：「不錯，你們都在場，但在那高梁叢裡，可曾看得清清楚楚，是平之用劍刺殺了岳靈珊嗎？」

令狐冲回想當時的情景，那時天色甚黑，他又易容改裝，與盈盈躲在暗處，親眼見到林平之和岳靈珊，在馬車中遭到青城派的追殺……勞德諾突然臉上蒙了塊青布出現，以「辟邪劍法」驚退敵人……更親耳聽到，林平之，岳靈珊和勞德諾所說的一切……直到岳靈珊被劍刺殺，發出一聲慘呼，他和盈盈雙雙從高梁叢中躍出，已是搶救不及。

勞德諾却在驚愕下，迅速一把抓住林平之的左臂，一躍上了青城派弟子留下的馬匹，雙腿力挾，縱馬狂奔而去……

令狐冲回過神來，沉聲道：「林師弟當時已神志混亂，形同瘋狂，但他刺殺靈珊小師妹是不爭的事實！死者已矣，我已不再追究，妳爲甚麼還要舊事重提，而且硬說不是他殺的呢？」

曲非烟道：「因爲我也在場，看得却比你們更眞切！」

令狐冲驚詫道：「那夜妳也在場？」

曲非烟點了點頭道：「正是。連平之一直都不知道，當時是勞德諾那廝，趁他神志不清，抓住他的手，把劍刺向岳靈珊的！」

令狐冲驚怒交加道：「是勞德諾殺了靈珊小師妹！小妹，妳這話是眞的嗎？」

曲非烟正色道：「令狐大哥，我可以對天發誓，絕對沒有騙你！如果不是我親眼看到實情，會爲平之感到不平，會同情他，會覺得他可憐，會不顧一切後果，設法把他從黑牢中救出來嗎？」

令狐冲又瞥了林平之一眼，見他默默無言，極力保持着平靜，不禁問道：「那妳當時或事後，爲甚麼不挺身而出，說明妳所見到和聽到的眞相？」

曲非烟苦笑道：「那時天下武林大亂，捲進那場風暴的，那一個不是赫赫有名的人物，誰會聽信一個十二三歲小女孩說的話？何況，我又是魔教曲長老的孫女！」

令狐冲微微點着頭道：「這倒是實情……」

曲非烟接道：「我知道，令狐大哥是答應了岳靈珊，受了她臨死的重託，不得不照顧平之。但你對岳靈珊死在平之的劍下，始終耿耿於懷，所以我必須說出眞相，才能解開令狐大哥的心結。這樣，你心裡就會感到坦然了。」

令狐冲又點點頭道：「小妹，妳說的一點不錯，如果這個心結不解，我即使爲林師弟做了一切，也非心甘情願，而是我答應了靈珊小師妹，不得不去做！」

突然間，林平之的熱淚奪眶而出，情不自禁地嗚咽起來。

令狐冲深深長嘆一聲，起身走過去，輕拍着他的肩，勸慰道：「林師弟，這也不枉靈珊小師妹，對你的一番情意了。」

林平之突然跪下，抱住令狐冲的身子，痛哭流涕道：「令狐大哥，當年如果不是你力排衆議，保全了我這條命。縱然我咎由自取，死不足惜。但死後在九泉之下，拿甚麼臉去見靈珊？我，我實在太辜負了她……」

令狐冲扶起他，感嘆道：「靈珊小師妹死而有知，她一定會知道，殺她的不是你。才會以亡靈庇佑，讓這位女諸葛把你救出黑牢，竟然把我都給瞞過了。」

曲非烟道：「幸好令狐大哥心地好，連夜派人把靈柩護送回洛陽，如果是就地埋了，我非但沒能救出平之，還害死了他！」

令狐冲忽問道：「小妹，妳帶林師弟去找平大夫，這事王元霸知道嗎？」

曲非烟搖頭道：「不知道。」

令狐冲詫異道：「那他們怎會把林師弟交給妳帶走？」

曲非烟笑道：「甚麼交給我帶走，是被我搶走的！」

令狐冲「哦？」了一聲，茫然問道：「搶走的？怎麼回事？」

曲非烟得意地笑了笑，便將帶着大牛前往洛陽，登門興師問罪的經過，從頭至尾說了一遍。

令狐冲聽畢，不禁咋舌道：「小妹，眞有妳的，我不能不佩服！」

曲非烟笑笑道：「好啦，這一切你全都明白了，咱們該商議商議，如何救聖姑的事哪。」

提起盈盈，令狐冲頓時憂形於色道：「小妹，妳看盈盈是否還活着？」

曲非烟不加思索道：「當然活着，否則在梅莊怎會唯獨不見她的屍體！」

令狐冲道：「但她會上那裡去了呢？」

曲非烟沉吟一下道：「如果是有人嫁禍平之，那倒有一個地方好找，爲了故佈疑陣極可能把聖姑也關進黑牢，讓她嚐嚐那種不見天日的滋味。這倒是一條線索……」

令狐冲皺起眉頭道：「小妹，以妳這女諸葛來看，敵人究竟是爲甚麼，可能會是甚麼人？」

曲非烟道：「昨夜我跟平之想了一整夜，認爲絕不可能是勞德諾……」

林平之接道：「勞德諾雖偷偷練過『辟邪劍法』，可是他操之過急，練的又不得法，以致全身功力盡廢，已是終身成殘。尤其他年紀不輕，極難恢復功力，除非能得奇遇。但他是

被人救出華山，救他的人怎會助他恢復功力，那不成了養虎爲患？所以我認爲，救他的人，目的是逼他背出『辟邪劍譜』……」

曲非烟忽道：「平之，昨夜我好幾次想問你，可是話到了嘴邊又問不出口……」

林平之笑道：「非烟，我這條命都是妳的，還有甚麼問不出口的事？」

曲非烟遲疑一下，始道：「平之，這事會不會跟你外祖父家有關？」

林平之怔了怔道：「這……非烟，妳怎麼會突然想到這上面去？」

曲非烟道：「我是在想，你外祖父一再逼你背出『辟邪劍譜』，又口口聲聲是要爲你報仇雪恥，而你始終不答應。會不會是拿你沒辦法，只好轉移目標，腦筋動上了勞德諾？」

林平之一時之間，似乎不知道該如何回答才好。事實上，他也曾經想到，極有這種可能。

但一方是他的外祖父家，也是他在這世上唯有的親人。而另一方則是對他恩重如山，情逾手足的令狐冲，教他偏向那一方呢？

曲非烟見他默不作答，忙道：「平之，我只不過是想到甚麼說甚麼，也許……」

不料林平之却斷然道：「不！既然想到有這種可能，咱們就一定要查明！」

令狐冲有所顧忌道：「林師弟，你既已復明，但功力盡失。而且你仍活着的消息已經傳開，連田伯光都認定，五仙教和梅莊的事是你所爲。你一露面，武林中要殺你的人固然不少

，想從你口中得到『辟邪劍法』的，恐怕也大有人在，所以這事不如由我去查！」

曲非烟突然想起，大牛尚留在洛陽金刀門，被困在鐵樹陣中。雖然他們不致對這傻小子怎麼樣，但總不能把他留在那裡不聞不問。

正待要求連袂同赴洛陽，忽聽連聲喝叱，竟似平二指和洪巧娘的聲音。

房內的三人齊齊一怔，不禁相顧愕然。

十四 突圍

喝叱聲中，平二指和洪巧娘，雙雙衝出廳外。月色朦朧下，只見後跨院內人影幢幢，牆頭和屋上也佈滿了人。

平二指暗自一驚，厲聲喝問道：「你們是甚麼人？」

黑暗中，只聽一個蒼勁的聲音道：「平大夫，久違了，別來無恙啊！」

聽這口氣，顯然此人與平一指極爲熟悉，甚至稱得上交情不惡。

但這位平大夫却不是平一指，根本聽不出對手是誰，只有漫應一聲道：「嗯！你們勞師動衆，可是衝着我來的？」

黑暗中那人沉聲道：「平大夫，此事與賢伉儷無關，咱們只爲林平之一人而來。」

另一個宏亮的聲音接道：「如果你們倆口子一定要插手，那就跟你們有關了！」

平二指怒哼一聲，不甘示弱道：「即便有關，你們又待如何？」

聲音宏亮的那人怒道：「好！既然你們要橫加插手，那就怪不得洒家了！」

隨着「錚」地一聲，寒光一閃，顯然那自稱「洒家」的人刀已出鞘。

就在這時，黑暗中又響起個深沉的聲音，勸阻道：「不可不戒大師息怒，咱們此來，只是爲天下武林請命，除非迫不得已，仍以不用武力解決爲宜啊！」

原來拔刀出鞘的這人，竟是田伯光，只聽他怒哼一聲道：「林平之那小子能雙目復明，就是這位平大夫的傑作，他早已介入此事，脫不了干係，何必對他客氣？」

平二指哈哈大笑道：「誰跟你們客氣，不怕你們人多勢衆，要打架的就來吧！」

田伯光昨夜被令狐冲制住，雖是不久便由進入瓦屋的巴英解開穴道，却是又氣又窩囊。回到開封城裡，要不是幾位長老勸阻，要他先回分舵，見解風和兩位少林高僧，當時就闖到了「留香院」去。

此刻明知令狐冲，曲非烟和林平之都在屋裡，整個後跨院四周已被包圍，如同甕中捉鼈。偏偏這倆口子橫加阻撓，田伯光這廝那還按捺得住。

狂喝聲中，只見他欺身暴進，鋼刀「呼」地猛朝平二指劈去。不但勢猛力沉，速度更是快得無與倫比。

平二指心中暗自一驚，幸伏身法矯健，一閃一挪間，非但避開了田伯光劈來的一刀，同時施展「空手入白刃」絕技，翻手向對方右腕扣去。

田伯光也不是弱者，手腕向下急沉，回刀反削平二指的巨掌。

這斷的刀法，端的快得令人不可思議，眼看平二指的手已不及撤回，千鈞一髮之際，冷不防洪巧娘欺身而至，出手如電，一把抓住田伯光的肩頭。

這娘們力大無窮，被她一把抓住，那還有活路。

只見她一咬牙，五根手指已深陷田伯光的肉裡，「格」地一聲，肩頭鎖骨頓告斷裂！

田伯光痛得慘叫一聲，削向平二指的刀已無力，僅將對方的手掌劃破一道刀口，頓時血流如注。

要知平二指在伏牛山，苦練多年「滾功」，全身已練成刀劍不入，田伯光一刀竟將他手掌劃破，可見刀上已運足全身功力。

田伯光尚不知鎖骨已斷裂，只覺肩頭一陣劇痛，急忙一個旋身，鋼刀砍向了洪巧娘的前臂。

她雖臂力驚人，却未練成刀劍不入。畢竟是血肉之軀，那能擋得住鋼刀。尤其田伯光這一刀是怒極而發，形同拚命，幾乎是以畢生功力孤注一擲。

只聽洪巧娘一聲慘呼，血光飛濺，整條前臂已被齊齊砍斷。

狂喝聲中，平二指那肉球似的身子，猛向田伯光一頭撞來，撞得他身不由己，直向一旁衝跌開去。

雙方動手實在太快，讓人攔阻都來不及，便成了兩敗俱傷的局面。

洪巧娘怒從心起，顧不得左臂已斷，撲上去就打算一掌斃了田伯光。突見黑暗中的人一擁而上，正是丐幫的幾位長老。

平二指也把心一橫，正待施展他的「滾功」，突聞令狐冲振喝道：「各位請住手！」

隨着喝聲，一條人影從廳內電射而出。

令狐冲一出面，雙方頓時收勢，按兵不動。

幾乎是同時，黑暗中現身走出兩位出家人，竟是當今少林掌門人方證，及德高望重的方生大師。

方證單掌擧胸，口喧佛號道：「阿彌陀佛，令狐施主若是早一步出面，豈不免了一場血光之災啊！」

令狐冲聽出對方頗有責難之意，上前施禮道：「不知掌門人與方生大師也來了，否則在下早已出迎，尚望兩位前輩見諒！」

這話等於反將對方一軍，表示兩位少林高僧如果及時出面，也同樣可免了一場血光之災，但他故意不向黑暗中的解風招呼，似對丐幫今日對他的態度深感不滿。

實際上，解風尚站在暗處，若不是他第一個開口跟平二指招呼，根本不知他是否在場。既然令狐沖不打招呼，解風一氣之下，乾脆就留在原地不動了。心想：「由兩位少林高僧出面，逼你交出林平之，還怕你不交出來？何必我老叫化做惡人！」

方證不愧是一代武宗大師，心平氣和道：「老衲確實晚了一步，若能早一步見到平大夫……」

令狐沖接道：「那就能阻止平大夫，爲林平之醫治雙目了？」

不料平二指憤聲道：「笑話！我要治，誰也阻止不了。我不治，磕頭叫我三聲爺爺也沒用！」

方證置之一笑，未加理會，逕向令狐沖道：「當年令狐施主力排衆議，保全了林平之，將他禁於梅莊黑牢，並且自願負責監守。如今他却逃出黑牢，不知令狐施主打算給天下武林一個怎樣的交待？」

令狐沖不動聲色，反問道：「依掌門人之見呢？」

方證神情肅然道：「我佛慈悲，教宗便以教人改過爲善爲宏旨。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便是。林平之當年練成『辟邪劍法』，致誤入歧途，濫殺成性，甚至他自己的妻子亦難逃毒手，始犯武林衆怒，人人得而誅之。若非令狐施主力排衆議，自願一身承擔後果，何至……」

他頓了頓，目光向四下一掃，始倏地把語氣一變，繼續沉聲道：「如今他更變本加利，率衆去苗疆，殺了五仙教將近千人，又將梅莊的二十餘人趕盡殺絕，如此滅絕人性的殺人狂，縱是我佛也不能容！」

令狐沖仍然不動聲色道：「掌門人之意，林平之的所作所爲，已是人神共憤，非置他於死地，不足以謝天下？」

方證斬釘截鐵道：「正是！」

令狐沖哈哈一笑道：「照掌門人所說，林平之確實罪有應得，死不足惜。不過，掌門人方才還說道，若能早一步見到平大夫，即可勸阻他爲林平之醫治雙目，對嗎？」

方證微微點頭道：「平大夫深明大義，當以天下武林爲重。」

令狐沖問道：「那麼他雙目尚未復明，如何能率衆去苗疆殺人？」

方證爲之一怔道：「這……」

田伯光却怒斥道：「令狐沖，你少在那裡强辯。別人不知道，洒家可清楚的很，是你親口告訴我的，林平之去年除夕之夜，就已不在黑牢裡了。哼！想不到你竟誑了洒家，說甚麼林平之撞壁而死，其實是你把他放了出去！」

令狐冲無法說明，實際上是曲非烟設計，使林平之以詐死混出了黑牢，只好避重就輕道：「那麼請問田兄，五仙教出事是在今年中秋之夜，若是那時他已雙目復明，又何必再來求平大夫醫治？」

田伯光道：「哼！連死都可以裝，誰知這不是故佈疑陣，掩人耳目！」

令狐冲輕哨一聲道：「田兄……」

田伯光怒道：「少跟洒家稱兄道弟，洒家可不敢高攀，這位名滿天下的令狐大俠！」

始終一言未發的方生，這時口喧佛號道：「阿彌陀佛，令狐施主，請把林平之交出來吧，以免……」

不料他的話尚未說完，平二指身形一晃，已擋在了廳外門口，捋着兩撇鼠鬚道：「嘿嘿，林平之是我醫術上的一大成就，足可睥睨天下的傑作，誰都沒有資格把他交給你們！」

解風再也按捺不住，終於挺身而出，沉聲道：「平大夫，你夫婦二人，日前殺了敝幫幾十名弟子。老朽是聽了少林掌門人的勸，暫不與你計較，一切以天下武林爲重，怎麼？難道你非逼老朽翻臉，先算這筆帳不可？」

平二指毫不在乎道：「親兄弟，明算帳，何況我跟你這臭要飯的又不是兄弟，有帳就儘管算吧！」

解風氣得哇哇大叫，轉過身去，向方證和方生雙手一抱拳道：「兩位大師，孰可忍，是不可忍，恕老朽只好放肆了！」

方證口宣佛號道：「阿彌陀佛，看來今夜之事，已是無法善了。老衲也無力阻止……」

平二指怒斥道：「哼！你們仗着人多勢衆，擺明了是要以武力解決，還有甚麼善了不善了。少在那裡裝腔作勢，有本事就來吧！」

洪巧娘已自封穴道，將斷臂處止住了血，掠至平二指身旁道：「誰有本事，就把老娘這條手臂也砍斷！」

令狐冲上前道：「平大夫，此事與二位實不相干，由在下一人承當好了。平夫人的手臂……」

平二指哈哈大笑道：「那有甚麼了不起，改天找條手臂替她接上不就結啦！」

令狐冲心知他絕非吹虛，憑那高超絕頂的醫術，確實不是難事。只好强自一笑道：「平大夫何不現在就去替平夫人接手臂，把這裡的事交給在下來解決。」

平二指看看洪巧娘，又想了想，斷然道：「不行！萬一你把林平之交給他們，那就大大的不妙了！」

令狐冲故意道：「平大夫放心，不是在下小看了在場的各位高手，縱觀天下武林，尚無人能破得了『辟邪劍法』的！」

解風一聽，不由地怒道：「嘿！果然不出老朽所料！」

隨即轉向兩位少林高僧道：「方掌門，方生大師，這可是你們二位親耳聽到，親眼見到的，現在該相信在下的判斷，絕非捕風捉影了吧？」

方證單掌擧胸道：「阿彌陀佛！罪過，罪過。想不到當眞被解幫主不幸言中：『獨狐九劍』與『劈邪劍法』一旦聯手，天下無敵，稱霸武林！」

令狐冲驚詫道：「方掌門也認爲在下有此野心？」

方證臉色一沉道：「事實勝於雄辯！何況令狐施主適才已露出口風，天下無人能破『劈邪劍法』，表示你的『獨狐九劍』能破而不破！這不是不打自招，擺明了你們已決心聯手？」

令狐冲哈哈大笑道：「在下之所以說，縱觀天下武林，尙無人能破得了『辟邪劍法』。那是因爲自從三年多前一場風暴平息之後，世上已無人能眞正施展這種劍法！既然無人能施展『辟邪劍法』，又何從去破？」

解風怒道：「一派胡言！日前老朽與方生大師，就曾被『辟邪劍法』所傷！」

令狐冲道：「那不過是一招半式罷了，若眞遇上那種霸道狠毒的劍法，解幫主和方生大師還能活命？」

解風頓時面紅耳赤，啞口無言。

方證不禁問道：「令狐施主這話是甚麼意思？」

令狐冲正色道：「在下只是說明一點，林平之雖已雙目復明，但全身功力已廢，並未恢復。否則他若施展『辟邪劍法』，就不會是一招半式！」

田伯光駁道：「令狐冲，你少在那裡信口雌黃，連眼睛瞎了都可復明，用你的『吸星大法』，助他恢復功力根本不是難事！」

令狐冲譏道：「田兄當眞認爲如此，昨夜居然還敢闖進屋去追殺林平之，那不是不知死活？」

田伯光惱羞成怒道：「令狐冲！你……」

一時激動，忘了左肩鎖骨已斷，痛得咬緊牙關，再也說不出話來。

方生忽問道：「林平之可是令狐施主放出的？」

令狐冲正不知該如何回答，突聞廳內傳出曲非烟的聲音道：「是我！」

解風急道：「方掌門，跟林平之在一起的，就是這個小妖女！」

廳內又傳出曲非烟的聲音，警告道：「老叫化，身上髒一點沒關係，嘴巴裡可要乾淨些。否則，隨便亂罵人，當心要捱耳光的喔！」

解風那夜在龍門灘鎮外的小廟裡，已嚐到這小姑娘的厲害，當時帶傷在身，又孤掌難鳴，惟有趁她跟林平之說話分神時，趕快溜之大吉。

此刻不同，不但丐幫人多勢衆，已將整個後跨院包圍。更有兩位少林高僧助威，老叫化

不禁膽大氣壯起來，怒哼一聲，正待發作，却聽方證問道：「姑娘可是東海鏡月神尼門下？」

曲非烟並不正面回答，憤聲道：「一定是那多嘴多舌的老叫化告訴你們，說我會『一指禪』對嗎？」

方證道：「是與不是，老衲很快就會知曉！」

曲非烟仍不現身，在廳內「哦？」了一聲，問道：「方掌門要親自出手，試試我的『一指禪』？」

方證微微一笑道：「除非萬不得已，最好不須要，畢竟鏡月神尼與老衲尚有一面之緣。反正老衲已修書，派人送往東海……」

曲非烟頓吃一驚，衝至門口怒道：「老和尚，你竟敢驚動她老人家！」

解風見機不可失，突然向身後幾名長老一揮手，疾喝道：「上！」

令狐冲挺身上前，擋住解風和幾名長老道：「解幫主當眞要以武力解決此事？」

解風有恃無恐道：「令狐大俠不致重蹈林平之的覆轍，甘犯天下武林衆怒吧？」

令狐冲突然振聲問道：「請問今夜之事，是由少林方掌門，還是丐幫解幫主作主？」

解風一時不便回答，方證却謙讓道：「既是在開封城，丐幫乃是地主，自當由解幫主作主。」

令狐冲雙手一抱拳，向兩位少林高僧道：「既然如此，就請方掌門與方生大師置身事外！」

隨即轉向解風，把手一拱道：「解幫主可否看在下面上，高抬貴手……」

不等他說完，解風已斷然道：「除非交出林平之，一切免談！」

令狐冲道：「如果由在下保證，三月之內，將眞兇查明，負責給解幫主一個交待呢？」

田伯光憤聲道：「眞兇就在屋裡，還查他奶奶的個屁！令狐冲，你把咱們都當成了三歲小孩兒？」

令狐冲心想：「今夜的情勢，眼看已無法善了，勢必以武力解決。曲非烟爲了林平之，必會情急拚命，不顧一切後果，大開殺戒，到時候自己究竟出不出手呢？」

這確實令他十分爲難，丐幫人多勢衆，既已決心殺林平之，以絕後患，就不會對曲非烟手下留情。

萬一丐幫不敵，則兩位少林高僧絕不會袖手，如此一來，曲非烟縱然施展「一指禪」，恐怕也難敵少林武功了。

心念飛快地一轉，令狐冲便毅然道：「如果由曲姑娘帶林平之去查明眞兇，在下自願留在丐幫作人質！」

解風大感意外，目光暗向兩位少林高僧一瞥，尚未置可否，田伯光已斷然拒絕道：「不

行！咱們要的是林平之那廝，不是他令狐大俠！」

令狐冲不由地怒道：「方掌門已經說過，這裡由解幫主作主，田兄何必强出頭！」

田伯光破口大罵道：「他奶奶的！洒家强出頭，是爲了五仙教死的上千人，爲了梅莊被殺的那些人和聖姑，你令狐冲爲那小子强出頭是爲的那一樁？」

解風道：「那還用問，自是爲了『獨狐九劍』與『辟邪劍法』聯手，天下無敵，稱霸武林！」

忽聽曲非烟叫道：「令狐大哥，這事你不用管，他們誰要殺林平之，就儘管來殺吧！」平二指振聲道：「嘿！要殺林平之，得先問問我答不答應！」

解風再向兩位少林高僧一瞥，見他們並無阻止之意，不禁聲色俱厲道：「令狐冲！你當眞要橫加插手，甘犯武林衆怒？」

老叫化口口聲聲「甘犯武林衆怒」，顯然要以天下武林的大帽子壓人，使令狐冲不得不置身事外。

但令狐冲既已知道，林平之並非罪大惡極，怎能不挺身而出。尤其念念不忘岳靈珊臨死前的重託：「大師哥，求求你，求你照顧他……」

可惜，此刻即使說破嘴皮，也無法使人相信，岳靈珊不是林平之所殺。

既然連最親近的愛妻都能下毒手，殺其他人又算得了甚麼？

令狐冲深深嘆了口氣，無奈地道：「在下一生做任何事，從不在乎別人的批評，只問自己該不該做。既然決心做了，就絕不後悔。現在我的決定，便是誰要殺林平之，就得先殺我令狐冲！」

解風怒哼一聲道：「好！老叫化縱然技不如人，也要……」

忽聽曲非烟叫道：「令狐大哥！不可動手……」

令狐冲暗自一怔，急忙轉身看去，只見曲非烟和林平之，手牽手地正走出廳外。

只聽曲非烟泣聲道：「令狐大哥，不必爲了咱們，成爲天下武林的公敵。反正神尼一得到消息，必然會親自趕來，到時候我和平之都活不了，不如現在就讓他們把咱們殺了。至少，不能同日生，但願同日死！」

令狐冲急道：「小妹，妳們進去……」

冷不防解風一聲暴喝，已向令狐冲身後撲來，出手就攻。

曲非烟驚呼道：「當心！……」

令狐冲一閃身，避開解風雷霆萬鈞的一掌，轉身以指代劍，直向老叫化心窩刺去。

其實他並非當眞遽下毒手，而是攻敵必防致命要害，逼使解風退開。

那知老叫化心一橫，竟以左掌護胸，右掌由外向內橫劈，運足畢生功力，決心要將令狐冲的手臂劈斷。

這倒不是他心狠手辣，而是若不先發制人，等令狐冲的劍一出鞘，施展「獨狐九劍」，那他就毫無勝算了。

不料令狐冲的劍雖未出鞘，這駢指直刺的出手，却是以指代劍，用的「獨狐九劍」中「破掌式」。

「破掌式」專破敵人拳脚指掌功夫，不等老叫化的掌劈到，他那分明攻向對方心窩的兩指，竟然轉變目標，疾戮解風的掌背。而且是後發先至，好像等着對方的手掌送上門來。

這正是「獨狐九劍」的精義所在，所謂洞燭先機，指的便是這個了。

解風這一驚非同小可，總算他身手不弱，及時撤掌橫跨一大步，才得化險爲夷，保全了這隻手掌。

雙方這一照面，快如電光石火，只不過是眨眼之間的事。

而就在解風突襲令狐冲的同時，幾位丐幫長老也已發動，他們的目標是平二指和洪巧娘。

平二指躭心洪巧娘左臂已斷，無力迎敵，搶先施展出了「滾功」。只見他的身子如同一團肉球，猛向幾名長老滾去。

幾名長老中，尚志，韋成和胡幸三人，都已見識過這種「滾功」，知道它的厲害，忙不迭閃身避開，不敢輕摘其鋒。

但其他幾人却未及避開，被「滾」得人仰馬翻，慘叫連聲，紛紛倒地不起。

曲非烟眼見雙方已動手，一場慘烈狠拚，已是一發不可收拾，情急大叫道：「不要打！不要打！求求你們不要打了……」

這時誰還聽她的。

散佈黑暗中的衆丐幫弟子，一見幫主與幾位長老已發動，他們那敢怠慢，突向站在廳前的曲非烟和林平之一擁而上。

只見曲非烟熱淚盈眶，緊緊執住林平之的手道：「平之，爲了大哥，我不能出手……」

林平之毫無懼色，欣慰地微笑道：「我知道……」

丐幫弟子一向不帶兵刃，今夜却個個手握刀劍，眼看這對年輕男女決心束手待斃，就要喪命在刀劍之下，突聞一聲夜梟似的狂嘯，洪巧娘疾掠而至。

她雖只賸一條右臂，却是勇猛如狼似虎，抓起人就向空中拋起，同時兩脚連連飛踢。

田伯光見狀驚怒交加，無奈鎖骨已斷，力不從心，無法出手助陣，急忙衝至兩位少林高僧面前，情急道：「方掌門，方生大師，你們當眞置身事外？」

兩位高僧同聲口喧佛號道：「阿彌陀佛！罪過，罪過……」

田伯光氣得口不擇言罵道：「他奶奶的！今夜要讓林平之那廝逃走了，那才是天大的罪過！」

這時洪巧娘正大發雌威，使丐幫衆弟子紛紛被拋起，有的甚至被拋出院牆外。

喊殺聲震天，慘叫聲不絕……

方生突向方證道：「掌門人……」

方證微微點頭，叮嚀道：「不可殺他們！」

方生也把頭一點，突然身形暴起，向洪巧娘疾掠而至。

洪巧娘轉身一把抓來，却被方生出手如電，點中她「璇璣穴」。只聽一聲輕哼，她便撲倒地上，無法動彈了。

令狐冲雖被解風與十幾名丐幫弟子圍攻，一直在注意這邊的戰況，突見方生一出手，便制倒了洪巧娘，不由地暗自一驚。

情急之下，他一掌逼退解風，接着一個倒縱，以自擋住了方生，向身後招呼道：「小妹，快帶林師弟走！」

曲非烟泣聲道：「不！大哥，咱們不能連累你……」

令狐冲怒道：「小妹！妳……」

這一分神，方生的掌影已到，迫使令狐冲以指代劍，急用「破掌式」化解。

方生被逼撤掌暴退，驚怒交加道：「令狐施主，你竟對老衲施毒手？」

令狐冲歉疚道：「情非得已，尚望……」

方生怒從心起，斷喝聲中，雙掌向胸前一托一翻，倏地平推而出，施出了佛門絕世武學「大如來手」。

令狐冲心知這少林高僧已動眞怒，否則絕不致輕易用這種威力絕倫，出手即可致人於死的武功。

他如果仍以「破掌式」迎敵，縱能化解危機，却無法將對方逼退。

但用「破氣式」則有所顧忌，此式是爲對付身具上乘內功之敵手而用，俱有以敵之茅，攻敵之盾的妙處，正好可制方生這等佛門高手。

問題是這一出手，方生非受內傷不可。

如此一來，方證勢必親自出手，他實不願當眞跟少林掌門人力拚。畢竟，這位一代宗師曾有恩於他。

强敵當前，勝敗取決於一念之間，那容他猶豫，就這稍一遲疑，先機已失，被方生攻了個措手不及。

「大如來手」威力驚人，雙掌連環發出，若非功力極深之人，捱上一掌，就非死即傷。

令狐冲體內注入了多位武功高手的功力，又以「吸星大法」，將敵人的功力吸爲己有。若論功力的深厚，何至百年苦練的修爲，當今天下武林中人，幾乎無人可以跟他相比。

但被方生的一掌擊中胸前，頓時口噴鮮血，踉蹌向後跌去。

曲非烟和林平之大驚，雙雙上前把他扶住，齊聲驚呼道：「大哥！……」

方生搶步上前，伸手一把向令狐冲當胸抓來。

曲非烟情急之下，倏地騰出右手，四指屈握，單以中指直伸，疾朝方生抓來的掌心戮去。

方生萬萬沒有料到，曲非烟會突然出手，而且施展出「一指禪」絕世神功。等他驚覺，已是措手不及，只覺掌心一麻，全身功力立散，癱瘓似地倒在了地上。

說時遲，那時快，方證疾掠而至，怒斥道：「小姑娘，膽敢出手傷人！」

曲非烟把心一橫道：「難道只許你們傷人，別人就不……」

方證雖是一代宗師，眼看方生倒地不起，不禁勃然大怒，斷喝聲中，一片掌影已向曲非烟當頭罩下。

曲非烟對這位少林掌門，畢竟心存顧忌，不敢再以「一指禪」迎戰，急忙退向林平之，拉住他的手道：「平之，既然他們非殺你不可，就讓咱們死在一起吧！」

突見令狐冲拔劍出鞘，上前抵住方生的背心，疾喝道：「方掌門，你要殺他們，我就先殺方生大師！」

方證正逼向曲非烟和林平之，聞言一愣，果然投鼠忌器，急道：「令狐施主，不可傷他！」

令狐冲强忍胸口傷痛，道：「那就請方掌門，教丐幫的人住手吧！」

方證怒形於色道：「令狐施主！你……」

令狐冲道：「在下方才已經說過，一生做任何事，從不在乎別人的批評，只問自己該不該做。現在我已經問過自己了，這是我該做的！」

這時，解風和幾位長老，以及十幾名丐幫弟子，正在合力圍攻平二指。

平二指畢竟寡不敵衆，情勢已十分危急。

方證沉吟一下，只好搶聲道：「大家住手！」

解風原是見方生已出手，才未趕過來，決心支援幾位長老，先全力對付平二指的。聞聲向這邊一看，不由地大驚，只得喝令丐幫的人住手，不敢輕舉妄動。

平二指已累得滿頭大汗，乾脆坐在地上喘息起來。

方證怒問道：「令狐施主，現在大家已經住手了，你還不把劍收起？」

令狐冲道：「方掌門放心，只要解幫主同意，讓曲姑娘帶林平之離去……」

解風怒道：「令狐冲！你竟用方生大師來威脅老朽？」

令狐冲笑了笑道：「不錯，還得解幫主下令，請牆頭上的朋友們讓路，不許攔阻！」

田伯光氣得哇哇大叫道：「令狐冲，你做的太過份了！」

令狐冲强自一笑道：「我也覺得太過份了，但這是你們逼我做的！」

田伯光破口大罵道：「他奶奶的！令狐冲，你……」

令狐冲道：「反正我留下，田兄若對我不滿，等他們走了，儘管拿我出氣！」

林平之突然激動地叫道：「不！大哥，事由我起，我絕不能連累大哥，把我交給他們好了，只求大哥把非烟帶走！」

曲非烟斷然道：「我也不走！」

令狐冲怒道：「你們快走，否則我就先殺方生大師，再大開殺戒，大不了是大家同歸於盡！」

方證斥道：「令狐施主，你怎可濫殺無辜！」

令狐冲狂笑道：「濫殺無辜？請問方掌門，誰又是該殺的死有餘辜？」

方證微微一怔道：「是非自有公道，天理自在人心，非由你我妄下定論。」

令狐冲不屑道：「哼！如果我沒有手中這把劍，而且劍下躺着方生大師，還有甚麼天理，公道，全是胡說八道！」

曲非烟熱淚盈眶道：「大哥，你實在犯不着……」

令狐冲臉色一沉，怒道：「快走！否則我就動手殺人了！」

方證嘆了口氣，道：「曲姑娘，妳帶林平之走吧！」

曲非烟望着令狐冲道：「可是，大哥，你……」

令狐冲喝道：「不要管我，快走！快走！」

解風急道：「方掌門，你……」

方證無奈地道：「讓他們走吧！」

解風尚未置可否，曲非烟一拉林平之的手，突然施展「凌虛飛渡」身法，雙雙冲天而起，向院牆外飛射而去。

牆頭上佈滿的丐幫弟子，驚得紛紛跌了下去。

看得方證也不禁讚嘆道：「想不到這姑娘小小年紀，竟已盡得鏡月神尼眞傳，身懷『一指禪』和『凌虛飛渡』兩種絕世神技！」

突見令狐冲倒握長劍，走向面前，將劍柄遞向他道：「方掌門，在下適才多有冒犯，實情非得已，甘願受掌門人處置！」

這突如其來的舉動，使在場的人無不大感意外。

□□　□□　□□

坡頭鎮，隔着一條黃河故道，與洛陽城遙遙相對。

深夜，一家小客棧裡。

遠處不時傳來犬吠，曲非烟並未特別去注意傾聽，她獨自在燈下沉思，偶爾轉過頭去，

看看床上似已熟睡的林平之。

她不斷地追問着自己：「這樣做究竟是爲甚麼？」

三年多前，劉正風決心金盆洗手，退出江湖，各路人馬應邀前往。曲非烟第一次見到林平之，那時他身負大仇，急於追查被青城派擄去的雙親下落，喬扮駝背怪人混進了劉宅。對一個既駝又醜之人，曲非烟自是不可能一見鍾情，況且當時她只不過是個十二三歲的小女孩。

曲洋與劉正風雙雙喪命後，她即失去影蹤，既沒有人提及或想到那小女孩，更沒有人關心她。

而她自覺是魔教曲長老的孫女，惟恐被所謂正義之士的那些人追殺，來個斬草除根，所以不敢再公然露面。

其實，她在暗中聽到和看到不少事，包括岳靈珊被劍刺殺。否則她那會知道，當時林平之神志已混亂，只是手中握着劍而已，眞兇却是勞德諾。

當年林平之來到洛陽外祖父家時，正值跟岳靈珊打得火熱，人逢喜事精神爽，益發顯得風度翩翩，神采奕奕，端的是位俊拔少年。

曲非烟現在回想起來，莫非當年就對林平之產生了好感？

那場震撼天下武林的風暴平息後，她懷着悵然若失的心情，沮然回到東海，適逢鏡月神尼「閉關」，只好又回中原，去黃山找她祖師伯黃山老祖。

一晃三年，她已由一個刁鑽淘氣的小女孩，長成爲一位美麗而婀娜多姿的少女，彷彿小毛蟲蛻變成了蝴蝶。

深山中，她把自己的嬌美隱藏起來，打扮成「小瘋婆」，終日除了習武練功之外，便是漫山遍野找些新鮮事兒自娛，所以才會先後有大牛和桃谷六仙，遇上這位「小姑奶奶」，被整得挑水上山頂，去注入那永遠注不滿的「天池」。

其間突然心血來潮，想到了被禁在梅莊黑牢中，雙目已失明的林平之……

曲非烟想到這裡，又轉身瞥了床上的林平之一眼。

其實林平之並未熟睡，他也同樣思潮洶湧，千頭萬緒，那裡能睡得着。

最令他感到不安的，便是令狐冲爲了掩護他們逃走，不惜跟生死之交的田伯光反目，更得罪了少林和丐幫兩大門派。

而且，連他自己都開始懷疑，整個的事情，蛛絲馬跡的攀牽起來，極可能與外祖父的金刀門有關。果眞如此，他又當如何自處？

尤其今晚曲非烟向他問道：「平之，如果這事當眞跟你外祖家有關，那該怎麼辦？」

儘管他當時義無反顧地表明態度道：「萬一眞與我外祖一家有關，爲了令狐大哥，咱們絕不能姑息！」

但內心深處，却不免爲親情、友情，甚至與曲非烟之間的戀情感到矛盾，使他的理智與感情猛然交戰。

曲非烟察言觀色，似已看出他的憂慮，淚光閃動道：「平之，方證大師已經派人去東海，通知我師祖鏡月神尼了，她老人家知道我闖了禍，必會親自趕來，那時咱們倆人都難……」

話尚未說完，已撲向林平之懷裡，泣不成聲。

林平之只好勸慰她道：「非烟，不要傷心，妳不是說過，不能同日生，但願同日死嗎？眞到了那一天，我們只要能死在一起，還有甚麼可怕和遺憾的。不過，令狐大哥爲我們付出的代價太大了，我們一定要還他的這份情，還他的淸白！」

曲非烟這才止住哭泣，說出她的計劃。

逃出開封城，她與林平之故意不直接走官道，渡過黃河故道至對岸，沿着河道直奔坡頭鎭，便是爲防丐幫追來，並且繞開近在咫尺的嵩山少林。

至於查證方面，自是以夜探金刀門爲宜。林平之功力已喪失，力不從心，只有讓曲非烟去單獨進行了。

所幸一路行來，並未遇到追兵。

他們以年輕夫婦的姿態，住進了這家小客棧。曲非烟很體貼，要林平之先睡，然後渡河到對岸，進入洛陽城，趁夜裡潛入金刀門。

已近三更時分，曲非烟怎生還在燈下沉思，仍不出發呢？

林平之正想問她，突被異聲所驚，聽出至少有七八個身手極高的夜行人，已落足在瓦面上。

他不由地暗自一驚，急向曲非烟輕聲道：「非烟，屋上有人！」

曲非烟轉身笑道：「我已經知道了，你睡你的，由我來對付他們。」

她不動聲色，若無其事地繼續在燈下沉思，心想：「如果是金刀門的人，已發現我和平之的行蹤，找上門來，那倒省了我跑一趟洛陽！」

來人輕功極是了得，落足瓦面之後，便不再聽出絲毫聲息，似乎是在屋上靜伏不動。

曲非烟保持沉着和冷靜，決心以靜制動，讓對方先露出行藏和來意。

但等了約一盞熱茶時間，來人居然毫無動靜，比她更沉得住氣！

忽聽林平之道：「非烟，天時不早，明日一早妳還要送我回洛陽，快上床來睡吧。」

曲非烟聽出他的用意，應了一聲，便起身走至床前，放下羅帳，回身伸指一彈，以指風將燈擊滅。

她剛鑽進帳內，林平之便輕聲急道：「來人不但身手極高，而且狡猾得很，咱們千萬要小心！」

曲非烟微微點頭道：「放心，我應付得了。」

林平之附在她耳邊道：「來人在等咱們就寢，好攻妳個措手不及。」

隨即故意笑道：「非烟，讓我來替妳把衣服脫了吧。」

黑暗中，羅帳內傳出曲非烟的嬌柔聲道：「你好壞！別動手，弄得人家好癢，讓我自己脫嘛……」

林平之的笑聲又響起，故作輕挑道：「人說畫眉之樂樂無窮，若與這寬衣解帶之樂相比，那就成了小巫見大巫，不能相提並論了！哈哈……」

曲非烟似無限嬌羞道：「不要嘛，天這麼冷……」

林平之笑道：「躺進被窩裡就不冷了，待會兒妳還嫌熱吶！哈哈……」

聽這放浪形骸的笑聲，充滿挑情的話兒，顯然一個已慾火上升，情不自禁。一個是含羞帶嗔，半推半就。

接着便聽木床「吱吱」作響，羅帳外的銅鈎不住地搖晃……

突然，窗門輕輕被人自外推開，迅疾無比地竄入兩條人影，直射床前。

只聽連聲慘叫，床前的兩人向後急退，一個踉蹌，便仰面倒栽，倒地不起。

就在同時，曲非烟掀開羅帳，穿戴整齊地撲了出來。

忽聽窗外一人驚怒交加道：「妖女果然厲害！」

曲非烟怒從心起，雙足一蹬，人已越窗射出。

夜色朦朧下，只見一條人影狂笑而去。

曲非烟正待施展「凌虛飛渡」身法，急起直追，猛然想到林平之尚在房裡。萬一對方是用的「調虎離山」之計，套句平二指的口頭語：「那就大大的不妙了！」。

念及於此，她只有放棄追敵，急忙返身竄回房內。

直趨床前問道：「平之，你沒事吧？」

羅帳內輕應了一聲：「嗯……」

曲非烟剛一掀帳，冷不防迎面撲來一蓬粉末，使她急欲摒住呼吸已來不及。只覺一股異香撲鼻，頓時失去知覺，昏倒在床前。

帳內跳出個黑衣蒙面人，即向房門外招呼道：「進來吧！」聽這口音，竟然極似女子，身材却十分健壯。

門閂早已被撥開，兩名黑衣蒙面漢子推門而入，立即以帶來的大麻袋，將昏倒的曲非烟，及床上被迷昏的林平之，各裝進一隻麻袋內揹起，隨那非男非女的黑衣蒙面人，由窗口迅速而出。

十五　登門

林平之清醒時，眼前一片漆黑，彷彿又置身在西湖底下的黑牢。

三年多前的夢魘，重又出現在眼前，使他驚得狂叫一聲：「啊！……」，猛然坐起，果然兩手雙脚均拷上了鐵鍊。

當眞又被關回了黑牢？還是那詐死混出黑牢的一切，並非是眞實發生過，僅僅只是南柯一夢！

黑暗中，他無法證實自己是否已復明，以致分辨不出那是夢是眞。

但是，憑他異於常人的聽覺，並未聽出頭頂上湖水的流動聲，使他意識出，這不是在湖底。

那又是甚麼地方呢？……

念猶未了，忽聽黑暗中發出個似女子的聲音道：「林平之，你醒啦！」

林平之暗自一怔，驚問道：「你是誰？」

那人笑了笑道：「你不需要知道，但我可以告訴你，咱們是朋友，而不是敵人！」

林平之憤聲道：「哼！你們這樣是待友之道？」

那人道：「很抱歉，因爲那位姑娘不太友善，所以咱們不得不如此。」

林平之急問道：「你們把她怎樣了？」

那人陰森森道：「那姑娘武功極高，人又刁鑽潑辣，必需嚴加防範。不過，她的命運，却完全操在你的手中！」

林平之不由地一驚，心知曲非烟已落在對方手裡，不禁怒道：「你們究竟想要甚麼？」

那人直截了當道：「『辟邪劍譜』！」

林平之斷然拒絕道：「休想！」

那人尖聲怪氣地笑道：「林平之，梅莊黑牢中，三年多那種生不如死的滋味，相信你不願再嚐了吧？況且，還有那位如花似玉的姑娘……」

林平之激動地叫道：「你們不可以傷害她！」

那人道：「是嗎？咱們並不想傷害她，但這就要看你的了。」

林平之心想：「我的功力已盡失，自身都難保，要想救出非烟，那是絕不可能的。如今只有虛與委蛇，設法使非烟脫身才是上策。」

當下提出條件道：「你們要想得到劍譜，就得先放出曲姑娘！」

那人狡黠道：「嘿嘿，你不必枉費心機，打這個如意算盤，想騙咱們放出那姑娘，再讓她去搬救兵來救你嗎？」

林平之道：「遠水救不了近火，那時你們已得到劍譜，還有甚麼好躭心的！」

那人斷然道：「不行，你得先背出劍譜，咱們才放人！」

林平之暗忖道：「這傢伙倒很難對付，必需另打主意才行。」

略一沉吟，故意問道：「你不怕我亂背一通？」

那人嘿然冷笑道：「是眞是假，你騙不了我的！」

林平之驀地一驚，聽此人的口氣，莫非從華山救出勞德諾，逼問出不全的「辟邪劍譜」就是他？

果眞是他的話，那他就是滅了五仙教，殺盡梅莊二十幾名男女，擄去盈盈的黑衣蒙面人了！

林平之冷哼一聲道：「閣下既能分辨眞僞，想必已見過劍譜，那又何必再問我！」

那人道：「我只是要印證一下，其中是否有不盡相同之處。」

林平之毫不保留，斷然指出道：「只怕是你見過的不太完全吧！」

那人惱羞成怒道：「那是我的事，與你無關！你究竟答不答應背出劍譜？」

林平之道：「閣下一心欲得『辟邪劍譜』，志在稱霸武林，唯我獨尊，那時還容得下世上有另一個知道劍譜的人？只要我一背出劍譜，恐怕第一個死在劍下的就是我了！」

那人急道：「不不不，我可以保證！就算我眞有此心，你外祖……」說到一半，倏地把話止住。

林平之心神猛然一震，突然間想到，自從去年除夕詐死，當夜被送回洛陽「復活」後，這些日子以來，幾乎每日都是外祖父王元霸，和二舅王仲强，逼他背出「辟邪劍譜」，從未聽見大舅王伯奮在場，他上那裡去了？

難道……

念猶未了，又聽那人道：「你放心，絕對沒有人會傷害你的。」

林平之決心試探一下，故作吃驚地叫道：「你是大舅！」

黑暗中那人似乎意外地大吃一驚，一言不發而去，接着響起沉重關門和落鎖聲。

想不到歪打正着，林平之幾乎已可確定，那人就是他大舅王伯奮了。

果然不出曲非烟所料，這事不但與金刀門有關，而他大舅王伯奮，極可能便是那黑衣蒙面人！

林平之此刻的心情，正如同三年多前，發現岳不群的眞面目時一樣。悲憤痛心的程度，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爲此人的關係與他更親近。

既然滅五仙教，挑了梅莊的黑衣蒙面人是王伯奮，主謀其事者豈不就是王元霸！

他們究竟又是爲了甚麼？

眞是爲林平之不平，決心替他報仇雪恥？還是爲了重振金刀門，稱霸武林……

林平之突然感到一陣迷亂，眩暈，幾乎無法支持，軟弱地跌坐在地上，沮然嘆道：「我該怎麼辦？怎麼辦……」

他已向曲非烟表明，萬一眞與他外祖一家有關，義無反顧，絕不姑息！

但現在果眞不幸言中，他却六神無主，茫然不知所措了。

雖然他已雙目復明，但密室內不見絲毫光線，與黑牢中無異，根本晝夜不分。

昨夜落在對方手中，昏迷了不知多少時辰，此刻應是天色大亮了吧？

林平之伏下，以耳緊貼地面，聽出附近數丈之內，不斷有脚步聲走動，至少在二三十人以上，却沒有一人開口說話，顯然是奉命看守的人在四下巡邏。

過了約莫一頓飯時間，忽聽一陣雜亂脚步聲由遠而近，原先那些脚步聲立卽紛紛停止走動。

林平之暗忖道：「可能是大舅身份被我識破，去把外祖父請了來，想用親情壓我吧！」

倏而，脚步聲已到密室外，林平之立卽坐起。

開鎖聲響後，厚重鐵門推開，便見走進兩個挑着燈籠的漢子，分向兩旁一站，隨後走入的果然是王元霸，身後隨着王伯奮和王仲强兩兄弟。

林平之忙起身施禮道：「外公！大舅，二舅……」

王元霸走上前來，開門見山道：「平之，既然你已經識破你大舅，也用不着再瞞你了。不過，這一切都是爲了你啊！」

林平之强自忍住滿腔怒氣道：「爲我？」

王元霸道：「難道不是？青城派的余滄海，華山派的岳不群，都是爲了覬覦你林家祖傳的一部『辟邪劍譜』，害得你林家家破人亡，慘遭滅門之禍，只有你一人僥倖把命保住。你爲了報此血海深仇，忍辱負重，一心練成『辟邪劍法』，這有甚麼不對？至於說你殺了岳不群那老賊的女兒，想那東漢的馬援，爲了棄暗投明，助光武中興大業，不惜殺了王莽的女兒，你殺岳靈珊又有甚麼不對？但武林各門各派的人，見你練成『辟邪劍法』，個個看了眼紅，也人人自危，便要千方百計置你於死地。令狐冲更心懷叵測，力排衆議，把你關在那永不見天日，生不如死的黑牢裡，其實還不是想逼出你的『辟邪劍譜』！」

林平之叫道：「不！外公，這樣說是不公平的！在黑牢中的三年多，令狐大哥從未向我提及……」

王元霸怒哼一聲，斥道：「你懂甚麼？這才是他厲害高明的地方，絕口不提，却要你忍受不了黑牢裡的痛苦時，自動向他要求，以『辟邪劍譜』交換自由！」

林平之激動道：「令狐大哥絕不是這種人！」

王元霸不屑道：「哼！你居然還開口大哥，閉口大哥，這種欺世盜名，陰險狡詐的小人……」

林平之再也按捺不住，斷然道：「外公，如果你們是來逼我背出『辟邪劍譜』的，那就不必多說了，乾脆殺了我吧！」

王元霸語氣一轉，緩和道：「平之，難道你不想報仇雪恨？」

林平之道：「外孫的大仇已報，還有甚麼恨。」

王元霸臉色一沉道：「那你就不想重振林家的聲威了？」

林平之默了一默，忽道：「外公，請你老人家坦白告訴外孫，五仙教和梅莊的事，是不是大舅幹的？」

王元霸並不正面回答，反問道：「你問這個幹嗎？」

林平之再度激動道：「我要知道爲甚麼？爲甚麼！」

王元霸沉吟一下，沉聲道：「如果你早答應背出『辟邪劍譜』，就不必出此下策了！」

林平之詫異道：「外公，這話怎麼說？」

王仲強忽道：「平之，現在甚麼都不必說，你也不必追問，反正以後你會知道大家的苦心。目前事情已經鬧大了，不久就會有人懷疑金刀門了。如果咱們不能練成『辟邪劍法』，勢難自保。平之，你總不忍心，看着王家慘遭滅門之禍吧？」

林平之惶惑道：「這……」

王仲強又道：「平之，咱們王家的生死存亡，金刀門的盛衰，和你林家的能否重振昔日雄風，全看你的啦！」

林平之心想：「果然不出所到，他們是想以親情壓我，逼我就範！」

事實上，誠如王仲強所說，一旦事機敗露，天下武林的人找上門來，絕不會善罷甘休，很可能就是金刀門滅亡之日！

但他又怎能助糾爲虐，幫助外祖一家，以「辟邪劍法」對抗天下武林？

王元霸見他猶豫不決，突然雙膝一屈，跪在了地上。

王伯奮與王仲強，也雙雙跪了下去。

林平之慌忙上前跪下，扶住王元霸道：「外公，您，您老人家這是幹嗎……」

王元霸老淚縱橫道：「平之，你總不忍心，看外公一家慘遭滅門吧？爲了王家男女老少幾十口，爲了金刀門數百名弟子，外公只好跪下求你了。」

林平之情急道：「外公，快請起來說話……」

王元霸道：「你不答應，外公就長跪不起！」

林平之爲難道：「這……這事外孫得跟曲姑娘商量一下，她怎麼樣了？」

王元霸道：「你放心，外公知道你很喜歡曲姑娘，絕不會爲難她的。」

林平之暗忖道：「我已六神無主，非得她來拿個主意不可。」

便堅持道：「外孫一定要跟她商量後，才能作決定！」

王元霸一臉失望與無奈，深深嘆了口氣道：「好吧！」

隨即站起來，示意王伯奮取出鑰匙，爲林平之開了手銬脚鐐。

□□　□□　□□

仍然是鐵樹陣內的那座精舍。

但它已不再是經堂，經過改頭換面，煥然一新，佈置的富麗堂皇，美輪美奐，看上去像是新婚的洞房。

冬季暖洋洋的陽光，透過冰花窗格射入，照向那羅帳深垂的牙床上。床頭和床尾的兩側，各站一名年輕丫環，隨時注視羅帳內的動靜。

床上蓋覆着錦繡大被的少女，正是曲非烟。

她似乎睡的很熟，呼吸均勻，臉色的紅潤顯得有些異常，彷彿微有醉意，却益增幾分嬌艷。

一陣脚步聲來至精舍外，四名年輕丫環齊向門口看去，門開處，只見王元霸領着林平之進入，王伯奮和王仲强緊隨在後。

四名丫環慌忙施禮，仍然站在原地。

王元霸向床一指道：「你看，外公沒有騙你吧，曲姑娘不是好端端地睡在那裡……」

林平之迫不及待衝至床前，兩名丫環正待攔阻，王元霸一使眼色，示意她們退開。

掀開羅帳一看，果見曲非烟安詳地睡着，林平之急喚道：「非烟！非烟……」

曲非烟像是陷入昏睡，竟未被他喚醒。

林平之暗自一驚，回過身來，憤聲問道：「外公，你們把她怎樣了？」

王元霸似笑非笑道：「這只不過使她安靜些罷了，對她不會有任何傷害的。」

林平之心知曲非烟必是被迷藥物迷昏，即道：「那就請外公讓她醒來，否則怎樣商議。」

王元霸面有難色道：「這……平之，你只要見到曲姑娘，知道我們沒有傷害她就行了，跟她有甚麼好商量的。」

林平之正色道：「外公，外孫能逃出黑牢，如今雙目能復明，完全拜曲姑娘所賜。這樣重大的事，外孫怎能不跟她商議，就自作主張……」

王元霸强自一笑道：「平之，外公看得出，你跟這位曲姑娘，雖無夫妻之名，已有夫妻之實……」

他故意停頓一下，瞥了林平之一眼，確定自己的判斷不錯，才接下去說道：「既然如此

，她也算是咱們林、王兩家的人了，難道她會忍心冷眼看外公一家，遭到滅門之禍？」

林平之沉吟一下，忽道：「外公，外孫必須知道，五仙教和梅莊的事，究竟跟金刀門可有關？」

他並不直截了當地問，那黑衣蒙面人是不是王伯奮，已算是很保留了。

但王元霸却把話岔開道：「這一切日後你自會明白的，如今事態緊急，已沒有時間了。平之，快將那……」

正在這時，突見總管章功氣急敗壞地奔來，直闖精舍，上前向王元霸一陣耳語。

王元霸神色倏地一變，力持鎮定道：「請他們在大廳稍候，說我隨後就來。」

章功恭應一聲，匆匆而去。

林平之心想：「莫不是少林和丐幫找上門來了？」

但他未及發問，王元霸已神情凝重道：「麻煩可能已經上門了！平之，外公該說的都已說盡，甚至向你下跪了。現在外公去應付幾個難纏的人物，回頭再來，希望你好好考慮考慮！」

說完，他便領着兩個兒子急急出了精舍。

林平之目光向四名丫環一掃，不悅道：「妳們還在這裡幹嗎？」

一名丫環斂衽一禮道：「婢女們奉老爺子之命，留在這裡照顧這位姑娘。」

她所謂的「照顧」，分明是看守和監視。

林平之道：「有我照顧就行了，妳們出去吧！」

那丫環面有難色道：「林少爺，婢女……」

林平之威脅道：「外公要我在這裡好好考慮，如果回頭我說，妳們留在這裡打擾了我的思緒，無法靜下來思考，妳們擔代得起嗎？」

四名丫環一聽，果然相顧愕然，彼此交換一下眼色，只好斂衽而退，匆匆出了精舍。

林平之笑了笑，掀開羅帳，剛在床邊坐下，就見曲非烟挺身坐起，笑道：「林少爺眞有一套！」

原來她是裝睡！

林平之急以手指在唇上一豎，作了個噤聲狀，輕聲道：「小聲點，她們還在外邊！」

曲非烟把舌頭一伸，扮了個調皮的表情。

林平之壓低嗓門，關心地問道：「非烟，妳沒事吧？」

曲非烟乾脆附在他耳邊道：「沒事，昨夜在小客棧裡，我一追出窗外，就想到他們用的是『調虎離山』計。趕緊回到房裡，在帳外問你沒事吧？帳內只應了一聲，我已聽出不是你，當時就提高了警覺……」

林平之詫異道：「那妳怎麼被他們制住了？」

曲非烟自負地道：「哼！要不是我將計就計，憑他們想制住我，門兒都沒有！」

林平之强自一笑道：「我是不敢吹這個牛，妳剛追出窗外，房門就被人推開，闖進來個黑衣蒙面人，我還沒來得及出聲叫妳，已經被他點了昏穴。非烟，難道妳是故意落進他們手裡的？」

曲非烟道：「當然是故意的，當時我以爲，躲在帳內的人，一定是冷不防出手，制住我的穴道。誰知那傢伙眞丟臉，居然用江湖中不入流的手法，玩起迷魂粉之類的玩意兒。幸好我只吸入一點點，急忙摒住了呼吸，乾脆裝作被迷昏了。」

林平之憂形於色道：「這一來，咱們兩個都落在他們手裡了……」

曲非烟却笑道：「這才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我要不將計就計，怎麼能知道，這事果然跟金刀門有關呢？」

林平之深深嘆了口氣，神情黯然道：「想不到眞被妳料中了！唉！非烟，現在我該怎麼辦呢？」

曲非烟問道：「他們逼你背出『辟邪劍譜』？」

林平之點了點頭道：「外公想以親情壓我，說甚麼如果得不到劍譜，全家即將遭到滅門之禍……」

曲非烟不屑道：「哼！換句話說，就是若能得到劍譜，便可以用『辟邪劍法』，去對付天下武林的人？」

林平之沮然道：「我到現在還想不出，爲甚麼他們一面逼我背出劍譜，一面却冒充我，去苗疆滅了五仙教，又去西湖梅莊……」

曲非烟道：「我也想不出……對了，你有沒有聽出他們的口風，把聖姑弄到那裡去了？」

林平之被她一語提醒，不禁自責道：「我眞該死！這麼重大的事，竟忘了趁機問他們。」

曲非烟嘆口氣道：「問他們也不一定會說。平之，咱們之間，現在已經沒有甚麼話不可說的，你老實告訴我，心裡究竟有甚麼打算？」

林平之鄭重道：「我就算有大義滅親的心，也無能爲力，唯一能做到的，就是絕不給他們劍譜！」

曲非烟欣慰道：「好！平之，我總算沒有看錯你，就憑你這個決心，我就算爲你而死也值得了！」

林平之苦笑道：「妳死了我能活嗎？非烟，現在他們的眞面目已被揭穿，如果逼我出劍譜，只怕是他們也認爲是『大義滅親』，殺了咱們兩人滅口啦！」

曲非烟暗自尋思道：「奇怪！他們明知我會『凌虛飛渡』，鐵樹陣根本困不住我，却不

把我綑綁起來，難道不怕我重施故技，又帶着平之飛出陣去？……嗯！是了，他們一定以爲我被迷藥迷倒，眞的昏睡不醒吧！」

忽聽林平之問道：「非烟，妳在想甚麼？」

曲非烟道：「我在想，令狐大哥，平大夫和平夫人不知怎樣了，找上門來的人不知又是誰……」

林平之笑道：「我有辦法！」

當即掀開羅帳，下床走出精舍外，果見四名丫環正在窃聽。一見他走出，嚇得急忙掉頭走避。

林平之喝道：「回來！」

四名丫環只好回身走來，其中一個上前斂衽道：「林少爺有甚麼吩咐？」

林平之道：「快去告訴我外公，就說我已經考慮好了！」

那丫環恭應一聲，忙不迭掉頭而去，奔入鐵樹陣裡。

她們奉命在精舍中「照顧」曲非烟，自是對鐵樹陣的走法極熟悉，才能進出自如，絕不致迷路。

出得陣外，一口氣穿過第二進宅院，直奔前進宅院大廳。只見廳後橫堂走道裡，已佈好二三十名漢子，一個個如臨大敵，嚴陣以待。

那丫環被一名壯漢攔住，使她不敢貿然闖進大廳，不禁情急道：「我有急事稟報老爺子……」

壯漢瞪她一眼道：「妳眞不知死活，自己看看，這會兒能闖進去嗎？」

那丫環從巨大屏風後探頭一張，只見廳內氣氛十分緊張，除了王元霸父子三人，及總管章功之外，登門拜訪的僅有三人。一個是鶉衣百結的老叫化，兩位是年老的和尚。

原來這二僧一俗，正是解風和兩位少林高僧！

雙方似已經過激烈爭辯，爭得面紅耳赤，成了劍拔弩張，大戰一觸即發的緊張局面。

這時，雙方都一言不發，突然沉默下來。

但這兆頭並不好，正是風暴來臨前的寧靜！

倏地，解風站起身來，怒形於色道：「王兄，咱們都親眼見過了林平之，他不但好端端地活着，而且雙目已復明，你却一口咬定他已死在梅莊黑牢，這豈不是欺人之談！」

王元霸沉聲道：「解幫主，平之那孩子雙目已瞽，乃是天下武林盡人皆知的事實，縱然華陀再世，扁鵲重生，恐怕也束手無策，不可能使他復明，更遑論是死而後生。而解幫主和少林掌門，以及這位方生大師，却言之鑿鑿，使在下都不能不信以爲眞。如此看來，必然是有人心懷叵測，故意冒充他吧！」

解風眼皮一翻道：「哼！是魔教長老曲洋的孫女，親口告訴令狐冲，以詐死救出林平之

的經過。尚有平大夫倆口子作證，醫治好了他失明的雙目，這還能假得了？」

王元霸冷冷一笑道：「如果在下也請出幾個人來，一口咬定冒充林平之的就是你解幫主呢？」

解風氣得把脚用力一跺，怒斥道：「王元霸，你簡直是强辯！」

王元霸反唇相譏道：「難道解幫主不是？」

方證也站了起來，單掌擧胸，口喧佛號道：「阿彌陀佛！解幫主，既是王老施主矢口否認，此事已無從置啄，咱們就此告辭吧。」

解風道：「方掌門，就算五仙教和梅莊兩件大事，與我丐幫風馬牛不相干，但敝幫爲了林平之，傷亡了幾十名弟子，難道要老叫化就此罷手不成？」

王元霸不屑道：「貴幫縱有傷亡，只怪技不如人，怎能把這筆帳算到在下的頭上來！」

解風怒哼一聲，轉向兩位少林高僧道：「方掌門，方生大師，林平之與那小妖女，逃出開封，必是逃回洛陽，藏匿在這裡，咱們非得搜一搜不可！」

王元霸恚怒道：「搜？解幫主，你也未免太不把金刀門看在眼裡了。這裡可不是丐幫的叫化子窩，可以隨便讓人亂闖的！」

解風按捺不住，突然衝至王元霸面前，伸手怒指道：「王元霸！你……」

王元霸霍地站起，出手如電，疾向老叫化當胸一把抓去。

解風身形向旁一側，反手正待扣向王元霸的腕脈，冷不防王仲强欺身而上，照他脅下猛遞一拳，迫使老叫化急以「沾衣十八跌」避開。

王仲强一拳逼開解風，即向老父道：「爹，這臭要飯的交給孩兒吧！」

王元霸心知兩位少林高僧，既然與解風聯袂找上門來，絕不會置身事外。近百年來，少林一派向執武林牛耳，方證身爲少林掌門人，武功之高，自是不同凡響。尤其令狐冲尚未露面，更使王元霸暗覺事有蹊蹺，深感疑慮不安。

己方雖佔人多勢衆的優勢，但眼前這兩位少林高僧極難對付，不得不保留實力，隨機應變。

一見王仲强出手，王元霸立即縱退，故意撂出話道：「强兒，不可傷了解幫主！」

這話不但含有輕視解風之意，而且等於提出警告！你老叫化要傷了人，就休想出得了金刀門！

但他估計錯誤，解風乃是天下第一大幫的幫主，江湖閱歷豐富。而兩位少林高僧，一個是當今一代宗師，堂堂少林掌門人，一個是德高望重，深受敬畏的佛門高手。他們如果不是胸有成竹，有謀而來，又怎會貿然登門求見？

解風是依計而行，充當紅臉。反正丐幫的人，都會裝瘋賣傻那一套，不足爲奇。目的就是故意引起衝突，好吸引金刀門的注意力，達到聲東擊西的目的。

原來，那夜在開封城吳蒼松的大宅後跨院內，令狐沖以劍抵住方證投鼠忌器，不得不喝阻丐幫的人，眼睜睜地看着曲非烟，以「凌虛飛渡」絕世輕功，帶着林平之突圍而去。

令狐沖隨即將劍倒握遞交方證，表明自願任憑處置，這種坦蕩誠懇的心胸，大出衆人意料之外。

方證不愧是一代宗師，心知令狐沖不顧一切，出此下策，奮力掩護林平之和曲非烟脫身，其中必有原故。

當下勸住怒不可遏的解風和田伯光，把令狐沖請入小廳內，讓他說明原委。

令狐沖並不隱瞞，將他所知的一切，毫無保留地說了出來。

在場的人聽畢，雖對令狐沖的作爲無可厚非，但對整個事件，仍然半信半疑。幸而平二指挺身作證，林平之與曲非烟已有過肌膚之親，絕無可能再施展「辟邪劍法」。

衆人這才深信不疑，決心全力查明眞兇。

令狐沖判斷，曲非烟帶林平之突圍逃出，也急於查明眞相。既已懷疑此事與金刀門有關，極可能潛返洛陽了。

經過一番商議，在尚未掌握眞憑實據之前，不宜勞師動衆，大動干戈。於是決定讓平二指留在吳宅，爲洪巧娘醫治斷臂，及田伯光折斷的鎖骨。丐幫的幾位長老和衆弟子，全部回開封分舵待命，只由令狐沖，解風和兩位少林高僧趕往洛陽，主要目的是接應曲非烟和林平之。

他們僧俗四人的足程極快，不似曲非烟帶着功力盡廢的林平之，既要躭心追兵，又需繞道，反而先一日抵達洛陽。

那知在金刀門附近守了一整日，竟然毫無動靜。直到深夜，才發現一批黑衣蒙面人，揹了兩隻大麻袋，尚扛着兩具屍體，飛身進入巨宅內。

四人無法確定，麻袋內是否曲非烟和林平之。但他們兩人縱然落進金刀門手裡，絕不致有生命之虞。

且金刀門防範森嚴，這時實不宜貿然闖入，以免打草驚蛇，反而弄巧成拙。

於是，他們決定按兵不動，等天明之後，由解風與兩位少林高僧，堂而皇之登門求見王元霸，令狐沖便伺機潛入宅內一探究竟。

解風這時依計而行，故意跟王元霸正面發生衝突，目的便是吸引住整個金刀門的注意力。

這兩僧一俗來頭不小，金刀門雖人多勢衆，也絕不敢等閒視之。

正當大廳內，解風與王仲强動手時，令狐沖已潛入了後進宅院。

若是夜裡，院內各處均佈有暗樁，戒備森嚴，以防外人潛入。光天化日之下，則大可不

必小題大做，誰敢大膽闖進金刀門？

偏偏令狐冲伏藝高膽大，來了個出奇制勝！

他一落足院內，立即利用遍植的花木掩住身形，眼光一掃，未見一個人影，但看出院中央是佈的樹陣。只是不知迷陣用鐵樹佈成，暗藏無窮機關消息。

從陣外看去，陣內精舍的飛簷突起，描金的飛龍舞鳳圖案，在陽光下燦爛奪目。

令狐冲暗自尋思道：「林平之與曲非烟若是落在對方手中，極可能被置於這陣內精舍中。但曲非烟這姑娘何等精明，而且她的『一指禪』絕世神功，即使王元霸親自出手，也未必能制得住她，那他們又怎會雙雙被擒呢？」

他再怎麼也想不到，曲非烟是將計就計！

令狐冲師出華山派，練的是「劍」與「氣」，成就有限，當年連田伯光都打不過，幾乎喪命在刀下。後來是由於體內注入多位不同門派高手的功力，再加上練成「吸星大法」，能將對手的功力吸爲己用，始功力大增。

更由於練成「獨狐九劍」，始得在武功中大放異彩，以那天下無敵的劍法，除奸誅惡，深獲擁戴，因而名聲大噪，被視爲正義的象徵。

但他對佈陣之學，却是一竅不通，面對這鐵樹陣，只有望陣興嘆的份了。

正感到束手無策，突見第二進的院牆月洞門，氣急敗壞地奔出一名年輕丫環，直向那樹陣奔去。

令狐冲暗喜，當機立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順着樹陣外圍，直奔樹陣入口。

那丫環剛奔入陣內，令狐冲已尾隨而至。

想不到這年輕丫環十分機警，一聽身後響起輕微衣袂帶風聲，連頭都不回，就轉身一掌向後劈出。

令狐冲側身避開，出手如電地反扣她右腕。

丫環急忙沉腕倒縱，脫出令狐冲的小擒拿手法。嬌叱聲中，揉身欺近，竟然拳掌並用，施展的正是金刀門獨門拳脚功夫，「開碑掌」與「追風拳」。

難怪在精舍中，派了四名丫環「照顧」曲非烟，原來她們的身手果然不弱。

令狐冲並不想傷這丫環，只是想制住她帶路，以便進入陣內，一探精舍內的究竟。

一見這丫環出手，不但有板有眼，而且攻勢極爲凌厲，令狐冲不由地暗自一怔，大感意外。

心知普通小擒拿手法，已對付不了這丫環，立即以指代劍，施展出獨狐九劍中的「破掌式」。

對付一個年輕丫環，未免是殺鷄用牛刀，太過小題大做了。

但他爲了爭取時間，不得不如此。

那丫環驚覺攻勢受阻，未及收拳撤掌，已被令狐冲駢指如戟，閃電般點中胸前「華蓋穴」。

令狐冲出手的力道極有分寸，不輕不重，恰到好處。使那丫環只覺全身微微一麻，既未昏倒，亦未受制不能動彈，只是周身軟弱無力，如同大病初癒而已。

丫環心中大駭，驚問道：「你是誰？」

令狐冲洒然一笑道：「我是迷路的人，想請姑娘帶個路罷了，不必嚇成這樣，好像我是殺人不眨眼的兇神啊！」

他雖和顏悅色，但最後那一句却說的是反話，語帶威脅，表示妳若不乖乖地帶路，他就會是殺人不眨眼的兇神了！

丫環那會聽不出，嚇得魂不附體，怯生生道：「你，你要去那裡……」

令狐冲笑問道：「妳準備去那裡呢？」

丫環吶吶地道：「我，我……」

令狐冲伸手一把抓住她胳臂，向上一提道：「好吧，妳去那裡，我就跟妳去那裡，帶路吧！」

那丫環被他抓住胳臂一提，身子如同架空，只有兩個脚尖觸及地面，毫不費力地向陣內走去。

左轉右拐，剛進入不到兩丈，突聞連聲暴喝，不知從何處竄出幾名壯漢，分從樹道間兩端揮刀殺來。

令狐冲出手毫不留情，拔劍就是獨狐九劍的「破刀式」，光芒乍閃，就見劍鋒帶起一片血雨。

連聲慘叫中，幾名壯漢紛向鐵樹上跌去，刺扎得全身皮開肉綻。

當年令狐冲的「獨狐九劍」，才不過初學乍練，就一鳴驚人，出手一劍刺瞎十五名武林高手的雙目。經過三年多勤練不懈，劍法已至爐火純青，登峯造極的境界，這種場面何須大驚小怪，根本不足爲奇。

但看在那丫環眼裡，却已驚得魂飛天外，心想：「這人眞是殺人不眨眼的兇神，我可不能動一點歪腦筋……」

其實，她想動也動不了，只是她尚不知道，令狐冲已用「吸星大法」，將她全身功力吸去了大半！

令狐冲心知這鐵樹陣內，絕不止這幾人，必有更多的人藏身其中，隨時會出其不意地現身攔截，索性劍不歸鞘，振聲喝道：「朋友，都滾出來吧！」

忽聽從那精舍內，傳來曲非烟的聲音，振奮呼叫道：「令狐大哥！咱們在這裡！」

令狐冲聞聲大喜，即向那丫環喝令道：「快帶路，繼續向前走！」

丫環那敢不從，便用兩隻脚尖，快速向前移動。

剛轉入另一條樹道，又是連聲暴喝，竄出幾名握刀壯漢，一擁而上。

令狐沖一手抓提着那丫環胳臂，一手仗劍迎敵，仍然是獨狐九劍的「破刀式」。

一劍刺出，快逾電光石火，勢如石破天驚，就在劍鋒劃空而過的尖嘯聲中，又帶起一片血雨，飛灑向四面八方。

幾名壯漢連慘叫聲都不及發出，只覺喉頭一涼，已被劍鋒劃斷！

令狐沖對自己充滿信心，劍出絕無失手，連看都不看仰面栽倒的幾名壯漢一眼，便向那丫環疾喝道：「走！」

丫環已是膽魂俱裂，那敢怠慢，兩個脚尖點地，快速向前疾走，連連左轉右拐，不消片刻已距離精舍不遠。

突見人影翻飛，那些藏在鐵樹陣中，神出鬼沒的壯漢，又竄射出十幾人，分從四周的樹道中殺來。

令狐沖不願再大開殺戒，突然撒手放開那丫頭，身形一拔而起，朝精舍方向射去。

相距不過三丈開外，憑他的輕功造詣，自信輕而易舉，便可凌空掠出鐵樹陣。

那知鐵樹陣的機關已發動，只見一股股白色濃烟冲天而起，霎時烟霧瀰漫成一片。

令狐沖僅差丈許就可掠出鐵樹陣，不料眼前一黑，頓時失去知覺，一頭倒栽急墜而下。

眼看就要跌在鐵樹上，千鈞一髮之際，一條人影飛掠而至，及時一把抓住他腰帶，以那「凌虛飛渡」絕世輕功身法，飛回了精舍外的地上。

曲非烟雖及時救回了令狐沖，尚未放下他，自己也不支昏倒。

站在精舍外的林平之大驚，驚呼一聲：「非烟！……」

正待撲向前去，留下的三名年輕丫環已現身而出，一擁而上，將林平之合力執住。

十六　秘　室

令狐沖悠悠醒來，發現眼前一片漆黑，手脚均銬上了粗重鐵鍊，鐵鍊的另一端，連在石壁上的大鐵環裡。彷彿當年進入黑牢去見任我行，被「江南四友」出其不意制住，囚禁在黑牢中的情景一般。

難道眞的置身在黑牢裡？

令狐沖一驚而起，帶動鐵鍊一陣「嘩啦啦」亂響。

運足全身功力一掙，打算將雙手銬的鐵鍊掙斷，不料鐵鍊竟是精鋼打造，只掙得又是一

陣「嘩啦啦」亂響，却未能掙斷鐵鍊。

忽聽黑暗中發出獰笑道：「不必白費力氣，掙它不斷的！」

令狐冲怒問道：「你是誰？」

黑暗中那人冷森森道：「復仇使者！」

令狐冲暗自一怔，詫異道：「復仇使者？在下與你有仇？」

那人嘿然冷笑道：「何必一定要有仇？這只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讓你令狐大俠也嚐嚐，關在暗無天日的黑牢是甚麼滋味！」

令狐冲恍然大悟道：「原來你們是……」

正說之間，忽聽一陣雜亂脚步聲由遠而近，停止在數丈外，接着響起開鎖聲，簡直就如同置身西湖底下的黑牢無異。

厚重鐵門推開後，便見四名壯漢高挑着燈籠，進入後分向兩旁站開，接着走進來好幾人。

令狐冲處於黑暗中，突然接觸光亮，一時間無法適應，看不清進來的是些甚麼人，只聽其中一人道：「外公沒有騙你吧，他不是好端端的活着。」

隨即響起林平之的聲音，激動地叫道：「令狐大哥，你沒事吧？」

令狐冲定神一看，除了林平之和王元霸之外，後面尚跟着七八個人，只是他們站得較遠，又背着燈光，無法看出是些甚麼人。

他不禁哈哈一笑，豪邁地道：「除死無大事，我既然還活着，自然算是沒事啊！」

林平之沮然道：「令狐大哥，都怪我……」

令狐冲笑道：「這沒甚麼嘛，方才那位自稱復仇使者的朋友，說要讓我嚐嚐關黑牢的滋味，我當然不能讓他老兄失望啊！」

林平之怒斥道：「章總管，你好大的狗膽，竟敢對令狐大俠無禮！」

原來方才那人便是章功，他忙從黑暗的角落走出道：「林少爺，老奴只是爲你不平……」

林平之喝阻道：「閉口！」

章功只得恭應而退，似對林平之尚有幾分敬畏。

王元霸拍拍林平之的肩頭，笑道：「平之，不用生他的氣，胳臂總是向裡彎的，他自然爲你感到抱屈，被人在黑牢裡關了三年多啊。」

林平之冷冷哼了一聲，問道：「外公，如果我答應你……」

令狐冲情急叫道：「不！林師弟，你千萬不能答應背出『辟邪劍譜』！」

王元霸怒道：「令狐冲，你要想阻止平之，老夫立時就教你斃命掌下！」

令狐冲毫不在乎道：「王元霸，你用死可嚇不了在下！」

王元霸哈哈一笑，忽問道：「令狐冲，你可知道老夫爲何不趁機廢了你的武功嗎？」

令狐冲道：「因爲在下異與常人，體內注入了多種不同功力，你想廢了我却無從下手。」

王元霸又是哈哈一笑道：「你錯了，因爲老夫還想利用你的武功，尤其是那天下無敵的『獨狐九劍』！」

令狐冲不屑道：「王元霸，你想用死逼我就範？那眞是痴心妄想吧！」

王元霸有恃無恐道：「嘿嘿，老夫知道你令狐大俠，是個天不怕地不怕的硬漢，但那『毒不死人』之毒，不知你可聽說過？」

令狐冲暗自一驚，心想：「『毒聖門』的掌門人諸不凡，外號就叫『毒不死人』，這老傢伙突然提到他，不知是甚麼用意？」

當下强自鎭定，置之一笑道：「要連那與『五仙教』齊名，一南一北的『毒聖門』都未聽過，在下就未免太孤陋寡聞了吧！」

王元霸道：「那你當然知道，諸不凡的下毒與衆不同嘍？」

令狐冲已聽藍鳳凰說過，諸一凡之所以號稱「毒不死人」，便是他下的毒，絕不讓人被毒死，而是讓被毒的人備受千刀萬剮之痛楚，生不如死，却又求死不得，除了受他擺佈之外，便無別路可走。

王元霸見他沉思不答，忽道：「令狐冲，告訴你吧，你已被他在身上下了毒！」

令狐冲心神猛然一震，驚怒交加道：「王元霸！你這話可是當眞？」

王元霸嘿然冷笑道：「不信的話，你自己問平之吧！」

令狐冲尚未開口問，林平之已沮然點了點頭道：「是眞的，我親眼見到……可是，令狐大哥，請原諒我，我無力阻止他們這樣做啊！」

一陣寒意，襲上令狐冲的心頭，使他彷彿突然之間，墮入了萬刼不復的深淵。

王元霸又獰聲道：「令狐冲，今日午夜，毒性將第一次發作，到時候你就知道是甚麼滋味了！哈哈……」

林平之無奈道：「外公，如果我……」

令狐冲斷喝道：「不！林師弟，我寧受千刀萬剮之苦，你也絕不能答應他們！」

林平之出其不意，突然衝至令狐冲面前，雙膝一屈，跪了下去，痛哭流涕道：「令狐大哥，請你快一掌劈死我……」

令狐冲急忙扶起他道：「林師弟，你不能死，爲了曲姑娘……」

林平之一時情不自禁，緊緊抱住令狐冲大哭。

王元霸怒喝道：「平之！你快回來……」

林平之憤聲叫道：「外公，我情願跟令狐大哥死在一起，你下手吧！」

王元霸勃然大怒，衝上來一把抓住林平之，用力要把他拖開。

不料突覺一股强大吸力，從林平之的身上傳來，直達他的雙臂。

王元霸猛然一驚，只叫了聲：「吸……」

可惜已經來不及，畢生功力一洩如注，一股腦被吸入了林平之的體內。

只見王元霸身子一軟，便告虛脫昏倒。

林平之尚不知究竟，急忙放開令狐冲，轉身一把扶住剛要倒下的王元霸，驚呼道：「外公！你……」

幾乎是同時，章功和站在暗處的兩名壯漢，飛快地撲來搶救王元霸。

不料令狐冲的雙掌，正緊貼在林平之的背後，暗中施展「吸星大法」。

那三人剛扶住王元霸，便被他身上傳來的强大吸力吸住，再也收不回來。

章功與兩名壯漢大驚，突覺全身功力一洩如注，全被經由王元霸的身體，吸入了林平之的體內。

只聽他們齊齊驚呼一聲：「啊！……」

便像王元霸一樣，身子一軟，頓時虛脫昏了過去。

提着燈籠的四名壯漢，及站在暗處的幾人，那曾見識過「吸星大法」，以爲王元霸他們突然中了邪，嚇得轉身就向鐵門逃出。

林平之惟恐鐵門被他們關上鎖住，情急之下，直向門口追去。

連他自己都不敢相信，縱然是全身功力盡廢之前，也不可能輕輕一縱，人已射至門口。

那些壯漢正待爭先恐後奪門而出，被林平之抓住一推，便一個個身不由己，如同斷線的風箏，猛向石壁衝跌上去，撞得頭破血流，頓時昏死在地上。

這一來，直把林平之驚得莫名其妙，怔怔地道：「我，我怎麼了……」

猛然間，他意識到，是令狐冲以「吸星大法」，助他將王元霸等人的畢生功力，轉注地吸入了他的體內！

他急忙拾起地上幾乎燒着的燈籠，回身衝至令狐冲面前，驚詫地叫道：「大哥！你，你……」

一時過度振奮與激動，使他說不出話了。

令狐冲臉上充滿欣慰的笑意道：「恭喜林師弟，今後你不再需要曲小妹保護了，但願你能好自爲之，有一番作爲，也不辜負曲小妹對你的一番心意，也不枉靈珊小師妹臨終對我的重託了。」

林平之雙膝一屈，跪了下去道：「小弟有生之日，唯大哥之命是從，若有半點異心，將喪命亂劍之下，死後永世不得超生！」

令狐冲忙扶起他道：「林師弟言重了，我已中了『毒不死人』之毒，只怕我已無能爲力

，以後的一切要靠你去……」

林平之忽道：「大哥，有人來了！」

他已不及爲令狐冲開鎖，除下手脚上的沉重鐵鍊，迅速將燈籠交給令狐冲，回身直奔出鐵門外。

來的只有王伯奮和王仲强兩兄弟，各提一盞燈籠。

王仲强走在前面，乍見林平之站在鐵門外，不禁詫異道：「平之，你怎麼一個人站在這裡？」

林平之不動聲色道：「二舅，外公要我去通知你們，把曲姑娘帶來……」

王仲强斥道：「胡說！要通知咱們，隨便派個人就可以了，怎麼會要你……」

王伯奮似已察覺有些不對勁，急道：「二弟，怎麼石室裡無聲無息，沒有一點動靜？」

王仲强情知有異，便向鐵門內大聲喚道：「爹！爹……」

突見林平之向前走近，王仲强立即先發制人，出手如電地向他當胸一把抓去。

林平之一閃身，反手搭上王仲强的右臂，只輕輕一帶，王仲强那肥胖的身子，便踉蹌衝跌開去，撞上了鐵門，頓時昏了過去。

王伯奮見狀大駭，驚道：「平之，你……」

林平之冷聲道：「大舅，恕外甥無禮……」

王伯奮似已看出，林平之突然間恢復了功力，不由地驚怒交加。猛將提着的燈籠擲向林平之，同時拔劍就刺。

這一劍不但出手狠毒，且及惡無比，雖在黑暗中刺出，竟是直取致命要害。

林平之驚呼一聲：「『辟邪劍法』！」

立即暴退一丈，若不是他曾練過「辟邪劍法」，這一劍絕難避開。

王伯奮既知林平之功力已恢復，自己施展並不周全的「辟邪劍法」，在外甥面前無異班門弄斧。

但他在情急之下，又欺林平之手中無劍，只得全力以赴，孤注一擲。

一見這劍刺空，那還敢再刺第二劍，趁着兩只燈籠已滅，走道陷於一片漆黑，掉頭就狂奔而去。

林平之欲阻不及，心知王伯奮一逃出，必然召來大批幫手，守住地道出口。

他那敢怠慢，急忙衝進鐵門，直趨昏倒的王元霸身邊，蹲下去一陣搜索，終於摸出一串鑰匙，連試了幾把，才將令狐冲手脚上的鐐銬打開。

林平之急道：「大哥，我大舅逃出去了，大概會召集手下守住地道口，咱們得把我外公帶着，使外面的人投鼠忌器。」

令狐冲手上仍然提着唯一亮着的燈籠，問道：「你知道出路嗎？」

林平之點頭道：「知道，方才是外公他們帶我下來的，上面的出口，便在第二進宅院假山內。」

令狐沖忽道：「曲小妹呢？」

林平之道：「仍在鐵樹陣內的精舍裡，上回她是僞裝昏迷，這回可是眞的了！」

令狐沖卽道：「咱們先出去再說！」

林平之眼光一掃，拾起壯漢們的兩把鋼刀，遞一把給令狐沖。

兩人一左一右，架起了昏倒的王元霸就走。

走出鐵門，林平之忽然停住道：「奇怪，是誰在破口大罵，這下面好像另外還有密室關了人……」

令狐沖傾聽片刻，搖頭道：「我聽不出啊。」

林平之的聽覺異於常人，又聽了聽，振奮道：「是非烟從黃山帶來的大牛啊！」

令狐沖道：「哦！你怎麼知道是他？」

林平之笑道：「他在罵；再不放他出去，等他的小姑奶奶來了，非把這些王八龜孫子殺光，這不是他是誰！」

令狐沖也不禁笑道：「那就準是那傻小子了，咱們快去找他。」

林平之又聽了聽，循聲向右前方一指道：「罵聲是從那邊來的！」

令狐沖一手提燈籠，將鋼刀夾在脅下，一手與林平之合力架扶着王元霸，急向右前方一路尋去。

林平之方才心情極爲煩亂沉重，從假山內的暗門進入，走下石梯時並未留意，直接走向關着令狐沖的石室。其實一下石梯，左右便各有一條岔道。

此刻聽到的叫罵聲來源，下來時是左邊，往回走時便是在右方了。

狹長的通道，足有好幾丈深遠，走到盡頭，果見又是一道厚重鐵門。

幸好那串鑰匙用過未曾丟掉，仍然放回王元霸腰間。

兩人將王元霸先放下，令狐沖挑高燈籠，照着林平之再取出那串鑰匙，選了支較大的，果然插入鎖孔一試，「格」地一響便應聲而開。

推開厚重鐵門一看，嘿！被鐵鍊鎖住的，正是那傻小子！

大牛已很久不見天日，乍見燈光，照得他睜不開眼，又破口大罵道：「他奶奶的！你們這些王八龜孫子，是不是小姑奶奶殺來了，嚇得趕快來放我？哼！有種就……」

曲非烟那日帶大牛來時，林平之眼睛看不見，只聞其聲，不見其人，此刻才見到了他的「寶相」。

令狐沖上前笑道：「大牛，『天池』的水已經挑滿了，你可以跳進去洗澡啦！」

大牛怔了怔，問道：「你是誰，怎麼知道『天池』的事？」

令狐冲道：「你把眼睛睜開看看，不就知道了。」

大牛把眼睛用力眨動幾下，定神一看，似曾相識地道：「我好像見過你……對了，你是在第九十九刀打敗我，害我多挑一百桶水的那個人！」

令狐冲笑道：「本來你可以不用再挑水的，誰教你自己不走！」

大牛傻呼呼道：「那六個老怪物走了，我大牛再一走，誰替小姑奶奶挑水……」

突然認出林平之，不禁驚詫道：「咦？你不是那個瞎子嗎？」

林平之笑道：「現在不瞎了……」

大牛出其不意地上來，當胸一把抓住林平之，怒氣冲天道：「好小子，你把小姑奶奶弄到那裡去了？快交出來，否則我大牛就揍扁你！」

令狐冲道：「大牛，別胡鬧了，一會兒可能有場好架要打，到時候夠你揍的。」

大牛這才放開林平之，把胸脯一拍道：「沒問題，看我大牛的！」

林平之這才上前，又試了幾把鑰匙，始將鐐銬打開。

大牛狠狠將鐵鍊踢開，罵道：「去他奶奶的！」

令狐冲道：「大牛，這門口躺着個老頭兒，你幫忙揹他出去好嗎？」

大牛不加思索道：「好！」

三人一走出鐵門，大牛一眼就認出王元霸，上前就狠狠一腳踹去。

令狐冲急忙將他拉開道：「大牛，他年紀大了，經不起你踹啊。」

大牛又破口大罵道：「他奶奶的！就是這個老王八蛋，教人把我關起來的！」

王元霸縱然罪大惡極，畢竟是林平之的外祖父，被人左一聲老王八蛋，右一聲老王八蛋罵不絕口，聽來總不是滋味。

林平之只好把話岔開道：「令狐大哥，上面好像聽不出任何動靜，倒是十分古怪……」

令狐冲急道：「咱們快上去看看，也許他們已佈署好，正在嚴陣以待吶！」

便轉向大牛道：「大牛，快揹起……」

不料大牛使起了牛脾氣，斷然拒絕道：「哼！我才不揹這個老王八蛋！」

林平之不願跟這傻小子多費口舌，乾脆自己抱起昏迷不醒的王元霸。

令狐冲眼心上面人多勢衆，靠他一人孤掌難鳴，必須多一個林平之相助，才能互相接應。

同時，林平之體內，已吸入王元霸等好幾人的功力，正好讓他一試身手，一則使久已未活動的筋骨，得以趁機活動一下，吸入的功力始能暢行奇經八脈，行遍全身。一則對一個全身功力喪失幾近四年，突然間恢復功力的人，可以增加一些信心。

便靈機一動道：「大牛，你不聽話，回頭當心小姑奶奶會不高興啊！」

這一着果然有效，大牛一聽，急道：「好嘛，好嘛，讓我來揹這個老王八蛋就是了嘛！」

他立即搶過王元霸，扛在了肩上，等令狐冲和林平之一轉身，咬牙切齒地，狠狠在王元霸大腿上用勁捏了兩把，以解心頭之恨。

令狐冲是昏迷後，才被關進密室的，只有讓林平之在前帶路。

走完數丈長的地道，由石梯直達上面的暗門，出去便是第二進宅院內佈置的假山了。緊隨在後的令狐冲叮嚀道：「林師弟，可要小心些啊！」

林平之應了一聲，先靜聽片刻，仍未聽出外面有任何動靜，心裡暗叫了聲：「怪事！」，才小心翼翼地，推開那道設於假山內的暗門。

這道暗門，便是地下密室的出口。

三年多前，林平之拜在華山派門下不久，岳夫人爲搶救令狐冲，刺殺了桃谷六仙中的一人，惟恐其他五人尋仇，岳不群曾以出遊爲名，率衆弟子離開華山暫避，順道來至洛陽，拜訪過林平之的外祖父家，盤桓多日，待若上賓。

那時林平之何等風光體面，而且跟小師姐岳靈珊兩情相悅，正打得火熱，可謂春風得意。

爲了眩耀外祖家的財勢，林平之曾領着華山衆弟子，參觀過這座前後三進的巨宅各處，記得那時第三進的宅院內，並無鐵樹陣，更不知第二進院中的假山內，竟設有暗門可通地下密室。

更令林平之感到不解的，是兩位母舅的家眷和子女，全都上那裡去了？

自從以詐死混出黑牢，被送回這裡來，以「生丹」還魂復活後，除了外祖父和兩位母舅，以及侍候他的幾名丫環之外，就從未聽見過其他人的聲音。

不久之後，連大舅王伯奮的聲音也聽不到了。

如今他雙目已復明，却仍未見幾位表兄妹露面，這豈不是難以理解的怪事？

想着想着，不覺已走出了假山。

林平之手上緊握鋼刀，眼光向院內四下一掃，非但毫無動靜，甚至不見一個人影。

這一着，實大出他和令狐冲的意料之外！

看這情形，倒很像是王伯奮自知「辟邪劍法」未練完整，難敵林平之貨眞價實的「辟邪劍法」。倉皇逃出地下密室，便下令全宅緊急逃命。

但是，王元霸和王仲强等人虛脫昏迷，尚留在地下密室，他怎會不顧而去？

更何況，金刀門那麼多人，不消片刻就能走得精光，行動如此神速，倒眞令人不可思議！

林平之突然心知不妙，情急道：「大哥，他們可能把非烟帶走了！」

令狐冲也想到了這點，忙道：「咱們快進那鐵樹陣裡去看看！」

出得假山，已不需要燈籠，令狐冲隨手丟開，便一馬當先，直奔第三進宅院。

林平之及扛着王元霸的大牛緊隨在後，穿堂過廳，如入無人之境，剛至院牆外，便見眼前一片烟霧瀰漫。

令狐冲已吃過一次虧，知道烟霧中混有强烈迷魂藥物，不敢接近鐵樹陣，只在月洞門前駐足察看，想找出控制噴射烟霧的機關消息。

林平之却心急如焚道：「大哥，不知非烟是不是被困在裡面了……」

令狐冲沉吟一下，忽然笑道：「我明白了，這是他們的離去秋波，故佈疑陣，以爭取逃走的時間。

林平之憂急道：「這麼說，非烟不可能被困在裡面嘍？」

令狐冲微微點頭道：「帶着小妹作人質，你大舅才有恃無恐，不怕被咱們追上。不過，你外公和二舅跑不了，落在了咱們手裡，就不必躭心小妹……」

林平之道：「對！大哥，我先避開一下，你把我外公弄醒，逼他交出解藥來。」

令狐冲這才想起，自己中了「毒不死人」之毒，今日午夜即將發作。但他毫不在乎地笑道：「那倒不急，反正離午夜還早，咱們還是把整個事情問清楚了再說吧。」

林平之點了點頭道：「不錯，我外公可能就是主謀，他一定知道聖姑的下落。」

大牛把「聖姑」聽成了「三姑」，大叫道：「誰管三姑六婆！你們不是說小姑奶奶來了，怎麼不見人呢？」

令狐冲安撫道：「待會兒你就可以見到她了，現在咱們先到屋裡去，有重要的事問這老……」

當着林平之的面，「王八蛋」三個字有些罵不出口，只好改口道：「大牛，跟我來吧！」

回到第二進的廳內，大牛把扛在肩上的王元霸，重重往地上一丟，他竟輕哼一聲，緩緩清醒過來。

林平之忙向令狐冲一使眼色，廻避到屏風後去。

令狐冲明白他的意思，畢竟王元霸是他外祖父，多少總得有點顧忌，不便過於失禮。

倏地，王元霸如從噩夢中驚醒，急欲掙身而起，却力不從心，才發覺全身虛弱無力。

這一驚非同小可，不禁怒問道：「令狐冲，你把老夫怎麼了？」

令狐冲輕描淡寫道：「在下被你們鎖在密室裡，動彈不得，還能把你怎樣？」

王元霸猛然記起密室裡的情景，當時正上前拖開林平之，突然間傳來一股强大吸力，使他頓覺全身功力一洩如注，便告虛脫……

他不由地驚怒交加道：「令狐冲！你對老夫用了『吸星大法』？」

令狐冲聳聳肩，作了個無辜的表情。

王元霸咬牙切齒，恨聲道：「哼！你不要神氣，縱然吸盡天下人的功力，今夜也難抵毒發之苦！」

令狐冲强自一笑道：「離午夜反正還早，有的是時間，足夠在下跟閣下慢慢磨菇的了。」

王元霸聽出他的話不懷好意，暗自一驚，力持鎮定道：「嘿嘿，老夫既然落在了你手裡，只好認栽，沒甚麼好說的，你就看着辦吧！」

令狐冲笑了笑，向大牛道：「大牛，他跟我沒甚麼好說的，也許有很多話喜歡跟你說。你替我問問他，在苗嶺率衆滅了五仙教的蒙面人，是不是他大兒子王伯奮？」

大牛把胸脯一拍道：「好！我來。」

未等他問，王元霸已把心一橫，斷然道：「哼！不必多問，老夫絕不會說的！」

大牛怒從心起，上去就是狠狠一脚，踹得王元霸連翻帶滾，破口大罵道：「他奶奶的！你這老王八蛋，不說我就踹死你！」

王元霸豁了出去道：「老夫一生過的橋，比你們走的路還長，甚麼大風大浪都見過，這算得了甚麼，有力氣就儘管踹吧！」

大牛氣得連踹帶罵：「老王八蛋！老烏龜！老……」

林平之看在眼裡，有些於心不忍，從屏風後衝出來阻止道：「大牛！別再踹了……」

大牛楞頭楞腦道：「是這老王八蛋自己要我踹的啊！」

王元霸一見林平之出現，更有恃無恐道：「平之！你居然幫着外人對付外公？」

林平之萬般無奈地深深一嘆，上前蹲下，扶他坐起道：「外公，恕外孫不孝……」

王元霸勃然大怒，斥道：「你這目無尊長，忤逆不孝的畜牲！」

揮手就是一巴掌，摑在林平之臉上，但他自己也能感覺得出，出手虛弱無力，不痛不癢。

若是半個時辰前，這一掌摑去，林平之絕對承受不了。

但他這時却毫無感覺，只是熱淚盈眶道：「外公，事實擺在眼前，是大舅從華山救出勞德諾，逼他背出『辟邪劍譜』。但他神志不清，無法背全，所以大舅不能把那劍法練成，才一再逼外孫……」

王元霸怒哼一聲道：「如果你一回洛陽，『復活』後就背出劍譜，根本不需要救出姓勞的那廝，更沒有非滅五仙教不可的必要！」

林平之詫異道：「哦？外公這話是甚麼意思？」

王元霸雙目怒睜道：「你還裝糊塗！」

林平之道：「外孫是眞的不明白……」

王元霸又是一聲怒哼道：「好吧，事到如今，也沒有隱瞞的必要了。自從三年多前那場武林風暴後，你被關在梅莊的黑牢裡，這事表面上跟金刀門無關。但你畢竟是我親外孫，門有門規，家有家法。五嶽各派公議處置你，非但未徵得我同意，連招呼也不打一個，就把你交給令狐冲，也未免太不把金刀門看在眼裡了！」

他愈說愈激動，喘了兩口氣，才繼續說道：「自從那時起，我就跟你兩個舅舅商議，決心要重振金刀門的聲威，好在武林中揚眉吐氣。便讓你大舅和二舅的幾個子女，分別投入『毒聖門』和出關拜師求藝……」

令狐冲聽到這裡，驀地想起在苗疆「蛇神廟」外，遇上的蒙面老者，不禁好奇地問道：「出關拜師，可是大漠劍魔一百零八名弟子中，唯一尚活着的那個弟子？」

王元霸道：「此人畢生宏願，就是要破『獨狐九劍』！」

令狐冲笑道：「那完全是衝着在下來的了。」

王元霸冷冷一哼道：「否則他們何必去關外吃苦！只可惜……」

他說到一半，把話鋒一轉道：「平之，你現在該明白了，外公一家爲了重振金刀門，費了多大的苦心啊！」

林平之黯然無語。

王元霸接下去又道：「重振金刀門，最大的目標便是擊敗『獨狐九劍』，把你從梅莊黑牢救出，使天下武林對金刀門刮目相看。所以三年多來，除了我和你兩個舅舅勤練本門武功，你的幾個表兄妹出外拜師求藝，更派出不少金刀門弟子，分別混入各門各派去臥底……」

林平之不禁深深嘆了口氣，心想：「外公一家，倒眞是用盡了苦心！」

又聽王元霸繼續道：「去年差不多是這個時候，那曲姑娘突然找上門來獻計，表示能設法把你從黑牢中救出。當時我將信將疑，只抱着姑且一試的心理，並未抱太大希望，想不到她居然眞做到了！哈哈……」

他乾笑了兩聲，語氣中充滿沉痛道：「平之，如果你肯背出『辟邪劍譜』，重振金刀門的願望，很快就能實現。但你堅持不肯，使咱們只好另打主意，想到了被禁於華山的勞德諾，設法把他救了出來。可惜那廝神志不清，用盡了一切方法，他仍不能將完整的劍譜背全，尤其是其中一些重要的關鍵部份，竟然忘得一乾二淨！」

林平之不解地問道：「既然明知劍譜不完整，大舅爲甚麼還要去練它？」

王元霸道：「你大舅的計劃，是就那廝能背出的部份去練，然後在苗疆製造事端，故意放出空氣，讓人風聞『辟邪劍法』又在苗疆重現。如此一來，令狐冲勢必親往苗疆一查究竟，咱們便趁他不在梅莊，發動突襲，讓人以爲你是被救了出來……」

林平之接道：「外公，你明知外孫早已……」

王元霸强自一笑道：「詐死『混』出黑牢，和被用武力救出的意義可大不相同啊！」

令狐冲終於明白，王元霸爲何對林平之撞壁，「死」在黑牢的消息，一直密而不宣了。

王元霸又喘息一陣，繼續說道：「咱們這樣做，原以爲令狐冲前往苗疆，大漠劍魔的弟子，必可破了『獨狐九劍』，那時便放出空氣，是金刀門以武力，把你從黑牢救出的。這樣一來，勢必震驚天下武林，造成人人自危的情勢，極可能聯手找上門來，到了那時，你還能無動於衷，任由天下武林合力來對付金刀門？只可惜大漠劍魔的弟子，竟然破不了令狐冲的『獨狐九劍』。唉！這也許是天意，要毀我金刀門……」

令狐冲忍不住氣憤道：「王元霸，你們實在做的太過份了！目標既是在下和梅莊，又何必非滅五仙教，殘殺了上千的人？」

王元霸置之一笑，却向林平之問道：「平之，『辟邪劍譜』上的第一法訣是那八個字？」

林平之不加思索道：「是『武林稱雄，揮劍自宮』！」

王元霸又問道：「如果是女子，無『宮』可除呢？」

林平之道：「那必將被慾火……」

突然間，他若有所悟，驚問道：「莫非連兩位表妹，也練了『辟邪劍法』？」

王元霸點了點頭，沉痛道：「爲了阻止你大舅和兩個女兒練『辟邪劍法』，你大舅媽不惜以死諫，懸樑自盡而死。結果……你兩個表妹自從練了那劍法，就嗜殺成性，一發不可收拾，才會殺了五仙教將近千人！」

林平之追問道：「二舅和家駿、家駒兩位表哥呢？」

王元霸道：「除了我和你二舅未練，你兩個表哥都練了……」

林平之驚詫道：「那他們豈不是也揮劍自宮了？」

王元霸悲憤道：「就爲了這個，你二舅媽也氣得橫劍自刎了。平之，你想想，王家爲了『辟邪劍法』，付出了多大的代價！」

林平之一時黯然無語。

王元霸頓了頓，沮然長嘆道：「唉！誰又會料想得到，那姓曲的姑娘突然又找上門來，把你從鐵樹陣中强行帶走，使整個計劃大亂，終至鬧成今日這種不可收拾的局面！」

林平之瞥了令狐冲一眼，忽問道：「外公，你們將聖姑藏到那裡去了？」

王元霸獰笑道：「平之，我之所以說出眞相，只是讓你知道，這一切都是由你而起。外公雖然失敗了，但令狐冲也不必得意。第一，他已中了『毒不死人』之毒，連諸不凡自己都沒有解藥了，他將終身忍受生不如死的痛苦！」

令狐冲聽得心裡一寒，但極力裝出毫不在乎的神情。

王元霸又道：「第二，任盈盈的下落，他永遠無法知道，這比身體的痛苦更難受！哈哈

……」

他發出一陣得意忘形的狂笑，然後語氣一變道：「平之，外公知道，你很喜歡那姓曲的姑娘，絕不忍心置她的生死於不顧，但你只有一個機會，才能使她安然無恙。」

林平之問道：「外公的意思……」

王元霸恨聲道：「現在就殺了令狐冲！」

林平之斷然道：「絕對辦不到！」

王元霸激動地叫道：「辦得到！辦得到！外公知道你的功力已經恢復，只要用『辟邪劍法』，就可破『獨狐九劍』，殺了令狐冲！」

林平之斬釘截鐵道：「外孫已立下重誓，今生今世絕不再用『辟邪劍法』！」

王元霸一臉失望，老淚縱橫地淒然道：「平之，你，你難道不念一點親情，眞的如此鐵石心腸？」

林平之大義凜然道：「外公，難道你老人家忘了，林家落得家破人亡，就是毀在那部『辟邪劍譜』上？如今只要外孫絕不再用它，它就將永遠消失，永遠不會再存在！」

王元霸絕望地深深一嘆，沮然道：「天意！天意！這眞的是天意嗎？哈哈……」

狂笑聲中，他突然出其不意地，搶過林平之置於地上的鋼刀，以刀鋒猛向自己脖子上一抹。

頓時，鮮血飛濺，噴灑了滿地。

林平之措手不及，驚叫道：「外公！……」

只見王元霸雙目怒睜，臉上肌肉一陣抽搐，身子緩緩倒向了一旁。

林平之一時悲慟欲絕，忍不住撫屍痛泣，悲憤地叫道：「外公！你老人家這麼大年歲，兒孫滿堂，功成名就，爲何想不開，還想稱霸武林啊！」

令狐冲一旁也不禁爲之動容，感嘆道：「當年師父岳不群、余滄海、左冷禪那些人，那一個不是……」

正說之間，突見廳外有人探頭一張，見狀嚇得轉身就逃。

令狐冲身形一掠，射出廳外，疾喝道：「站住！」

那人驚得魂不附體，兩腿一軟，便告跪跌在地上。

令狐冲趕上去，一把將那人後領抓住，提起一看，竟是那全身功力已被吸盡的章功。

他已毫無抗拒掙扎之力，急叫道：「令狐大俠饒命！饒命啊……」

令狐冲撒手一推，將章功推倒在地上，冷聲道：「既然求我饒命，就表示你還不想死，對不對？」

章功連聲道：「對對對，老奴還想多活幾年，請令狐大俠高抬貴手，饒了老奴一命……」

令狐冲道：「好！那你告訴我，王伯奮他們逃到那裡去了？」

章功茫然道：「不知道啊，老奴剛醒過來……」

令狐冲手中鋼刀一擲，插在他頭旁，相距不足一寸！

章功膽魂俱裂，情急道：「老奴是眞不知道……」

令狐冲怒形於色道：「哼！你身爲總管，他們可能去的有那些地方，你會不清楚？」

章功嚇得全身發抖道：「老，老奴只管府裡的事，老爺子，大爺和二爺的一切，老奴從不敢過問。不過，老奴是無意中聽到的，老爺子日前已派了一批人前往西湖梅莊……」

令狐冲暗自一怔，追問道：「梅莊的人已被趕盡殺絕，他還派人去幹嗎？」

章功道：「聽說是把關在黑牢的聖姑，秘密送往苗疆去……」

令狐冲聽得心神猛然一震，眞該罵自己太疏忽，趕回西湖梅莊，不見一個人影，只知出了事，却不知進入黑牢中去查看。

不過，話說回來，這也難怪。林平之早已不在黑牢裡，誰還會想到再被人利用，而且是用來囚禁盈盈！

令狐冲不禁驚問道：「聖姑還活着？」

章功連連點頭道：「是是是，是還活着……」

令狐冲怒斥道：「胡說！梅莊一個人都沒有了，她在黑牢被關了這許多時日，怎麼可能……」

章功急道：「是眞的，老奴絕不敢騙令狐大俠，大爺留了個丫環，一直住在西湖附近，每夜負責送飲食進黑牢給聖姑。」

令狐冲問道：「是梅兒？」

章功又連連點頭道：「是是是，她原是在府裡專侍候老爺子的，名叫荷花，一年前派他去西湖，賣身混進了梅莊……」

令狐冲氣得破口大罵道：「該死的丫頭！」

隨即怒問道：「去梅莊突襲的，可是王伯奮？」

章功道：「去苗疆和梅莊，都是大爺親自出馬……」

正說之間，林平之與大牛從廳內衝出。

大牛一見章功，衝上來就一脚踩住他胸口，喝問道：「王八蛋！小姑奶奶的那頭小毛驢呢？」

章功早把這事忘了，想了想始道：「噢噢，你們來的那天，我就牽去馬廐，交給看馬的小張了……」

大牛怒道：「他奶奶的！小姑奶奶的小毛驢要是有個三長兩短，我就要你替牠披蔴戴孝！」

章功連聲應道：「是是是……」

林平之這時眼圈紅紅的，畢竟王元霸是他外祖父，眼看老人家橫刀自盡，難免心裡十分難過。

他強自忍住悲痛，上前道：「大哥，我下密室去把二舅帶上來，他可能知道解藥……」

這時候他還一心只想到，令狐冲中了「毒不死人」之毒，足見經過這次的「死而復生」，確與以前判若兩人。

令狐冲大爲感動，處之泰然道：「我沒關係，問問他，也許知道小妹被帶到那裡去了。」

林平之微微把頭一點，人已直奔假山。

他在黑牢中的三年多，即使眼睛未瞎，也不見天日。唯一能作的，便是以練習聽覺打發時間，已不遜於「聽音辨器」絕技。

進入假山內，他不需光亮，憑感覺即可辨出暗門的方位。

正待進入暗門，已聽出從地道裡，傳來一陣踉踉蹌蹌的脚步聲。其中一人步聲特別沉重，極可能就是王仲强。

顯然昏倒的那些人已清醒，正摸黑逃出密室。

林平之當機立斷，決定退出假山外，不必進去，只需守株待兔，等他們逃出即可。

等了片刻，跌跌衝衝的脚步聲已近，倏地，首先從假山衝出的，正是那身材肥胖高大的王仲强。

他乍見林平之，出其不意地一驚，嚇得掉頭就想逃回假山，却被隨後衝出的兩名壯漢，迎面撞個正着，三人跌作了一堆。

林平之不慌不忙，好整以暇地看着他們，若無其事地道：「如果你們想逃回密室，等我把出口封死，那就永遠出不來啦！」

三人一聽，果然大爲吃驚，不敢爭先恐後向假山裡爬去。

王仲强只好硬着頭皮站起，轉過身來，哭喪着臉道：「平之，二舅的全身功力，已被令狐冲以『吸星大法』全都吸了去，從此形同廢人，你還不放過二舅？」

林平之無動於衷，冷聲道：「我只要『毒聖門』的解毒之藥，便可任你自去！」

王仲强道：「你大舅從『毒聖門』只帶回毒藥，根本沒聽說有解藥啊！」

林平之察言觀色，看出他不像撒謊，便道：「大舅已率衆逃走了，二舅可知他們會逃往何處？」

王仲强似乎不太相信，驚詫道：「甚麼？金刀門的人全逃走了，那你外公……」

林平之極力抑制住悲痛道：「外公死了！」

王仲强驚怒交加，忘了自己全身功力盡失，更不知道林平之恢復了功力，衝上前當胸一把抓住他，喝問道：「是你殺的？」

林平之任他抓住胸襟，搖搖頭道：「他老人家是橫刀自刎的，我來不及搶救……」

王仲强全身一震，如遭雷殛。手一鬆，兩腿一軟，無力地踣跌在地上，又昏了過去。

兩個壯漢嚇得魂不附體，雙雙跪地求饒道：「林少爺饒命！林少爺……」

林平之沉聲道：「要想活命的，就快告訴我，我大舅他們逃到那裡去了？」

兩壯漢齊聲道：「小的眞不知道……」

林平之勃然大怒，上前一掌劈向假山，只聽轟然一聲巨響，土石齊飛，假山已被震塌一大片。

一名壯漢急叫道：「我說，我說，大爺他們若是逃出城，就可能是去苗疆了……」

林平之暗自一怔，詫異道：「去苗疆？」

那壯漢道：「小的只是猜想，大爺的兩位小姐都在苗宮，很可能……」

林平之不等他說完，已回身奔向令狐冲。

這時，令狐冲正在交待章功道：「我可以饒你一命，但你得負責好好料理王老爺子的善後，否則無論你逃到那裡，我都可以找到你！」

章功連聲恭應道：「是是是，老奴一定遵命照辦！」

林平之上前道：「大哥，我外公對你視若深仇大敵，你還如此……」

令狐冲笑道：「平之，咱們既是兄弟相稱，他老人家總是你的外祖父啊！你二舅怎麼樣？」

林平之沮然道：「沒有解藥……」

令狐冲置之一笑道：「誰問那個，我是問他知不知道，你大舅他們逃到那裡去了？」

林平之道：「他倒沒說，一聽大舅他們全逃走了，外公橫刀自刎，就不支又昏倒了。倒是兩個金刀門的人，被我一嚇，說出他們可能逃往苗疆了。」

令狐冲大出意料之外道：「逃往苗疆？」

林平之點點頭道：「那廝說，大舅的兩個女兒都在甚麼苗宮……」

令狐冲更是心神猛然一震，想起在劍河小飯館裡，聽那一桌酒客談論的，顯然不是空穴來風了。

他略一沉吟，遂道：「平之，方才聽章總管說，解幫主跟你二舅剛一動手，就被方證大師勸阻，匆匆離去了。我跟他們事先約定，由他們堂而皇之登門求見，然後故意引起衝突，吸引住金刀門的人注意力，以便我好趁機潛入一探究竟。他們三位不可能就此離去，必然守在附近接應我。但宅院裡鬧得驚天動地，他們却未闖進來，很可能是發現你大舅他們倉皇逃走，來不及通知我，就一路盯上去了。」

林平之當機立斷道：「這裡的事大哥既已交待了，咱們就快追上去吧！」

大牛急問道：「我呢？」

令狐冲笑道：「放心，不會把你留下的。」

然後轉向章功道：「章總管，我的劍麻煩你去取來！」

章功那敢怠慢，忙去將令狐冲的劍取了來。

林平之雖不願帶着大牛，多個累贅，却又不便拒絕。

於是，三人立即匆匆而去。

十七 制毒

出了金刀門的巨宅不遠，便見迎面奔來幾個乞丐，爲首的正是丐幫洛陽分舵的張雲鵬。

他曾見過令狐冲，忙搶步上前施禮道：「令狐大俠，解幫主囑在下轉告，他與少林掌門及方生大師，在城內不便動手，以免驚動官府，傷及無辜，又追敵出城去了，請令狐大俠火速趕往接應。」

令狐冲謝了一聲，那敢怠慢，便偕同林平之，帶着大牛急急出城而去。

一口氣追出十餘里，非但未見敵蹤，連那二僧一俗的人影兒亦未見到。

令狐冲不禁詫異道：「怪了，他們那麼多人，脚程絕不可能如此之快！平之，除了官道，可有其他岔路可走？」

林平之想了想道：「大哥，說不定他們走水路啊！」

令狐冲道：「對！他們那麼多人，目標太大，乘船才可以掩人耳目！」

林平之接道：「錯不了，準是走水路。我外祖父在洛陽財大勢大，城外河邊一定備有船隻！」

他們這時已遠離洛陽，不便回頭，只有折向黃河故道。

這一來，麻煩可大了。

黃河故道河面遼泓，河上航行船隻極大，尋找目標實在大爲不易。不比旱路，以他們的足程，絕對可以追上。

三人順着河岸，追了好幾里路，只見河上逆流而上的大小船隻不在少數，但却無從判斷，金刀門乘的究竟是那一艘。

解風和兩位少林高僧，既是追出洛陽，勢必僱舟急起直追，偏又無法識別，那一艘船是在追踪，使他們三人只好望河興嘆。

令狐冲當機立斷道：「平之，咱們乾脆走捷徑，先趕到苗疆，來個守株待兔，他們遲早總會到的！」

林平之眉頭一皺，躭心道：「但大哥中的毒，今夜……」

令狐冲笑道：「不用躭心，我自有辦法！」

林平之一再追問，他却笑而不答，似乎胸有成竹，有恃無恐，不知他葫蘆裡賣的是甚麼藥。

令狐冲既決定走旱路，先趕到苗疆，林平之拗他不過，只好勉强同意。若再堅持，豈不讓令狐冲誤會，以爲他急於追上曲非烟。

大牛果然是個累贅，輕功那及得上令狐冲和林平之，跟在後面奔得上氣不接下氣，不得不時時停下來等他。

進入新安縣城，天色就已經黑了。

林平之躭心令狐冲體內的毒，隨時會發作，便提議道：「大哥，咱們先找個客棧落脚吧。」

令狐冲笑道：「住甚麼客棧，我帶你們去個好地方，見識見識！」

林平之只好順從道：「那敢情好哇！但不知大哥要帶咱們去見識甚麼？」

令狐冲哈哈一笑道：「跟我走就是了！」

其實他也沒有目標，只是帶着林平之和大牛，在大街小巷一陣亂逛。

新安城仍屬河南地面，位置正在河洛道上。

由於位居水陸兩路交通據點，四通八達，是以南來北往的商旅頻繁，形成了這古城的繁華與熱鬧。

華燈初上，只見街上行人熙攘，扶老攜幼，如同趕廟會似的。

令狐冲從未來過此地，對城內的一切並不熟悉，只是帶着林平之和大牛到處亂逛，走馬看花。

突然一抬眼，見臨街一H酒舖，黑底金字的招牌，竟是「醉九仙」。

這倒新鮮有趣，常見酒樓用「醉八仙」做招牌，「九仙」却從未見過，多出一仙是那裡來的？

林平之心知令狐冲嗜酒如命，以前在華山就經常爛醉如泥，受了師父岳不群的責備，只當家常便飯，毫不在乎，過一天又照喝不誤。

這時見他望着招牌出神，便笑問道：「大哥是不是想喝兩杯？」

令狐冲笑而不答，逕自走進酒舖，直趨櫃枱前，向那腦渴腸肥的中年人招呼道：「掌櫃的！」

掌櫃的忙把雙手一拱道：「客官有何教指？」

令狐冲道：「在下只是好奇，不知貴店的招牌……」

掌櫃的哈哈一笑，指向廳內一幀巨大中堂道：「客官請看。」

令狐冲轉身看去，那幀中堂足有兩丈高，七八尺寬，裱裝的極爲精緻，龍飛鳳舞地提了「以酒會友」四個斗大的字，落筆蒼勁遒力，顯然出自名家手筆，落款則是「不醉翁敬題」。中堂的下面，則排列三只大酒罈。

接着聽那掌櫃的笑道：「不瞞客官說，每日總有不少外地的酒客，向在下提出與客官相同的疑問。在下雖是須費一番口舌說明，但却因爲這塊招牌，吸引了不少酒客上門。敝東家這個主意確實高明，想得非常絕啊！」

令狐冲笑問道：「貴東家以『不醉翁』自居，想必這八仙之外的一仙，就是他本人嘍？」

掌櫃的點了點頭道：「敝東家倒並非爲了招徠生意，掛出那幀中堂，確有以酒會友的誠意。只可惜二三十年來，尚無一人能與敝東家交成酒友。」

令狐冲詫異道：「貴東家既是以酒會友，只要能喝酒，不就可以交上朋友嗎？」

掌櫃的道：「客官不是看到那三只酒罈嗎，要能有三罈不醉的酒量，才能見敝東家。這二三十年來，能飲盡三罈的人倒不在少數，但見了敝東家，要能使他老人家醉倒的，却至今尚無一人能辦到。所以敝東家非但未能交到一位酒友，還爲醉死了好幾個人，差點吃上人命官司吶！」

令狐冲莞爾一笑道：「爲了要交貴東家這個酒友，把命送了可划不來。」

掌櫃的笑了笑道：「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這些年來，還是經常有人不怕醉死啊！」

令狐冲「哦？」了一聲，詫然道：「貴東家還出了重賞？」

掌櫃的道：「敝東家雖非富甲一方，但家中珍藏了不少稀世寶物，只要能使他醉倒，便可任挑一件。」

令狐冲霍然心動道：「這倒值得一試！」

身旁的林平之急將他拖開一旁，輕聲道：「大哥，你忘了午夜……」

令狐冲笑道：「老弟，不用躭心，就連華陀和扁鵲兩位神醫，也想不出我這『醉方』治毒妙方啊！」

林平之頓時恍然大悟，令狐冲是要在午夜之前，喝得酩酊大醉，便不會感到毒發之苦了。當下會意地微微把頭一點，不再勸阻。

令狐冲隨即轉向櫃枱裡的中年道：「掌櫃的，又來了不怕醉死的，抬酒來吧！」

掌櫃的驚喜道：「客官要試一試？」

令狐冲把頭一點，便逕自去找了張空桌，示意林平之和大牛一齊坐下。

掌櫃的立即走出櫃枱，交待幾名夥計，將中堂下的三大罈酒抬來，並且備了三只大海碗

。

酒客們一聽有人要「以酒會友」，紛紛停下吃喝，興緻勃勃地圍過來看熱鬧。

掌櫃的親手將酒罈啓封，雙手一拱道：「客官請！」

令狐冲站了起來，把鼻子湊近罈口聞了聞道：「好酒。這是山西的汾酒，只可惜釀藏的時日尚短，未超過十年。」

掌櫃的讚道：「客官果然是行家，去年三罈藏的時日較長，足有二十年以上，被一位出家人喝了，才補上這三罈，至今尚無人來飲。」

令狐冲暗忖道：「他說的出家人，莫不是田伯光，或是不戒和尚？」

當下無暇追問，拿起桌上的海碗，便伸入罈口淘酒。

只見他把左腿一抬，脚踏在凳子上。一手扶着酒罈，一手持碗，淘出酒來仰起脖子就喝，喝完再淘。

一口氣連喝十幾碗，面不改色，繼續猛喝。衆酒客見他這等酒量，無不瞠目結舌，更有人看得喝起采來。

那消片刻，足足五十斤重的一罈酒，已被他喝得見了底。

酒客們紛紛喝采，報以掌聲，場面好不熱鬧。

令狐冲色不改，氣不喘，接着喝第二罈。

只見他一碗接一碗猛喝……

不過一頓飯時間，三罈酒已被喝得精光！

一片掌聲與喝采中，掌櫃的雙手一拱道：「好酒量！客官請稍待，在下交待一下，即陪客官去見敝東家。」

等他轉身離去，林平之急問道：「大哥，你沒事吧？」

令狐冲若無其事地笑道：「放心，今夜若能得到一件寶物，正好送與小妹當賀禮啊！」

林平之不得不暗自佩服，令狐冲身中「毒不死人」之毒，今夜毒力即將發作，備受如同成千上萬的蟲蟻攢嚙，千刀萬剮的凌遲之苦，他竟能夠談笑自若！

倏而，掌櫃的去而復返，執禮甚恭地一彎腰，單手虛空一托道：「三位請！」

林平之與大牛立即站起，三人便在衆酒客的注視下，隨着掌櫃的走出酒舖。

門外已停置一輛雙轡馬車，掌櫃的又作個禮讓手勢道：「三位請上車！」

待三人登上車，掌櫃的才跳上前車座，與車把式並坐，揚鞭飛駛而去。

林平之不禁躭心道：「大哥雖是海量，但方才已喝了整整三罈，待會兒還要喝……」

令狐冲笑道：「我正愁今夜找不到對手，又不能把你老弟和大牛灌醉，現在有人能陪我開懷暢飲，那不正是求之不得。無論他醉我醉，都對我有利無害啊！」

林平之啼笑皆非，嘆了口氣道：「唉！只怪我眼看外公向大哥下毒，却無力阻止，否則

……」

令狐沖搖搖頭道：「不！應該怪我，那夜在開封吳宅的後跨院裡，當時我就有機會以『吸星大法』，助你恢復功力。但我對你尚有顧忌，惟恐你功力突然恢復，爲了要與小妹突圍，情急拚命，向解幫主他們施展『辟邪劍法』……」

林平之憤聲道：「縱然生死關頭，我也絕不會再用那邪惡的劍法！」

令狐沖道：「我相信！不過，那夜我對你的認識尚不夠深，不得不有所顧忌。」

林平之笑問道：「如今大哥沒有顧忌了？」

令狐沖似已有了幾分酒意，連打了兩個酒嗝，始道：「當我以『吸星大法』，助你從你外公他們身上，將功力吸向你體內時，我手脚上的鐐銬尚未打開，如果你想用『辟邪劍法』置我於死地，那正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大好機會。但是，你並沒有這個念頭，就憑這一點，我還會對你老弟存有顧忌嗎？」

林平之笑了笑，認眞地道：「如果是在三年前，那正是我夢寐以求的機會，我眞會一劍刺向大哥的！」

令狐沖置之一笑，不願再提起過去的恩怨，又連打了幾個酒嗝。

車在疾行中，他們坐在車廂內，無法知道駛往何處。

沉默了一陣之後，林平之忽道：「大哥，你知不知道，靈珊眞正愛的是你啊！」

令狐沖心神猛然一震，廻避地道：「別提了，那是見到你以前的事……」

林平之却認眞道：「不！直到我和她成婚之後，她仍然念念不忘你們過去的一切。」

令狐沖無言以對，內心泛起無限感慨。

林平之又道：「不瞞大哥說，當初我也很愛靈珊，直到我……」

令狐沖阻止道：「老弟，別說了。你又沒喝醉，何必向我酒後吐眞言啊！」

林平之却道：「不！大哥，我一直沒有機會，把我心裡的話說出，好像魚骨梗在喉嚨裡一樣難受……」

令狐沖聳聳肩，作個無奈的表情道：「好吧，就讓你一吐爲快吧！」

林平之便接下去道：「等我發現岳不群的陰謀，認出他的眞面目後，我對靈珊開始由愛變成了恨！恨她幫助岳不群，爲了『辟邪劍譜』，不惜虛情假意，甚至委身於我。恨她心裡念念不忘，眞正愛的是你令狐大哥。所以我那時雖不知道，眞正殺了她的並不是我。但當時或事後，我却一點也不後悔！」

令狐沖唏噓道：「平之老弟，這樣說對靈珊小師妹是不公平的。至少，岳不群的用心和整個陰謀，她事先確實毫不知情。如果你說她是虛情假意，那就更冤枉她了。她要不是眞心愛你，希望跟你白首偕老，會在被刺了一劍，明知將死之前，一再要求我答應她，要我好好照顧你嗎？老弟，今夜仗着幾分酒意，我也坦白對你說，這一生中，最令我戳心的一件事，

就是她在垂死之前，突然唱起了你教她唱的福建山歌，表示她至死都愛你不渝。當時，就好像一把利劍刺在了我心上！老弟，你憑良心說，她對你是虛情假意嗎？」

林平之黯然傷神，熱淚倏地涔涔而下。

這時車輪碰上石塊，車身猛然一震，把正在打盹的大牛震醒，迷迷糊糊地問道：「到啦？」

沒人答話，他又閉上眼睛繼續打盹。

林平之忽道：「大哥，你知道嗎，當年在黑牢裡，我恨你入骨，正因爲你不殺我！」

令狐冲道：「哦？」

林平之嘆了口氣道：「那時我在黑牢裡胡思亂想，認爲靈珊要求你照顧我，實際上是要你向我報復，讓我生不如死。直到有一夜，我突然想起靈珊在洞房花燭夜曾向我說：『爹爹對不起你，我願意用我的生命來補償。小林子，咱們找個無人的地方，永遠廝守在一起好嗎？』，那時她已知道我『自宮』，練了『辟邪劍法』，竟然對我說出那番話，足見對我用情至深，怎麼可能背棄我呢？所以，從那夜起，我心裡不再懷有恨意。」

令狐冲哈哈大笑道：「好！過去的讓它過去吧，今夜咱們把過去的一切恩怨拋開，待會兒只管喝酒！」

林平之憂形於色道：「大哥，萬一你熬不住毒發之苦……」

令狐冲毫不在乎道：「老弟，如果你看了於心不忍，就給大哥一劍！」

隨即解下佩劍，遞了過去。

林平之並未伸手接劍，沉吟一下，忽道：「大哥，我突然想到一件事……」

令狐冲瞥了他一眼，笑問道：「哦？老弟想到了甚麼，突然這樣緊張兮兮的？」

林平之正色道：「大哥，諸不凡外號『毒不死人』，最厲害的便是中毒之人，痛苦得生不如死，不得不任憑他擺佈，對不對？」

令狐冲微微點了下頭。

林平之又道：「既然要擺佈中毒的人，不是人去找他，就是他來找人，否則無從擺佈，那不就失去了『毒不死人』的意義。」

令狐冲一怔，若有所悟道：「老弟的意思……」

林平之道：「大哥既未去找他，說不定他已來找大哥了！」

令狐冲又點了點頭，强自一笑道：「但願如此！如果是諸不凡親自出馬，跟蹤而來，那就求之不得了。縱然他身上已無解藥，至少也讓他嚐嚐我新創的『殺不死人』劍法！只可惜咱們的希望八成會落空，你二舅不是說，毒藥是你大舅從『毒聖門』親自攜回的嗎？說不定哪！諸不凡非但並未參與其事，也許連毒藥都是被人偷出來的。」

林平之沉吟一下道：「大哥的判斷極有可能，我外公親口說的，我幾個表兄妹中，有的

投入了『毒聖門』……」

令狐冲道：「你外公確實費了不少心機，上回我趕往苗疆，就遭遇一批黑衣蒙面殺手，其中不但有人使用『毒聖門』的獨門暗器手法，甚至還有人施展極似田伯光的刀法吶！」

林平之感慨地嘆道：「古今大奸大惡的人，似乎都聰明過人，善用心機！」

令狐冲頗有同感地微微把頭一點，心想：「這話一點不錯，當年岳不群人稱『君子劍』，連與敵人作生死之鬥，亦不忘保持君子之風。結果呢？……他不但是僞君子，更是心狠手辣，無所不用其極的卑鄙小人！」

林平之見他突然沉默下來，吃了一驚，急問道：「大哥，你怎麼啦？」

令狐冲剛說了聲：「我想……」

突然胃裡直翻，急忙推開車門，雙手抓住門框，把頭探出去「哇」地吐了起來。

一路吐到山坡下，才算漸漸止住。

好在車在飛駛，蹄聲和車輪聲極大，坐在前車座的掌櫃的，並未發現他的窘態。否則以他已經醉了爲由，拒絕帶他們去見「不醉翁」，那豈不冤哉枉也。

馬車直奔山坡，速度逐漸緩慢下來。

林平之把令狐冲扶回坐下，關切地問道：「大哥，你覺得怎麼樣？」

令狐冲笑道：「這一吐，可舒坦多了，待會兒再灌它幾罈絕無問題！哈哈……」

馬車終於停住。

掌櫃的跳下前車座，來至後面將車門拉開，執禮甚恭道：「到了，三位請下車！」

大牛眞能隨遇而安，竟然已呼呼大睡。

令狐冲忙把他推醒道：「小兄弟，到啦！」

大牛揉揉眼睛，茫然問道：「到哪裡了？」

一見令狐冲和林平之已下車，忙不迭跟着跳了下去。

三人定神一看，已在山腰裡，眼前一大片竹林，並未見到房舍。

大牛不禁失望叫道：「他奶奶的！這是甚麼鬼地方？」

掌櫃的笑道：「三位請隨我來吧！」

進了竹林，深入好幾十丈深遠，始見矗立一座奇形怪狀的巨大石屋，看上去似廟非廟，似塔非塔，倒有幾分像是年久失修的城樓。

這地方相當隱蔽，若非掌櫃的帶路，深入竹林，絕難想像林內有人居住。

石屋外不見燈光，走到近前，始藉着月光看出，門楣上方橫一石匾，刻着「不醉居」三字。

掌櫃的領着三人，才走至門前，便見兩扇石門洞開，走出兩個手提燈籠的紅衣童子，齊聲道：「歡迎光臨不醉居！」

顯然不醉翁已得到通知，派了兩童子開門迎客。

掌櫃的退向門旁，作個手勢道：「請！」

三人走過石門，由兩童子在前引路，穿過庭院，進入一座格局大異其趣的石廳。只見廳內所有陳設，均是以整塊玉石雕琢而成，雖帝王之家，亦難見如此氣象。尤其四壁懸吊着紅紙燈籠，映得滿廳喜氣洋洋，如同在辦喜事。

掌櫃的跟入，搶步上前招呼道：「三位請坐！」

三人剛坐下，便見從裡面走出個身穿金色寬袍，臉上戴着金色面具，一頭黑髮披散至肩上，一時難辨雌雄的人物來。

在他的身後，隨着四名頭紮髮髻的青衣少女，個個婀娜多姿，宛如仙女下凡。

三人剛起身，那人便聲如洪鐘道：「歡迎光臨蝸居……」

倏地把話止住，似乎突然認出令狐沖，不禁意外地一怔。但他隨即接下去問道：「不知那一位要跟老朽『以酒會友』？」

是自稱「老朽」，已表明他是男非女，而且年紀不小。但他偏是一頭烏黑的長髮，又不像年事已高，倒教人莫測高深。

令狐沖雙手一拱道：「在下不自量力，只想叨擾幾杯美酒解饞罷了。」

那人哈哈大笑道：「好說，好說，蝸居別的沒有，酒可藏了不少，足夠閣下喝的。來吧他逕自在八仙桌前一坐，兩手招了招，示意三人過去坐下，各據一方。

隨即向那掌櫃的吩咐道：「抬酒來！」

掌櫃的恭應一聲，便走向裡面去。

令狐沖雙手又一拱道：「老人家既然以酒會友，爲何不願以眞面目示人？」

那人笑道：「閣下尚未使老朽醉倒，還不算是酒友。也許咱們這個忘年之交交不成，那又何必知道老朽是誰？」

令狐沖洒然一笑道：「有道理，喝了酒再說！」

那人把大拇指一豎道：「快人快語！哈哈……」

倏而，掌櫃的雙手各抱一只大酒罈出來，比酒舖裡的大上一倍，每罈足有百斤。就憑這份臂力，便知掌櫃的不是等閒之輩。

兩名紅衣童子不待吩咐，已取來酒器，竟是四只碧玉大海碗。

那人示意掌櫃的啓封開罈，笑問道：「閣下打算跟老朽怎樣喝？」

令狐沖道：「入境問俗，客隨主便！」

那人哈哈一笑，道：「好！閣下來之前，已在『醉九仙』先飲了三罈，老朽可不能佔你便宜！」

說完，轉過身去，示意掌櫃的捧起酒罈，將罈口微傾向着他。

只見他運足了氣，張口一吸，相距數尺外的罈口，便射出一道酒箭，直向他的口中射去，蔚爲奇觀。

令狐冲與林平之，心知此人不但眩耀酒量，更有意露一手內家眞功。却把那孤陋寡聞的大牛，看得目瞪口呆。

那消片刻，整罈酒已被吸得一滴不賸。

令狐冲不由地讚道：「好酒量！好功力！」

那人雙手一拱，笑道：「現醜，現醜，咱們現在開始喝酒吧！」

令狐冲本想不甘示弱，也依樣葫蘆一番。但繼而一想，用「吸星大法」吸酒，未免小題大做。況且，對方尚未露出眞面目，又何必輕易露出這種絕世神功。

便笑問道：「咱們怎樣喝法？」

那人道：「反正天時尚早，咱們可以用海碗慢慢喝，喝到兩個人之中有一個躺下爲止。」

令狐冲同意道：「好！就這麼辦！」

掌櫃的立即捧起大酒罈，向玉碗中斟酒。

酒罈又大又重，他竟能將酒斟得正好平碗口，一滴也不溢出，這份手法和功力確不簡單。

那人向林平之和大牛笑道：「你們兩位不必勉强，儘自己的量喝好了。」

然後轉向令狐冲道：「咱們喝酒吧！」

令狐冲端起玉碗就喝，那人也不再用內功吸酒，舉起碗來，一仰脖子，從面具開口處將酒倒入口中。

兩人互不示弱，一碗接一碗猛喝，根本不管林平之和大牛。

掌櫃的連連斟酒，使他幾乎跟不上他們喝的速度。

四名青衣少女，這時又各抱來一大罈，啓封開罈置於一旁。等掌櫃的那罈見了底，立即換上一罈。

只不過一盞熱茶時間，兩人已飲盡三大罈，忽聽那人道：「三十年來，老朽見過酒量最好的人，就數去年的那位大和尚了。但他也不過喝到第三罈就醉倒，閣下的酒量却在他之上，難得難得！」

令狐冲趁機問道：「不知那位大和尚的法號如何稱呼？」

那人搖搖頭道：「咱們既然未能交成酒友，老朽何必管他叫甚麼。」

令狐冲不免大爲失望，聳聳肩道：「如果待會兒在下也醉倒，大概也交不成老人家這位酒友了。」

那人笑了笑道：「老朽對閣下倒是很投緣的，縱然不能以酒會友，也許咱們可以變通一

下。」

令狐冲喜出望外道：「老人家是說……」

那人沉聲道：「以武會友！」

令狐冲暗自一怔，正待追問，突見林平之臉色發青，雙手握緊拳頭，額頭上青筋直冒，豆大的汗珠涔涔而下。

他不由地一驚，急問道：「兄弟，你怎麼了？」

林平之强自忍住痛苦道：「大哥！我……我……」

突然腹中一陣劇痛，使他狂叫一聲，身子猛向後一仰，便連人帶椅翻倒。

令狐冲大驚，忙不迭起身趨過去，蹲下將林平之扶住，驚問道：「兄弟，你究竟是怎麼了呀？」

林平之雙手摀住肚子，痛得滿地亂滾，慘叫聲不絕，直如遭萬千蟲蟻攢嚙，身受千刀萬剮凌遲酷刑。

那人也爲之一驚，急忙起身離座，趕過來道：「讓老朽來瞧瞧是怎麼回事？」

令狐冲急問道：「老人家懂醫術？」

那人無暇答話，蹲下伸手一搭林平之腕脈，便失聲叫道：「他中了『毒不死人』之毒啊！」

令狐冲這一驚非同小可，猛然想到，自己在密室中，以「吸星大法」，助林平之將王元霸等人的功力吸過來時，若不及時以本身功力反震，則吸來的功力必盡入他體內，無法留在林平之身上，使其恢復功力。

莫不是以他本身功力反震時，連帶將那「毒不死人」之毒，傳入了林平之體內？

忽聽那人驚詫地問道：「你們遇上諸不凡了？」

令狐冲不知這位「不醉翁」是友是敵，一時不便以實情相告，只好支唔道：「沒……沒有遇見他，只是被人下了毒……」

那人却道：「不可能！諸不凡這『毒不死人』之毒，通常必是他親自出手，除非……」

他突然跳起來，吩咐掌櫃的道：「快帶她們出去看看，是否有人跟踪到這裡來了！」

掌櫃的恭應一聲，立即帶着四名少女衝出。

這時，林平之已痛苦難當，在地上亂滾，慘呼號叫不已，嚇得大牛不知所措。

令狐冲急道：「老人家既知這『毒不死人』之毒，可有解救之法？」

那人搖搖頭道：「老朽無能爲力……」

令狐冲情急問道：「如果把他體內的毒，吸回到在下身上來，這辦法不知管不管用？」

那人乾笑兩聲道：「嘿嘿，你倒說得簡單，以爲像方才老朽吸酒入口那樣容易嗎？告訴

你，毒已散發至全身，縱然以『吸星大法』，也救不了他。何況，閣下能施展『吸星大法』嗎？」

令狐冲只好把頭一點道：「在下可以一試！」

那人驚喜道：「哈，你果然就是令狐冲！」

令狐冲暗自一怔，又聽那人道：「方才我一見你，就懷疑你是令狐冲了，但不敢確定。現在你要施展『吸星大法』，不是他是誰？」

一陣狂笑後，突然指着林平之問道：「這小子又是誰？」

令狐冲尋思道：「三年多前那場大風暴中，天下武林各門各派的人物，我都幾乎見過，印象中却沒有眼前這一號人物，他究竟是誰呢？而他對『毒不死人』，『吸星大法』既是耳熟能詳，如數家珍，想必是武林前輩。偏偏他不能確認我，更不認識林平之，豈不又顯得他的孤陋寡聞！實在教人難以理解……」

那人見他沉思不語，冷冷一哼道：「你不說也沒關係，看你對他如此關心，交情必定很深。現在老朽只問你，想不想解除他的痛苦？」

令狐冲回過神來，急問道：「老人家有解救之法？」

那人冷聲道：「最簡單的方法，就是一劍殺了他！」

令狐冲憤聲道：「要殺他，我就先殺你！」

那人自負地笑道：「閣下未必能殺得了我！不過，老朽還有另一個方法……」

令狐冲迫不及待道：「請問是甚麼方法？」

那人道：「老朽當年醉心武功，對醫術一道不怎麼行，只是被師父逼着學習，多多少少總學了點東西。但要解『毒不死人』之毒，實在差得太遠，連我師弟也沒這個把握。但我可以用『推宮過穴』之術，使這小子散發全身的毒，凝聚至一處，不致如此痛苦。日後再另請高明，爲他將毒逼出，這是唯一能做到的……」

令狐冲喜出望外道：「那就請老人家快動手啊！」

那人搖搖頭道：「慢着，老朽的話還沒說完，要我動手施救，可得費我不少功力，那總得有代價，不能讓我白忙啊！你說對不對？」

令狐冲眼看林平之已痛苦難當，毫不猶豫道：「好！老人家請說，需要甚麼代價？」

那人笑了笑道：「老朽一生愛寶如命，對甚麼稱霸武林，逐鹿天下毫無興趣，所以……」

令狐冲道：「可惜在下甚麼寶物也沒有！」

那人又笑道：「但閣下有一身驚世駭俗的武功，可以助我盜寶！」

令狐冲怔了怔道：「助你老人家去那裡盜寶？」

那人道：「去『千秋宮』！」

令狐冲問道：「那又是甚麼地方？」

那人道：「就是苗疆的苗宮！」

令狐冲心頭猛然一震，想不到這位「不醉翁」，已擁有不少罕世寶物，竟一心想去苗宮盜寶！

而他們正要去苗疆，豈不正好同路？

眼前解決林平之的毒發之苦最重要，於是當機立斷道：「好！我答應你！」

那人大喜道：「好極了！但你說話要算數哦？」

令狐冲道：「君子一言！」

那人接道：「快馬一鞭！」

這時掌櫃的帶着四名少女，匆匆回報道：「回稟主人，竹林裡裡外外，方圓百丈之內全搜索過了，未見任何動靜。」

那人微微點頭道：「好，不去管它了，把石門關上！」

掌櫃的恭應一聲，便與兩名紅衣童子去關門。

那人轉向令狐冲道：「地上這小子交給老朽，你們就守在這裡，酒有的是，無聊就慢慢喝吧。」

令狐冲忽道：「老人家，咱們雖未以酒交友，但既要同往苗疆盜寶，不知算不算是朋友？」

那人道：「這個嘛……」

令狐冲又道：「老人家已知道我是誰，我却連老人家的眞面目都未見到。不知老人家此去苗疆，是否一路上都戴着這個面具？」

那人想了想道：「說的也是……」

突然伸手摘下金色面具，露出一張白裡透紅的娃娃臉，竟似嬰兒般嬌嫩。

令狐冲乍見之下爲之一怔，但却不識此人。

那人有些意外道：「你連我都不認識？」

令狐冲搖了搖頭。

那人有些生氣，冷哼一聲，索性伸手一把將頭上的假髮抓下，憤聲道：「現在你該認識了吧？」

不料令狐冲仍然搖頭道：「恕在下眼拙……」

那人氣得把面具和假髮，用力扔在地上，憤聲道：「哼！連我白髮童子任無疆都不認識，你還配在江湖上混？莫名其妙！」

令狐冲强自一笑道：「在下確實孤陋寡聞……」

這表示任無疆雖報出名號，他仍然不知眼前這位老人家是誰。

任無疆氣得把脚一跺道：「那麼『殺人名醫』平一指，你認不認識？」

令狐冲忙點頭道：「當然認識，當年平大夫爲了醫治……」

說到一半，他改口道：「老人家是……」

任無疆道：「老朽是他師兄！」

令狐冲暗喜，此人既是平一指的師兄，想必醫術也不含糊。

又聽任無疆道：「當年我師弟要去替你治病，本來咱們說好一起去的。半路上遇上兩個傢伙，無意中聽說他們要去苗疆盜寶，我一火就把他們宰了，趕緊去苗疆，結果寶還是沒盜成。一氣之下就回這裡來，成天借酒澆愁，偏偏又喝不醉，好不苦惱……」

正說之間，極力强忍痛苦的林平之，突又連連發出慘呼，聲如猛獸垂死的哀號。

令狐冲情急道：「老人家有話以後慢慢聊，快請動手施救吧！」

任無疆一施眼色，兩名青衣少女便上前抬起林平之，隨着他走向裡面去。

令狐冲不安心，急欲跟入，却被走在後面的兩名青衣少女阻止。

無可奈何，他只有坐回八仙桌前，一個勁兒地猛喝酒，直喝到酩酊大醉……

十八　歸　心

「大哥！大哥……」

令狐冲從夢中驚醒，霍地坐下，蓋覆的熊皮氈從身上滑落下去，發現竟是赤裸裸地，躺在一張玉石床上。

沒辦法，他有裸睡的習慣，尤其是大醉之後，縱然天寒地凍也是如此。

定神一看，推醒他的竟是林平之，不由地驚喜叫道：「兄弟！你沒事啦？哼！我眞糊塗，把毒弄到你身上，其是害苦了你……」

林平之笑道：「沒事了！大哥不要自責，我不怪你啦！」話題一轉又道：「不知大哥付出了多大代價，才說動那位老人家爲我制毒，該不會是用『獨狐九劍』……」

令狐冲一面起身穿衣，一面認眞地說道：「當時如果他要的是這個，我也只好答應。但他對爭霸武林毫無興趣，只是愛寶如命。」

林平之問道：「大哥出門在外，那有寶給他？」

令狐冲笑了笑道：「一諾千金，那也算是無價之寶啊！」

林平之一怔，急問道：「大哥答應了他甚麼？」

令狐冲道：「只不過答應助他去苗宮盜寶而已，反正咱們也要去，不過是順水人情罷了。」

林平之道：「這位老人家眞是貪得無厭，方才大哥睡得正熟，我未敢驚動。他帶我和大牛去參觀了藏寶室，眞可說是琳瑯滿目，美不勝收，居然還要去盜寶！」

正在這時，一名青衣少女進來道：「主人請兩位去藏寶室。」

令狐冲剛好穿上衣褲，否則這個場面眞尷尬。

兩人便隨着青衣少女，出了石室，穿過一條深長走道，來至厚重石門敞開的藏寶室。只見大牛尚在裡面，東張西望，看得眼花潦亂，彷彿劉佬佬進了大觀園。

令狐冲眼光一掃，果然如林平之所說，室內陳列的各式各樣寶物，只能用「琳瑯滿目，美不勝收」八字來形容。

任無疆大邁邁地坐在一張純金寶座上，見他們進來，微微一笑道：「令狐大俠，這些都是見不得大場面的小玩藝兒，見笑得很，見笑得很！」

嘴上雖是謙虛，分明是有眩耀之意。

令狐冲上前笑道：「老人家珍藏的寶物，皇宮的藏寶樓也不過如此，何須再去苗宮盜寶？」

任無疆正色道：「那一件寶物，老朽已經等了三十多年，先後進去多次，可惜均未能得手。如果能將那件寶物盜出，現在你們所見到的這些，就一文不值了！」

令狐冲好奇地問道：「哦？不知那是甚麼稀世寶物，竟使老人家如此看重？」

任無疆賣起關子道：「抱歉，恕老朽不便奉告……」

隨即話鋒一轉道：「對了，老朽請你們來，是要送你們每人一件禮物。」

林平之忙道：「老人家爲我暫除生不如死之苦，已是恩同再造，何須……」

任無疆笑道：「那是另外一回事，老朽有言在先，只要交上朋友，就任挑一件寶物，豈能失信於人，除非，你們不願交老朽這個朋友！」

令狐冲與林平之互望一眼，爲難道：「這……」

任無疆生氣道：「要不要交老朽這個朋友，悉聽尊便，絕不勉强！」

令狐冲無奈道：「既然老人家如此厚愛，咱們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任無疆這才哈哈大笑道：「這才是交友之道嘛，你們快挑吧，挑好就準備上路啦！」

忽聽大牛振奮叫道：「我挑好了，就要這件衣服！」

任無疆一轉身，見大牛手上提着一件並不起眼的舊衣，不禁笑道：「好小子，你倒眞有眼光，挑了這件天蠶絲所織的『乾坤衣』，男女都可穿用，穿上它不僅多暖夏涼，而且刀劍

不入，更可不畏水火吶！」

大牛傻呼呼道：「我不知道有那麼多好處，只是身上穿的這件獸皮背心，走到那裡都有人盯着我看，看得我好不舒服，所以想換一件。」

任無疆笑道：「那就送給你了！」

大牛大喜，謝了一聲，忙不迭當場就把它換上。

任無疆轉過身道：「你們二位自己挑選吧，不用客氣。」

林平之眼光一掃，一眼看中一把古意盎然的寶劍，上前拿在手中，抽出一看，只見寒氣逼人，鋒利無比，不禁喜形於色道：「老人家，這柄劍……」

任無疆道：「據說楚霸王項羽，在烏江自盡用的就是這把劍。只是它的詳細來歷，老朽並不太清楚，但它確是一柄能斷金斬玉的利劍。老弟若是不嫌它外表不夠精緻……」

未等他說完，林平之已歸劍入鞘道：「多謝老人家厚賜！」

任無疆哈哈一笑道：「寶劍贈英雄，脂粉送佳人。這柄劍已在這裡埋沒了數十年，如今總算能重見天日，有了出頭之日啊！令狐老弟，賸下你了，好好挑件中意的吧。」

令狐冲心知不便堅拒，只好笑了笑道：「機會難得，我倒要爲小妹好好挑選一下……」

突然一眼瞥見石壁上，以絲帶懸掛着一支紫色洞簫，不禁霍然心動，忙走上前取在手裡。

只聽任無疆走近道：「這是九孔紫玉簫，出處老朽也不太清楚，是從一位大內高手的手中奪來，當時那傢伙竟用它當兵器，震斷了老朽用的鋼刀吶！」

令狐冲笑道：「如此說來，老人家必是徒手奪過這玉簫的嘍？」

任無疆道：「錯了，老朽是用半把斷刀，戮進了那傢伙的胸膛！哈哈……」

令狐冲等他笑完，始道：「老人家如能割愛，在下就不客氣，選這九孔紫玉簫了。」

任無疆又哈哈一笑道：「老朽又不懂樂理，令狐老弟就請笑納吧！」

令狐冲謝了一聲，一時技癢難禁，便以衣袖拂去簫上灰塵，又將管內積存塵埃吹出，隨即按孔吹奏起來。

這九孔紫玉簫，乍看與一般洞簫無異，但它並非用竹，而是以紫玉雕琢而成，且多出一孔。

運氣一吹，聲如蒼龍低吟，却有渾厚不絕的餘音，與通常的簫音大異其趣。

令狐冲心神猛然一震，情不自禁，便按「笑傲江湖」一曲的音律吹奏起來。

可惜剛吹出幾個音律，任無疆已在催促道：「這簫已經是你老弟之物了，以後慢慢吹奏吧。天時不早，咱們該上路啦！」

令狐冲雖意猶未盡，但無可奈何，只好將簫斜插在腰間，笑道：「走吧！」

任無疆早已交待好一切，當即偕同令狐沖、林平之和大牛三人，出了石屋，匆匆上路。

□□　□□　□□

由巴東入川，直赴苗疆這條路，任無疆已走過多次，稱得上是識途老馬。

幸好林平之體內的「毒不死人」之毒，已被任無疆以「推宮過穴」之術，將毒逼至「氣海」與「中極」兩處大穴凝聚，暫免毒發之苦。

但這無異飲鴆止渴，抑制時日過久，一旦毒發，即一發不可收拾。只是這種利害關係，任無疆不便明告，以免影響他的盜寶計劃。

因而，他一心一意，只盼能夠儘快趕到苗疆。

這一來，可苦了大牛，跟着三個輕功卓越的武林高手，每日都累得疲憊不堪。但他咬緊牙關，絕不叫苦，一心只想着能早日見到他的小姑奶奶。

令狐沖所耽心的，都是惟恐途中被人認出林平之，難免節外生枝。幸而任無疆恢復本來眞面目，道上的人一見「白髮童子」，心知他是殺人不眨眼的，無不避而遠之。

這日已距離苗疆不遠，進入劍河城，找了家客棧落脚。

令狐沖尚不知雷公山上，這些時日的情況，又不便偕林平之同往，只好與任無疆商議道：「老人家，你們暫留此地，在下需單獨去雷公山一趟……」

不等他說完，任無疆已斷然道：「不行！先得陪老朽去千秋宮，盜完寶，各走各的路，你們愛去那裡我都不管！」

令狐沖不悅道：「老人家怎生如此不通情理，在下既答應助你盜寶，絕不會食言。況且，林老弟和大牛也留下，還怕我一去不回嗎？」

任無疆堅持道：「老朽不懂甚麼叫情，甚麼叫理，反正你老弟得先助我入千秋宮盜寶……」

令狐沖情急之下，突然出手如電，出其不意地向他「華蓋穴」點去。

不料任無疆隨時都在暗中戒備，坐着一晃身，竟能避了開去，身手果然了得，且大出令狐沖意料之外。

他的醫術不及平一指，武功却遠在兩個師弟之上，晃身閃避的同時，翻掌迅疾無比地抓向令狐沖前臂，順勢而下，正好扣住左腕命脈部位。

這一手小擒拿手法，確實又快又準，令人大爲驚嘆。

那知令狐沖的體內，輸入了好幾種不同門派的功力，形成一股强大抗力，一遇外力侵體，即時產生自然反應。

任無疆方慶得手，突覺指上一震，竟被震得五指張開，反彈開去。

就在他驚愕失措之際，令狐沖突使獨狐九劍的「破掌式」，以指代劍，仍然點中了老人

家的「華蓋穴」。

這不過是電光石火的一瞬間，變生肘腋，使林平之尚不及上前勸阻，任無疆已被令狐冲制住。

只聽一聲沉哼，任無疆便倒在了地上，不能動彈。

老人家不禁驚怒交加，破口大罵道：「令狐冲！你這無信的小人……」

令狐冲歉然道：「老人家息怒，在下實是情非得已，若是眞有傷害老人家的心，方才施展『吸星大法』，恐怕老人家的畢生功力，就要盡付東流了！」

任無疆暗自一驚，急忙試運功力，雖不能衝開受制穴道，但能覺出功力未失，這才安心。

令狐冲又道：「在下非去雷公山一趟不可，但很快就會趕回，只好暫時委屈老人家了。」

任無疆心知罵也無濟於事，氣得怒哼一聲，乾脆不再吭氣。

令狐冲向林平之一施眼色，走出房外，輕聲交待了一番，便匆匆而去。

出了城，一路直奔苗嶺。

來到雷公山下，遙見峯頂上的五仙教旗，仍在迎風招展；令狐冲才覺心頭一寬。

一口氣奔上峯頂，老遠已被派出的暗哨發覺，立即現身攔截。

令狐冲不識這批朝陽教的人，但他們一認出是他，頓時齊聲歡呼起來，紛紛抱拳施禮，自有人飛奔山洞通報。

前呼後擁地上了平岩，只見藍鳳凰領着她的四位師妹，及一批恆山女弟子迎了出來。却未見桃谷六仙，向問天及不戒和尚父女。

令狐冲快步上前，一見藍鳳凰等人已復明，不禁欣喜道：「大妹子，妳們眼睛好啦？」

藍鳳凰笑道：「師父派大師姐送來的藥眞管用，大哥走後不到半月，咱們就漸漸能看見，除下綁帶幾天就完全好了。」

令狐冲欣慰道：「恭喜妳們……大妹子，其他人呢？」

他指的自是向問天等人。

只見藍鳳凰神情微微一變，黯然道：「大哥，你一路辛苦了，進去歇歇再說吧。」

令狐冲情知有異，跟恆山派的女弟子們招呼了一下，隨藍鳳凰等人進入洞內。剛坐下，就迫不及待地追問道：「大妹子，是不是我離去之後，這裡發生了重大事故？」

藍鳳凰嘆了口氣道：「讓我一件件地說吧，先說大事，那日大哥與田伯光在劍河分手後，他又趕回來，通知咱們在劍河城裡聽到的消息。向教主怕大哥一個人落單，就要田伯光去追你。然後咱們大家一商議，決定由向大哥帶朝陽教的人，先去探探苗宮方面的虛實，其他人留守這裡，以防敵人趁虛而入，大舉來犯。」

她頓了頓，繼續說道：「苗宮戒備甚是森嚴，整個雲霧山內外，到處都佈下了沼毒，使向教主他們一連去了多次，都無法進入山區，反而有一大半人中了毒，甚至好幾個中毒較深的，尚未抬回這裡就死在了半途。」

令狐冲暗自一驚，急問道：「向大哥沒事吧？」

藍鳳凰道：「向教主功力深厚，雖然也中了毒，但回來自行運功把毒逼出就沒事了。今日一早，又帶了些人去，到現在尚未回來。」

令狐冲不便急着問不戒和尚父女，又問道：「桃谷六仙那幾個渾人呢？」

藍鳳凰遲疑了一下，始吶吶地道：「他……他們六個全受了重傷，至今尚躺在裡面……」

說着向裡面的通道一指。

令狐冲驚問道：「他們不是留守在這裡嗎，難道敵人竟大舉來犯過？」

藍鳳凰搖搖頭道：「敵人未曾來犯，自從向教主的人馬趕到後，就一直沒有動靜……」

令狐冲詫異道：「那他們怎會受了重傷？」

藍鳳凰嘆口氣道：「不僅是他們，連不戒和尚也……」

說到一半，她却突然止住。

令狐冲急切道：「大妹子，妳爲甚麼吞吞吐吐的，他們究竟怎會受了重傷？」

藍鳳凰終於沮然道：「他們是被我師父和大師姐所傷！」

令狐冲的心往下一沉，似乎已意識出是怎麼回事了。

藍鳳凰又深深嘆了口氣道：「那日我師父帶着大師姐，親自來這裡，不戒和尚首先跟大師姐言語起了衝突，一言不合就動起手來，桃谷六仙上去幫不戒和尚，結果觸怒了我師父，他們……唉！這教我怎麼說呢？」

其實，她不需說明，令狐冲已能想像得出，一切是由他而起。

田伯光已告訴他，那日醜婆巫玉來雷公山，與藍鳳凰進洞密談的話，已被留在通道裡的儀琳全部聽到。

可想而知，獨臂鬼婆親自出馬，偕同巫玉前來，必然仍是爲了苗燕的事。顯然不戒和尚沉不住氣，跟那師徒二人發生衝突，才會造成這種結果。

聽到田伯光的那番話，令狐冲已經有預感，心知這事麻煩大了。

現在這個問題如何解決？

令狐冲知道，不戒和尚是在洞內養傷，儀琳必然隨侍在側。

儀琳想必已得知他來了，却不出來相見。他又如何去面對這位曾對他有過救命之恩，又對他一片痴情的少女？

藍鳳凰見他沉思不語，忽問道：「大哥，梅莊出了甚麼事？」

令狐冲神情凝重道：「梅莊的二十餘人，被人趕盡殺絕，盈盈的生死下落不明！」

在場的人大吃一驚，齊齊失聲叫道：「啊！……」

藍鳳凰驚問道：「大哥可知道是甚麼人幹的？」

令狐冲微微點了下頭，憤聲道：「金刀門王元霸的一家！」

藍鳳凰又是一驚，氣憤道：「可是爲了林平之死在黑牢，向大哥報復？」

令狐冲遲疑片刻，始搖了搖頭道：「林平之沒有死！」

藍鳳凰驚詫地叫道：「林平之沒有死？這怎麼可能！怎麼可能……大哥，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令狐冲整理了一下思緒，才把整個事情眞相，從頭至尾，簡單扼要地說了一遍，只是未將林平之已來苗疆說出。

這番話，直聽得藍鳳凰她們，一個個瞠目結舌，幾乎不敢相信。

半晌，藍鳳凰才回過神來，驚怒交加道：「想不到滅我五仙教，殺了將近千人的眞兇，竟是金刀門王元霸一家老小！」

令狐冲道：「大妹子，寃有頭，債有主，既然已查明眞兇，而且王伯奮那廝，遲早會逃往苗宮，咱們絕不放過他一家！」

藍鳳凰咬牙切齒地恨聲道：「哼！連整個苗宮，我也非殺他個鷄犬不留！」

令狐冲沉吟一下，終於忍不住問道：「大妹子，儀琳師妹可在洞內？」

藍鳳凰點點頭，向通道一指。

令狐冲站起來道：「我進去看看不戒和尙他們……」

藍鳳凰會意地點了下頭道：「我去交待準備酒菜，回頭爲大哥洗塵。」

令狐冲報以苦笑，逕自走向通道。

洞內各處，不分晝夜，洞壁上均插着松油火把，燒燼了卽時換上，否則就伸手不見五指。

深長的通道裡，挖築成一間間洞室。令狐冲順着逐間看下去，均未見有人。一直走至通道盡頭那間，見洞口垂着布帘，便硬着頭皮輕喚道：「不戒大師……」

洞室內未見回應。

令狐冲又輕喚一聲：「儀琳師妹……」

仍然無人回應。

令狐冲猶豫一下，伸手一撩布帘，只見不戒和尙席地而臥，睡得正熟，儀琳却跪坐在一旁，低頭掩面輕泣。

一陣心酸，使他不禁百感交集，又輕喚了一聲：「儀琳師妹！……」

儀琳强自忍淚站起，把食指在唇上一豎，示意令狐冲不要驚醒她父親，然後躡手躡脚走

了出來。

走出丈許，她才幽幽地輕聲道：「你回來啦。」

令狐冲突然執住她的手，拖入一間空着的洞室，激動道：「儀琳師妹，我對不起妳……」

儀琳却出乎意料之外的平靜，强自一笑道：「令狐大哥，你怎麼這樣說，你沒有甚麼對不起我呀！」

令狐冲問道：「苗燕姑娘的事，已經鬧得這麼大，難道妳會不知道？」

儀琳道：「那不是你的錯，苗姑娘也沒有錯，她是爲了救你的命啊。」

令狐冲煩亂道：「可是，可是……唉，我該怎麼說呢？」

儀琳反而勸慰道：「不用煩，這事只要聖姑一點頭，問題就解決了。我相信，聖姑很明理，知道你不是……她一定不會爲難你的。」

令狐冲苦笑道：「可是我對令尊和妳怎樣交待呢？」

儀琳神情泰然地道：「爲甚麼對我和爹爹要有交待？」

令狐冲目光逼視着她道：「妳眞的不在乎？」

儀琳垂下了頭，熱淚涔涔而下，如同斷了線的珍珠項鍊，一顆顆掉落在地上。

令狐冲一時情不自禁，緊緊擁抱住她，嘆道：「唉！儀琳師妹，我……」

正在這時，忽聽洞內人聲雜亂，不知又出了甚麼大事。

令狐冲暗自一驚，急忙放開儀琳道：「我出去看看！」

出了洞室，急急衝出通道，只見向問天被人抬了進來，已然昏迷不醒。

令狐冲上前驚問道：「向教主怎麼了！」

一名朝陽教的人氣急敗壞道：「教主被毒箭射中……」

藍鳳凰從另一通道奔出，見狀大吃一驚，急向朝陽教的幾人吩咐道：「快抬進裡面洞室去！」

朝陽教的人唯唯應命，將尚未放下的向問天，直接抬進通道。

令狐冲隨着藍鳳凰，進入洞石，急問道：「大妹子，妳有解毒的藥物嗎？」

藍鳳凰無暇回答，命朝陽教的人，將向問天放在獸皮氈上平躺着。從洞壁上取下火把，遞給令狐冲道：「大哥，請替我拿近些，讓我看看。」

令狐冲接過火把，拿近一照，只見向問天臉色發烏，顯然中毒已深。

藍鳳凰蹲下身去，發現他左胸前插着支折斷的箭，箭頭深入體內，尚留着約三寸長的箭身在外。

撕開胸襟一看，驚得她失聲叫了起來：「啊！……」

只見傷口周圍，一圈烏紫色，足有碗口大小。

令狐冲驚問道：「大妹子，還有救嗎？」

藍鳳凰憂急道：「向教主中的是『巫毒箭』，這種箭不但各族的毒方配製不同，而且附有巫師作法，除非那一族的巫師本人，其他人無從解救。」

令狐冲情急問道：「難道比妳師父的『九陰奇玄針』，和『百毒奪魂刺』更霸道？」

藍鳳凰暗自一怔，吶吶地道：「大哥，你，你是說……」

令狐冲與向問天，算得上是生死之交，怎能見死不救。即道：「不知『天地大法』能否救得了向大哥？」

藍鳳凰面有難色道：「這……」

令狐冲心急如焚道：「大妹子，究竟能不能呀？」

藍鳳凰畢竟是江湖兒女，不再顧忌道：「也許有救，但問題是眼前無人會『天地大法』，若去求教師父，遠水救不了近火。況且，使這種大法的人，必須像我們這樣百毒不侵的人，吸入毒才能不爲所傷，自行從體內散發。就像苗師妹……」

令狐冲心神一震，忙把話岔開道：「大妹子，如果能使毒暫時凝聚不散呢？」

藍鳳凰道：「那得精通醫術，而且會『推宮過穴』的人才能辦到，可惜咱們這裡……」

令狐冲即將火把交給一名朝陽教的人，道：「我去帶這個人來！」

藍鳳凰還來不及追問，他已衝了出去。

□□　□□　□□

雷公山距劍河僅數十里而已，令狐冲一路施展輕功，不致驚世駭俗。

儘管山路崎嶇，由於心急如焚，他也只不過花了大半個時辰。

進了劍河城，眼看天色已近黃昏，他也顧不得引人側目，疾奔如飛，一口氣奔至客棧。

衝進門，氣急敗壞地直闖客房，見房門關着，忙不迭用力打門，連聲叫道：「開門，開門，快開門……」

大牛應聲開門，令狐冲一頭闖進去，撞得他踉蹌倒退，連人帶椅翻倒地上。

林平之見狀大驚，霍地跳起，驚問道：「大哥，出了甚麼事？」

令狐冲見任無疆好端端睡在床上，似在熟睡中被翻倒聲驚醒，睜開眼隨即又閉上，這才如釋重負。

他暗向林平之使個眼色，便走至床前道：「老人家，生意上門了，要不要做？」

任無疆的氣猶未消，怒哼一聲，來個相應不理。

令狐冲又道：「你不做我就去找別人，到時候你可別後悔啊！」

說完，他故作姿態地轉身就走。

任無疆果然沉不住氣，雙目一睜，急問道：「你說的是甚麼生意？」

令狐冲回身道：「除了盜寶，別的生意你老人家大概毫無興趣，不屑一顧吧？」

任無疆冷哼一聲道：「那倒不假！難道你答應了我，還想助別人去盜寶？」

令狐冲雖是心急如焚，但知道這位老人家很難纏，若不略施小計，不易使他就範。於是笑了笑道：「不是我想助別人盜寶，而是別人想助你去盜寶！」

任無疆自負地道：「這兩年我的『龍象掌』已大有進境，加上你老弟的『獨狐九劍』，潛入『千秋宮』盜寶萬無一失，何必再求助其他人，落個人情。」

令狐冲表情逼眞道：「近來苗宮不但加强防範，而且整個雲霧山裡，佈滿陣式和沼毒，鳥獸難入。而這位朋友已進出過多次，如同識途老馬，沒有他帶路，八成咱們倆個是有去無回了。」

任無疆信以爲眞道：「哦？這位朋友帶路不會白帶，他有甚麼條件？」

令狐冲搖搖頭道：「他沒有任何條件！」

任無疆大感意外道：「不可能！絕不可能！天底下沒有這麼傻的人，白白爲人冒險帶路，居然一無所求。老朽就從未幹過這種傻事，也從未遇見過這種傻人！」

令狐冲見也已上鉤，不禁暗喜，笑道：「現在你就遇見這種傻人了，不過，有個小小的問題……」

任無疆一聽，不屑道：「哼！我就知道，一定是有條件的！」

令狐冲道：「他中毒昏迷不醒，怎麼可能向你老人家提出條件？」

任無疆怒形於色道：「開玩笑！昏迷不醒的人，還能爲咱們帶路？」

令狐冲又笑了笑道：「這就是我所說小小的問題，咱們如果要他帶路，就得把他先救醒啊！」

任無疆猶豫一下，始問道：「他中了甚麼毒？」

令狐冲道：「大概是『巫毒箭』吧！」

任無疆驚道：「那是『千秋宮』的殺人利器，霸道無比啊！」

令狐冲正色道：「這證明他剛去過『千秋宮』，我沒有騙你老人家吧。」

任無疆面有難色道：「中了『巫毒箭』，不但要用特殊藥物解毒，還得懂巫術妖法，老朽可沒這個本事，你們只好另請高明了。」

令狐冲道：「如果像林老弟一樣，用『推宮過穴』之術，將毒暫時凝聚不散呢？」

任無疆想了想道：「這個嘛……就算能辦到，也只能暫時保命，好不了還是不能帶路呀！」

令狐冲知他已心動，不禁暗喜，忙道：「老人家不用躭心，只要能暫時保住命，到時自有人爲他解毒。」

任無疆遲疑一下道：「不過，咱們先小人，後君子，治好了毒，他可得爲咱們帶路去『千秋宮』！」

令狐冲把胸脯一拍道：「在下負責！」

任無疆終於同意道：「好吧，快替老朽解開穴道！」

令狐冲喜出望外，急忙爲他解開受制的穴道。

任無疆霍地坐起，活動一下四肢，笑道：「老弟，你點穴的手法還眞特別，通常即使是點穴高手，老朽也能自行運功將受制的穴道衝開，居然衝不開你老弟……不過，話說回來，老朽一生中，尚未被人點穴制住過，遇上你老弟，可算是大姑娘上花轎——頭一遭吶！」

令狐冲强自一笑道：「情非得已，還請老人家不要見怪……」

任無疆哈哈大笑道：「好啦，好啦，別婆婆媽媽的了，咱們快走吧！」

林平之忽問道：「大哥，我同去方便嗎？」

令狐冲突然想到，這確實是個問題，至少到目前爲止，林平之尚是武林「公敵」。儘管方證、方生及解風等人已瞭解眞相。但他親自帶了林平之來苗疆，畢竟易生誤會。沉吟片刻，他終於拿定主意道：「對，在眞相大白之前，老弟還不宜露面，不如跟大牛留在這裡，等我的消息吧。」

任無疆已迫不及待，一旁催促道：「天都快黑了，咱們快走啊！」

令狐冲當即偕同任無疆離去，出了城，雙雙施展絕世輕功，急如星火地直奔苗嶺。

一路疾奔如飛，趕到雷公山下時，已近初更時分。

正待直奔峯頂，突見一條人影疾掠而至，擋住了他們的去路。

令狐冲立即戒備，蓄勢待發，那知定神一看，來人竟然是儀琳！

他不由地驚詫道：「儀琳師妹，妳怎麼一個人在這裡？」

儀琳瞥了任無疆一眼，始道：「令狐大哥，你們不要上山去……」

令狐冲察覺她神情有異，更覺詫異地問道：「爲甚麼？」

儀琳幽幽地道：「藍教主的師父又來了，還帶着……帶着……」

令狐冲心想：「這下麻煩大了，老鬼婆又帶了那醜婆娘來，那不把雷公山鬧得天翻地覆，鷄犬不寧……」

突然間想到，她們師徒一來，向問天豈不是可以得救啦！

他不禁振奮道：「好極了！她們來的正是時候……」

那知儀琳嘴一撇，作了個不屑的表情，又像是很嫉妒，委曲地把頭低了下去。

令狐冲這才覺出自己的失態，難免引起她的誤會，忙解釋道：「儀琳師妹，我是爲向教主高興。她們一來，不是可以爲向教主解毒了嗎？」

一旁的任無疆不悅道：「怎麼，有人要跟老朽搶生意？」

令狐冲笑道：「老人家放心，買賣不成仁義在，咱們一定助你完成盜寶的心願。」

任無疆這才哈哈大笑道：「那還差不多！」

儀琳忽道：「令狐大哥，我特地守在這裡，就是怕你糊裡糊塗闖上山去。我看，你最好還是先迴避一下……」

令狐冲道：「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沒甚麼好怕的！」

儀琳輕哨一聲，幽幽地道：「反正我已經警告過你了，你一定要上山去跟她們照面，我也沒有辦法……」

令狐冲不爲她的勸阻所動，領着任無疆直向峯頂奔去。將近平岩，一回頭，才發現儀琳沒有跟來。

這時佈在附近的暗樁已現身迎出，七嘴八舌地嚷着：「那個老婆子她們又來啦！……」

「上回打傷了好多人……」

「這回又不知道誰要倒邪楣了！……」

令狐冲揮手打個招呼，便偕任無疆上了平岩。

只見山洞外，恆山派的女弟子們，正三三兩兩在交頭接耳，窃窃私議。顯然，上回獨臂鬼婆師徒二人大鬧雷公山，使這批年輕尼姑們猶有餘悸，不意兩個兇婆娘又捲土重來。

她們一見令狐冲到來，身後尚跟了個白髮童顏的老頭兒，無不露出驚異之色。

年紀最小的儀芳，忙不迭迎上前道：「令狐大哥，那個獨臂老婆子一來就在問你……」

令狐冲暗自一怔道：「問我？」

儀芳道：「是啊，上回她也是一來就問令狐大哥，才跟不戒大師衝突起來。」

令狐冲遲疑一下，只好硬着頭皮向洞內走去。

任無疆像是怕他跑了似的，亦步亦趨地緊隨在後。

一進洞內，就見石桌旁端坐着一個頭髮幾乎落光，頂着稀稀落落幾綹掛垂在右耳旁，樣子十分滑稽，相貌却凶惡無比，形同鬼魅的獨臂鬼婆老嫗。

不消說，一看她這付形貌，就知道是獨臂鬼婆了。

站在她兩旁的，一個是那醜婆巫玉，另一個竟然是苗燕！

紅玫瑰，黑蝴蝶，白牡丹，黃雀兒及那幾個小苗女，均都恭立在一旁，唯獨不見藍鳳凰。

令狐冲想不到苗燕也來了，不由地又是一怔，不敢貿然走上前去。

巫玉血盆大口一張，喝令道：「還不快來拜見我師父！」

令狐冲只好上前施禮道：「晚輩令狐冲，拜見老前輩！」

獨臂鬼婆眼皮微微一抬，大剌剌地道：「嗯！你就是令狐冲？走近些，讓我老婆子仔細瞧瞧！」

令狐冲心想：「妳這老鬼婆，要把我瞧那麼仔細幹嗎？」

但她是藍鳳凰的師父，不便貿然開罪，只得走上前兩步。任無疆亦步亦趨，也跟了上前。

巫玉突向任無疆一指，喝斥道：「不是叫你這糟老頭，退下去！」

任無疆眼皮一翻道：「嘿嘿，我老人家高興站在這裡，妳這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的醜婆娘能把我怎樣？」

巫玉勃然大怒，正待衝向任無疆，却聽獨臂鬼婆喝阻道：「巫玉，咱們先辦正事，待會兒再收拾那糟老頭不遲！」

醜婆娘雖凶悍無比，一聽師父喝阻，立時恭應一聲，不敢輕舉妄動，只是狠狠瞪了任無疆一眼，那意思是說：待會兒你等着瞧吧！

任無疆那甘示弱，也回瞪了她一眼。

獨臂鬼婆一面端詳令狐冲，一面自言自語地喃喃道：「人品還過得去，只是年齡好像……呃呃，這也不去管它了，就湊和湊和吧！」

令狐冲尋思道：「妳管我人品過不過得去，年齡又怎樣，難道……」

念猶未了，忽聽獨臂鬼婆道：「令狐冲，我老婆子雖然很少在江湖走動，不過消息倒很靈通，聽說你吃喝嫖賭樣樣來，對不對？」

令狐冲暗自一怔，一時不知如何回答，强自一笑道：「這……」

獨臂鬼婆把臉一沉，喝道：「在我老婆子面前，可得說實話！」

令狐冲突然明白過來，這老婆子親自來雷公山，原來是爲徒弟苗燕相親！

換句話說，要她看了滿意才行，否則就通不過。

他靈機一動，故意裝出一付毫不在乎的神情道：「那不過是及時行樂罷了，沒甚麼了不起的，老前輩何必大驚小怪。」

獨臂鬼婆冷冷一哼道：「果然是個浪蕩子！」

令狐冲置之一笑道：「老人家看也看了，問也問了，恕晚輩失陪……」

他急於要進通道去看向問天傷勢，剛一轉身，却被獨臂鬼婆喝阻道：「回來，我的話尚未問完！」

令狐冲只好回身道：「老前輩何必問，江湖中對晚輩的傳說，大概都確有其事，隨便找個人打聽就行了。」

獨臂鬼婆斷喝道：「我老婆子就要問你自己！」

令狐冲無奈道：「好吧，老前輩有話請快問，晚輩還有事啊！」

獨臂鬼婆道：「雖然江湖中的傳聞，對你的口碑不太好，但也有好的一面，這些都不去管它了。現在我問你，打算幾時來迎娶燕兒？」

令狐冲頓時心神猛然一震，眼光不由地瞥向苗燕，只見她窘迫萬狀，羞得低下了頭去。這教他如何回答？

一旁的巫玉追問道：「你怎麼不說話？」

令狐冲憤聲道：「大師姐，在下已有妻室，怎能委屈苗姑娘。再說，如今盈盈生死下落不明，妳們却跑來……這，這教在下怎麼說呢！」

巫玉怒形於色道：「令狐冲！你這是甚麼話，好像我小師妹沒人要，非嫁你不可？」

令狐冲道：「在下絕無此意……」

巫玉怒哼一聲道：「那你是甚麼意思？今天當着我師父的面，你若不還出交待，我就要你血濺當場！」

令狐冲氣往上冲，正待發作，一眼瞥見苗燕暗自飲泣，使他於心不忍，只得强自忍了口氣，委婉道：「大師姐，這事總得招呼盈盈一下，等在下把她救出……」

巫玉斷然道：「不行！你現在就得……」

獨臂鬼婆以手勢制止了巫玉，微微點頭笑道：「不錯，不錯，這小子還很有良心……」

轉向苗燕道：「燕兒，妳這丫頭倒很有眼光，沒有看錯人，這事師父同意了，一切有我老婆子作主！」

苗燕忙跪下道：「多謝師父！」

獨臂鬼婆呵呵一笑道：「起來，起來。」

令狐冲心想：「妳這老鬼婆同意了就行？哼！妳們師徒憑甚麼替我作主？」

一氣之下，他扭頭就向通道走去。

任無疆仍然亦步亦趨，跟進了通道。

不料剛走近洞室，却被兩名苗女擋駕，其中一人輕聲道：「藍教主正在爲向教主療毒，二位不能進去。」

令狐冲暗自一怔，心想：「難道大妹子也是用『天地大法』，爲向大哥……」

正在這時，突聞急促脚步聲奔入通道，令狐冲一回身，見是儀芳，急問道：「甚麼事？」

儀芳慌慌張張道：「藍教主的師父她們走啦！」

令狐冲如釋重負地笑道：「謝天謝地……」

儀芳却道：「她們是去苗宮啊！」

令狐冲大出意料之外，惟恐驚動藍鳳凰，急忙衝出通道，果見獨臂鬼婆把無量山的女弟子全帶走，只留下了幾個小苗女。

他不禁詫然問道：「儀芳小師妹，妳可聽見她們說去苗宮幹嗎？」

任無疆接道：「去苗宮當然是盜寶！」

儀芳連連搖頭道：「不不不，我聽藍教主的師父說，是要去救人……」

令狐冲「哦？」了一聲，心知必是方才自己表示，迎娶苗燕的事，必須先救出盈盈再說。

想不到獨臂鬼婆迫不及待，竟帶着她的弟子們眞去苗宮救人了！

他那敢怠慢，急向任無疆道：「老人家，咱們快追上去吧！」

任無疆把頭一點道：「好，我帶路！」

令狐冲連話都不及交待，就被任無疆一把拖了衝出洞外。

十九 苗宮

在整個苗疆地區，苗王就如同是土皇帝。

據傳聞，這位苗王極是好色，在雲霧山的苗宮裡，不但擁有無數年輕貌美的苗女，供其不分晝夜淫樂。更不惜重金，物色了不少漢人的絕色佳麗。

而其中一些漢女，竟是他手下擄入宮去的。

苗王的武功如何，至今尚無人知道。但他網羅了不少武林高手，以及江湖中的亡命之徒，更有一些巫師助紂爲虐，使苗宮的防範固若金湯。

那些身懷絕頂武功的江湖人物，之所以甘爲厮養，供其驅使，甚至爲他賣命，便是苗宮內極盡聲色之娛，五花八門，應有盡有，雖酒池肉林亦不及。

而苗宮珍藏的寶物之豐，則更是令人嘆爲觀止！

一路上，令狐冲聽任無疆如數家珍，述說着苗宮的一切，倒也能稍減心急如焚的焦慮。

雲霧與雷公西山之間，相距在百里外。這兩人縱然施展絕世輕功，也須一個時辰以上。

他們一口氣追了數十里，竟然未見獨臂鬼婆等一行的影蹤，莫非她們另走了捷徑？

在中途坐下喘息時，令狐冲忽問道：「老人家已去過苗宮多次，難道每次都是空手而回？」

任無疆道：「不瞞老弟說，老朽石室裡那些寶物，至少有一半是從苗宮盜出。可是，三十多年來，老朽一心想盜的那件寶物，却始終未能得手，實在教人不甘心！」

令狐冲不禁好奇地追問道：「不知究竟是怎樣的寶物，值得老人家如此醉心？」

任無疆眉飛色舞道：「那寶物之神奇，簡直令人不可思議，無法相信……」

忽然把話止住，深深嘆了口氣，始道：「算了，算了，不說也罷。等我眞能得手，那時你就知道，老朽爲何一心一意要盜出它了。」

令狐冲沉吟一下道：「老人家進出多次，山中可有沼毒？」

任無疆搖搖頭道：「好像沒有，苗宮高手如雲，戒備森嚴，何須在山中施毒，那多費事哪！」

令狐冲笑道：「如果眞是戒備森嚴，老人家怎能進出自如，還盜出了那麼多寶物？」

任無疆深深嘆了口氣道：「老弟，你以爲老朽眞有那麼大的本事，憑龍象掌就能橫衝直闖，如入無人之境？實對你說吧，老朽是花了將近十年的時間，才從山外挖出一條地道，直通到苗宮內！」

令狐冲驚喜道：「那條地道還在？」

任無疆把頭一點道：「大概還在吧。地道極爲隱蔽，宮裡的出口，是在一片廢墟下，不易被人發現。」

令狐冲迫不及待道：「那咱們快走吧！」

任無疆却慢條斯理地站起身道：「老弟，咱們還是那句話，先小人後君子，到時候你得先助我盜寶，然後再去幹你自己的事。」

令狐冲要靠他帶路，不得不滿口答應，心裡却在想：「到時還得看情形，說不定由不得我，也由不得你吶！」

夜色朦朧下，二人各展輕功，繼續直奔雲霧山。

雲霧山方圓數十里之內，人煙絕跡，似對苗宮敬而遠之。

而苗王自己，則稱它爲「千秋宮」，表示千秋萬載，永垂不朽的意思。

任無疆是識途老馬，一陣疾奔如飛，雲霧山已遙遙在望。

遠遠看去，眞箇似山在虛無飄渺間，只見一片雲霧瀰漫中，僅露出主峯的山帽，四周均沒在雲海裡。

這眞是名符其實的雲霧山！

二人奔近山邊，突見十幾條人影，正撲進了煙霧瀰漫的山口。

從她們的身形可以辨出，必是獨臂鬼婆師徒等一行。

令狐冲欲阻不及，不禁大驚。但繼而一想，這老鬼婆武功極高，又擅長使毒，那會不知厲害。她們身邊必是帶有避毒解毒的藥物，才敢闖進山去，大可不必爲她們躭心。

但她們畢竟是爲救盈盈而來，令狐冲怎能置身事外。

他尚未來得及開口，又聽任無疆罵道：「他媽的，倒讓這些鬼婆娘搶了先！」

令狐冲急道：「老人家，山裡到處佈滿沼毒，咱們不可冒險闖進去。你那條地道在那裡？」

任無疆道：「跟我來！」

順着山邊繞過山口，奔出了兩三里，進入一片密茂叢林內。只見任無疆運足功力，雙手

推開一塊重達數百斤的巨石，露出個僅數尺方圓的洞口。

令狐沖探頭一看，如同一口深井，下面黑忽忽的，啥也看不見，不禁詫異道：「老人家，從這裡下去，可以通到苗宮裡？」

任無疆笑道：「老朽還會騙你不成？嘿嘿，我這工程，可比秦始皇造萬里長城浩大多了。他只須下道聖旨，我老人家可得親自動手挖啊！」

說完，把手向令狐沖一招，便逕自先跳了下去。

令狐沖不知洞口下面的情況，不敢立即接着往下跳，以免壓傷先下去的任無疆。

却聽任無疆在下面叫道：「老弟，快下來啊！有甚麼好怕的，下面寬敞得很吶。」

令狐沖再向洞口下一看，任無疆手上已拿着一顆鷄蛋般大小的夜明珠，使下面的情況一目瞭然。

這洞口只不過數尺，下面却足有一丈方圓，如同一只酒罈。

任無疆已站在一旁，深度不過兩丈，令狐沖一縱而下，落在他面前。

令狐沖看看他手中的夜明珠，不由地笑道：「想不到老人家倒是有備而來！」

任無疆道：「打這兒通到苗宮內，足足有好幾里長，我老人家總不能摸黑挖掘呀！」

令狐沖咋舌道：「有好幾里？」

任無疆道：「不然怎麼花了我將近十年的工夫！」

令狐沖不得不佩服，這位老人家的毅力和恆心，爲了入宮盜寶，竟不惜花十年挖掘地道！

任無疆手持夜明珠走在前面，令狐沖緊隨在後，亦步亦趨。

地道已不似洞口下面那般寬敞，寬僅兩尺，高度使人無法站直，必須彎下腰前進。

爲何他不能挖掘高些？

要知地道長達數里，多挖高一兩尺，至少得多花好幾年的時間和精力！

令狐沖雖心急如焚，但地道內無法施展輕功，必須彎着腰一步步前進，急也無濟於事。

不過他想到，獨臂鬼婆師徒等人，雖是不畏沼毒，却難免遭遇攔截，絕不可能通行無阻地直闖苗宮。說不定他與任無疆，反而能先潛入宮內。

這時他最躭心的，是有孕在身的盈盈，不知被折磨成了怎樣，萬一……

他一陣悲憤，趕緊收斂心神，不敢再往下想。

地道愈走愈深入，空氣亦愈來愈稀薄，且帶一股潮濕混濁異味，使人漸覺呼吸困難。

忽見任無疆止步回身，從身上摸出兩只小瓷瓶，遞一只給他道：「老弟，感到呼吸不過來時，就打開瓶子嗅一嗅，可以提神醒腦，有助呼吸暢通。嗅好就快將它蓋好，別讓氣跑了，這玩意可珍貴得很吶。」

令狐沖忙接過小瓷瓶，打開瓶蓋一嗅，果然一股異香撲鼻，沁入心肺，頓覺心神爲之一

爽，精神大振。

他嗅了幾下，急將瓶蓋蓋好，笑問道：「不知老人家身上還帶了些甚麼法寶？」

任無疆邊走邊道：「老弟，千秋宮的寶那麼好盜？嘿嘿，要不是像我這樣有備而來，樣樣都設想周到，武功再高也是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

令狐冲暗自一驚，急道：「那獨臂鬼婆她們……」

任無疆道：「咱們只管盜寶，管她們幹嗎！」

令狐冲憂急道：「可是，她們畢竟是爲了救出盈盈啊！」

任無疆又停止前進，回過身來道：「老弟，我好像聽你提過好幾次盈盈了，盈盈究竟是誰？」

令狐冲詫異道：「老人家連她是誰都不知道？你不是說，三年多之前，本來要跟平大夫一起，去爲我治病的嗎？」

任無疆道：「沒錯呀，我那師弟是奉了……」

他突然若有所悟，吃驚地叫道：「莫非你說的盈盈就是聖姑？」

令狐冲點點頭道：「那場武林風暴平息之後，任我行重掌朝陽教不久就暴卒。盈盈爲她父親守了三年孝，後來我就娶了她。」

任無疆更驚詫道：「你娶了聖姑？該死，該死，三年多前，我跟平師弟分手後，就趕來苗宮盜寶。結果寶未盜成，一氣之下就回去成天喝酒，繼續玩我的『以酒會友』遊戲，對江湖中的事概不過問，甚至不許人在我面前提。想不到……對了，老弟，你說的是甚麼武林風暴？」

令狐冲心想：「你除了盜寶，啥事也漠不關心，三年多前那場武林風暴，幾乎鬧得天翻地覆，你這『不醉翁』居然一無所知，眞教人不可思議，更難以相信！」

便將那場風暴的始末，大略說了一遍。

直聽得任無疆瞠目結舌，半晌才自責道：「該死，該死，我不但孤陋寡聞，簡直成了井底之蛙，坐井觀天嘛！」

頓了一頓，急問道：「聖姑眞在苗宮？」

令狐冲沮然道：「這是金刀門的人說的，可能不會假吧！」

任無疆沉吟一下，突然當機立斷道：「他奶奶的，寶可以不盜，聖姑非救不可！」

令狐冲大爲感動道：「多謝老人家！不過，老人家放心，只要能破苗宮，救出盈盈，宮內的寶就不用盜，全由你老人家任挑任選了。」

任無疆樂不可支，大笑道：「哈哈，那還等甚麼，快走啊！」

兩人立即加快速度，從地道逐漸接近苗宮。

□□　□□　□□

烟霧瀰漫中，獨臂鬼婆一馬當先，親率六名女弟子，及幾名小苗女，已深入了山谷內。

她們已是百毒不侵之軀，且備有驅毒解毒藥物，區區沼毒根本不當回事。

不料正向前推進，突聞「嗖嗖」聲大作，烟霧中箭如飛蝗，從四面八方射來。

獨臂鬼婆驚怒交加，疾喝道：「大家當心！」

就見她身形冲天而起，凌空飛旋中，獨臂拂袖振起一片强勁眞力，將射來的箭紛紛震落。

巫玉等人則趁隙直向前衝，就地找山石掩護。

毒箭如漫天飛蝗，不斷射來。獨臂鬼婆惟恐消耗體力過鉅，若遇强敵，勢必無力應付。只得身形急墜而下，落在巫玉身旁。

老鬼婆不但武功出神入化，高深莫測，更有超越常人的思考和判斷力。她把眼前的情勢略一估計，便胸有成竹道：「咱們能入山，對方已知道沼毒無效，所以改用毒箭。但毒霧這麼濃，咱們看不見對方，對方也同樣看不見咱們。回頭我一衝向前，妳們就緊跟着上來，各自發出慘叫聲，僞裝中箭，隨即就地找掩護，靜伏不動，誘使對方前來查看，都知道了嗎？」

衆弟子輕聲齊應道：「知道了。」

獨臂鬼婆等了片刻，見飛箭仍不停地射來，突然身形暴起，直向前疾射而去。

衆弟子那敢怠慢，立即緊隨在後。

那知老鬼婆竟判斷錯誤，向前衝出不過三丈，已出了烟霧之外。

這一來，沒了烟霧掩護，她們已無可遁形，目標頓時全部暴露！

一蓬箭雨疾射而至，獨臂鬼婆急以獨臂拂袖掃蕩，拂起一片眞力風牆，將來箭紛紛震落。

但緊隨在後衝出的巫玉等人，却被攻了個措手不及。

要知對方把守這道關卡的弓箭手，至少在兩百人以上，且各據有利地勢掩護，以半圓形圍堵這處必經的谷口。

老鬼婆拂出的袖風再强勁，也只能震落正面的飛箭，由兩側射至的毒箭則趁虛而入。

巫玉首當其衝，左臂和肩頭連中兩箭，急以全身掩護身旁的苗燕，以致背上又中一箭。

紅玫瑰，黑蝴蝶閃避不及，各中一箭。白牡丹和黃雀兒反應較快，及時全身撲倒，就地一滾，滾向了亂石堆裡。

那幾名小苗女却無一倖免，紛紛中箭倒地，慘叫不絕。

這不過是電光石火的一霎間，根本無從應變。

怪只怪老鬼婆判斷錯誤，那會料到從谷口起，一路毒霧瀰漫，竟到此突然終止。

而在濃烟密霧外，却佈下兩百以上的弓箭手把關，以逸待勞，守株待兔。使侵入的人縱

能不爲沼毒所阻，也難逃過這嚴陣以待的飛蝗亂箭。

由此可見，對方必有高人運籌帷幄！

獨臂鬼婆不禁驚怒交加，狂嘯聲中，身形冲天而起，竟從飛蝗般射來的亂箭中，直向敵陣射去。

弓箭手只能遠攻，不宜近守，更何況老鬼婆狂怒之下，兇性大發，獨臂勢如破竹，銳不可當。

只聽得一片慘叫聲連起，血箭飛灑滿天，弓箭手紛向四下跌了開去，一個接一個倒地不起。

苗燕已將巫玉拖至亂石堆旁，驚問道：「大師姐，妳怎麼樣？」

巫玉强自振作道：「我挺得住，別管我，快去助師父殺敵！」

苗燕把頭一點，身形暴長，疾如流星地射向敵陣。

她從不使用兵刃，但腰間那支似短笛的吹管，不僅可吹射霸道無比的毒針，更可作爲兵器。

右翼這幾十名弓箭手，一見這苗裝少女射來，紛紛丟下弓箭，慌忙抽出彎月形苗刀迎戰。

只聽一陣「叮叮噹噹」金鐵交鳴，隨之而起的是驚呼慘叫，苗刀被那吹管震得四下飛去，弓箭手不是虎口被震裂，就是抱臂痛得滿地亂滾。

就在一片驚亂中，白牡丹與黃雀兒也已發動，雙雙掄劍揮斬亂箭，一路衝殺進左翼敵陣。

半圓形的弓箭陣式，被這師徒四人殺入，頓時陣脚大亂，潰不成軍。

弓箭手全由苗人組成，除了身强力壯，武功平平，實在不堪一擊。

無量山的這師徒幾人，武功何等驚人。尤其是獨臂鬼婆，連不戒和尚及桃谷六仙，已是武林一流高手，尚且被她打得臥傷多日起不來，這批苗人弓箭手，那能抵擋得住她的瘋狂攻勢。

只不過片刻之間，兩百多名弓箭手，已經傷亡過半。

就在師徒四人大開殺戒時，突見二三十名黑衣蒙面人趕到。

爲首的黑衣蒙面人喝令道：「你們都退下！」

雖然他的聲音像是女子，體形却十分健壯。

一聲令下，那些弓箭手立即分向四下退開。

忽聽黃雀兒驚呼道：「師父，當心『辟邪劍法』！」

獨臂鬼婆冷哼一聲道：「好！我老婆子今夜倒要看看，『辟邪劍法』究竟有多霸道！」

爲首的黑衣蒙面人疾喝道：「上！」

二三十名黑衣蒙面上一擁而上，齊向獨臂鬼婆攻來。

想不到二三十把劍，竟然出手的架勢，動作，速度，就如同一把劍擊出般。非但劍招歹毒陰狠無比，且詭譎奇險莫測。

簡直不可思議，他們用的赫然全是「辟邪劍法」！

任憑獨臂鬼婆武功再高，功力再深厚，在二三十把劍，同時以「辟邪劍法」攻到的情況之下，也不禁爲之心中大駭。

幸仗她能臨危不亂，更幸得這批黑衣蒙面人的火候尚不足，使她能在千鈞一髮之際，全身暴退的同時，身形冲天而起，終能化險爲夷，堪堪從對方的聯手合力一擊中逃過一刼。

「辟邪劍法」劍出必攻敵致命要害，萬無一失，二三十把劍齊攻，威力之大，無以倫比。縱觀天下武林，能夠不被全身刺成蜂窩的，實在數不出幾人。

獨臂鬼婆竟能死裡逃生，她的武功之高，若說足可睥睨天下，絕不爲過！

只聽她凌空一聲疾喝：「燕兒！」

苗燕早已暗中蓄勢待發，一聽師父喝聲，即時以吹管連吹，就見「百毒奪魂刺」連連疾射而出，射向那二三十名黑衣蒙面人。

只聽得連聲慘叫，黑衣蒙面人紛紛倒地不起。

「百毒奪魂刺」果然霸道，見血封喉，歹毒無比！

爲首的黑衣蒙面人大驚，急向其他人打出手勢，便在衆弓箭手的全力掩護下，迅速朝苗宮方向撤退。

獨臂鬼婆殺性大起，猶待急起直追，忽聽巫玉哀聲叫道：「師父！師……」

回頭一看，見她奮力欲站起，却不支又倒下。獨臂鬼婆暗自一驚，急忙掠身而至，蹲下扶住她問道：「巫玉，妳傷得很重嗎？」

巫玉衰弱地道：「師父，弟……弟子恐怕……恐怕不行了……燕……燕兒交給師父了……求妳老人家……替，替她作主……」

獨臂鬼婆情急喝道：「巫玉！妳不能死，振作些！」

巫玉搖頭道：「不行……背後那一箭，射穿了我的心……燕，燕兒呢？……」

苗燕已趕來，忙蹲下，緊緊執起她的手，叫道：「大師姐！」

巫玉氣如遊絲地道：「燕，燕兒……在我死之前，妳……妳能叫……叫我……一聲……娘嗎？」

苗燕一怔，莫名其妙道：「大師姐，妳怎麼要我……」

却聽獨臂鬼婆喝令道：「燕兒，快叫娘！」

苗燕雖滿頭霧水，不明白是怎麼回事，但師命不敢違，只得順從地叫了巫玉一聲：「娘！……」

巫玉那其醜無比的臉上，突然散發出母性慈愛的光輝，像是感到無限的欣慰與滿足。

苗燕仍然緊緊執住她的手，又叫了聲：「娘！……」

突無抬頭問道：「師父，這是怎麼回事？」

巫玉已是廻光返照，口音雖低，清晰的說：「師父請您告訴燕兒……」說完後有似無限祈求的。

獨臂鬼婆深深嘆了口氣，感傷地道：「十幾年前，有個姓曲的中年人，在苗區中了『巫毒箭』，眼看就快死了，正好被妳娘發現……」

苗燕驚問道：「大師姐眞的是我娘？」

獨臂鬼婆微微點頭道：「妳先聽我把整個事情說完，妳娘爲了救他，只有施展『天地大法』……對了，那時連我都不知道這件事，是前些年，妳娘把妳接來無量山後，才不得不向我說出。那姓曲的在山裡養了幾個月的傷，而妳娘却懷了孕，姓曲的已有妻子，而且還有個女兒，大概也嫌妳娘太……反正他是不想要妳娘，竟然不辭而去。妳娘追上他，苦苦哀求，他却無動於衷，妳娘悲憤之下，一氣在他身上放了蠱毒，結果他回家不到半年，就與他妻子雙雙病死……」

苗燕追問道：「後來呢？」

獨臂鬼婆又嘆了口氣道：「妳娘生下妳後，不敢把妳帶回無量山，將妳送到黔西那姓苗人家收養。直到前些年，才把妳接回，向我說明一切。但妳娘從未嫁過人，怎麼能有個女兒，所以不得不……」

未等她說完，苗燕已悲慟欲絕，撲在巫玉身上低泣：「娘！娘……」

就在巫玉在眼眶中迸出幾滴歡喜的眼淚，而緊執着苗燕的手逐漸鬆開了。

她含笑而逝，燕兒搶天哭地呼：「娘……」泣不成聲。

獨臂鬼婆安撫道：「燕兒，妳娘在臨死前，能夠與妳母女相認，總算死可瞑目了。」

苗燕痛泣一陣，突然仰起臉問道：「師父，那姓曲的是甚麼人？」

獨臂鬼婆道：「後來我才知道，他就是朝陽教長老曲洋的獨子，妻子竟是東海鏡月神尼的弟子！」

苗燕「哦」了一聲，又問道：「曲長老知道他兒子是怎麼死的嗎？」

獨臂鬼婆道：「這事除了妳爹娘之外，沒有任何人知道。聽說妳同父異母的姐姐，比妳只大一歲，從小就被鏡月神尼携返東海，前些年才交還她祖父曲長老。」

苗燕忍不住又撫屍痛泣起來。

獨臂鬼婆突向站在一旁垂淚的白牡丹交待道：「妳和雀兒留下，看看玫瑰，蝴蝶她們的傷勢怎樣，我帶燕兒去苗宮，爲妳們的大師姐報仇！」

白牡丹躬心道：「師父，苗宮的人多勢衆，妳老人家和小師妹……」

獨臂鬼婆恨聲道：「哼！人多正好讓爲師殺個痛快！」

苗燕霍地跳起，激動道：「師父，咱們去吧！」

這師徒二人殺心已起，任何人都無法勸阻。

□□　□□　□□

任無疆領着令狐冲，剛移開上面一大塊石塊，爬出洞口外，就聽遠處傳來一片亂哄哄人聲。

由於苗宮內面積極大，距離太遠，天色又黑，無法知道宮內發生了甚麼事。

任無疆判斷道：「大概是老鬼婆她們……」

一回頭，却未見令狐冲跟着爬出洞口，忙低下頭問道：「老弟，你還捨不得上來？」

只聽令狐冲在出口下輕聲道：「噓！地道裡好像有人跟在咱們後面！」

任無疆怒道：「他奶奶的，不怕死的就來吧！」

令狐冲隨即爬出洞口外，示意任無疆退開，雙雙凝神屏息，只等後面跟來的人一出洞口，便疾撲而上，逮個正着。

地道裡跟來的人十分機警，來至洞口下，聆聽了片刻，未聽出上面有絲毫動靜，才小心翼翼地爬出……

說時遲，那時快。令狐冲出其不意地撲去，將剛爬上的那人一把緊緊抱住。

就聽那人一聲驚呼：「啊！……」

令狐冲不但聽出，同時也感覺出抱住的是個女子。

任無疆正好趕來亮出夜明珠，舉向前一照，令狐冲抱住的這年輕尼姑，竟然是儀琳！

令狐冲大出意料之外，一時忘了放開她，驚詫道：「儀琳師妹！妳……」

儀琳窘迫交加，情急叫道：「令狐大哥，快放開我……」

令狐冲「哦」了一聲，這才把雙手放開。

任無疆見狀大笑道：「老弟艷福眞不淺，隨便一抱，就抱了個年輕貌美的……」

令狐冲輕斥道：「小聲點！老人家是不是要鳴鑼擊鼓放鞭炮，把全苗宮的人都引來？」

任無疆這才止住笑聲，忙將夜明珠收起。

令狐冲輕聲問道：「儀琳師妹，妳怎麼會跟了來？」

儀琳驚魂甫定地道：「我在山下正要回峯頂，忽然見藍教主的師父，帶了她的弟子們離去。不一會兒，又見令狐大哥和這位老人家下山來，一路急急追去。我一時好奇，就悄悄跟了來，發現你們從那洞口進了地道……」

令狐冲聽得啼笑皆非，只好婉言勸阻道：「儀琳師妹，苗宮凶險太大。令尊傷勢未癒，需要妳照顧，快由原路退去吧。」

儀琳幽幽地道：「我已經來了，一個人回去，恐怕路都認不出了……」

任無疆一旁道：「說的也是，如果沒有我老人家帶路，連你老弟回去，出了地道，大概就分不出東西南北啦！」

令狐沖沉吟一下道：「這……好吧，妳就跟着咱們好了。不過，我得先警告妳，萬一遇上情況，妳不許動手，趕快設法保護自己！」

儀琳欣然笑道：「是！我照令狐大哥的話做就是了，絕不會替你們添麻煩的。」

令狐沖無奈，只好帶着儀琳，隨任無疆走出廢墟。

廢墟原是一處糧倉，不愼起火燒光。苗人迷信，回祿之災的地上不宜重建。認爲凡是天災人禍，必是天譴，不可干犯天怒，是以至今任其斷垣殘壁，未加理會。

任無疆已潛入苗宮多次，對宮內各處房舍位置瞭若指掌，他的主要目標，自是那座藏寶的「千秋塔」。

「千秋塔」高達九層，矗立在禁宮內，戒備極是森嚴。未經苗王特許，任何人不得擅入，違者格殺勿論。

數十年來，任無疆是唯一的例外，能未經特許而進出多次，且盜出了不少寶物！

但他今夜一心救聖姑，不再潛入「千秋塔」，帶着令狐沖和儀琳，朝亂哄哄的人聲傳來方向直奔而去。

藉着夜色掩護，三人施展絕世輕功身法，很快掩近了一排雄偉房舍後。

任無疆拔身而起，上了三丈來高的屋頂。令狐沖惟恐儀琳力不從心，伸手一抓她胳臂，輕輕一帶，雙雙也跟了上去。

三人隨即伏身瓦面，匍匐至屋簷邊緣，居高臨下看去，只見下面黑壓壓的一大群人，爲數至少有好幾百，其中竟有十幾個黑衣蒙面人！

這時高高在上，站在台階上的，是個身穿苗服，腰間交叉斜插兩把苗刀的中年壯漢，正在大發雷霆道：「你們連幾個女人都對付不了，還能辦得了甚麼大事！」

爲首的黑衣蒙面人抱屈道：「那些女人根本不怕毒，箭陣也阻擋不了。咱們本來可以對付那老鬼婆的，誰知那個年輕的小苗女，突然用吹管吹出……」

苗服壯漢不耐煩道：「好啦！好啦！這些話跟我說有個屁用，快帶人去攔截，萬一被那批女人闖進宮來，不被她們殺了。苗王怪罪下來，你們也照樣活不成！」

爲首的黑衣蒙面人，似對這苗服壯漢十分敬畏，連聲恭應，揮衆飛奔而去。

令狐沖不禁暗自尋思道：「看情形，這苗服壯漢在苗宮中，似乎地位甚高。但那黑衣蒙面人，若是金刀門的弟子，怎會如此卑躬屈膝？是了，如今他們是投靠苗王，寄人籬下……」

念猶未了，任無疆已身形暴長，縱身疾撲而下。

下面那苗服壯漢反應極快，一聽衣袂帶風輕響，只一抬頭，兩把苗刀已出鞘。

但任無疆的身手更驚人，根本不容他舉刀，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出手如電，點中他額前「心經穴」。

苗服壯漢被攻了個措手不及，連哼都未哼一聲，就來了個仰面倒栽，躺在地上不能動彈了。

「白髮童子」果然名不虛傳，他這一手點穴功夫，似在「龍象掌」之上。不僅出手又快又準，而且力道用得不輕不重，恰到好處。苗服壯漢被他制住，毫髮未傷，却出不了聲。

這正是任無疆的高明處，若不使這傢伙失聲，萬一大叫一聲，豈不驚動了整個苗宮。

但如此一來，又如何向他逼供呢？

老人家自有主意，他在苗服壯漢身邊蹲下，厲聲道：「聽着，我老人家就是殺人不眨眼的『白髮童子』，只要一掌拍下，任你是鋼筋鐵骨，也準保活不成。現在我要解開你的穴道，如果你嫌命太長，就不妨出聲大叫好了！」

說完，他伸手在苗服壯漢胸口輕輕一拍，受制的穴道頓開。

苗服壯漢未及撐身而起，已被他的巨掌按住胸口，那還敢輕舉妄動。

任無疆嘿嘿乾笑兩聲道：「很好，你大概還不想死，那麼快說，聖姑被關在那裡？」

苗服壯漢一臉驚恐，茫然道：「聖姑？甚麼聖姑……」

令狐冲已落在他身邊，沉聲道：「就是不久之前，由金刀門王元霸派人送來的一位年輕女子！」

苗服壯漢剛一搖頭，任無疆已暗運眞力，「龍象掌」掌力已緩緩發出，如同一股烈火攻心。

任無疆見他痛苦難當，正要張口，隨即把掌力一撤，警告道：「別叫，否則你就沒命了！」

苗服壯漢只好連連點頭。

任無疆又逼問道：「聖姑在那裡？」

苗服壯漢已嚐到苦頭，知道厲害，不得不吶吶地道：「金刀門送來的那年輕女子，苗王把她關在禁宮內了，至於在甚麼地方，我是眞的不知道……」

任無疆怒道：「大概多吃點苦頭，你就會說了！」

苗服壯漢情急道：「不！不！我是眞的不知道，禁宮咱們是不許進入的，違者格殺勿論啊！」

任無疆怒哼一聲，又要用刑，令狐冲勸阻道：「老人家，那就問他金刀門的人……」

正在這時，忽聽留在屋上把風的儀琳，發出警告道：「令狐大哥，有一批人朝這邊來了！」

任無疆一分神，苗服壯漢趁機滾了開去，跳起來拔腳就逃，一面大叫道：「有奸細！…」

令狐冲一個箭步趕上，駢指如戟，戮中他背後「靈台穴」。

只聽一聲慘叫，苗服壯漢便倒地不起。

聞聲飛奔而來的約二十人，一律身穿黑色勁服，手中提劍，只是未以黑巾蒙面。

來人一見苗服壯漢倒地，立即紛紛拔劍出鞘，一擁而上，齊向令狐冲攻來。

二十把劍，用的竟然又是「辟邪劍法」！

令狐冲意外地一怔，電光石火般出劍迎敵，出手便是獨狐九劍中的「破劍式」。

當年他在藥王廟前，以獨狐九劍出手，一瞬之間，十五名蒙面客的三十隻眼睛，便被他迅捷絕倫的快劍盡數刺中。消息不徑而走，震驚了天下武林。

那時他尚不過是初學乍練，已俱有如此驚人威力。如今他的獨狐九劍，已臻爐火純青，登峯造極之境。這一出手，自是威力無與倫比。

寒光乍現，氣勢如虹中，就聽一片慘叫聲同時響起，二十名黑衣漢子的右腕齊斷，二十把劍均脫手墜地。

「辟邪劍法」畢竟不敵「獨狐九劍」！

那二十人顧不得腕脈已斷，掉頭撒脚就狂奔而去。

令狐冲並不追殺，其實他剛才不削手腕，劍挑那二十人咽喉，也同樣是劍無虛發，只是他不想多殺人罷了。

但他心裡也不禁感到非常意外，苗宮之內，竟會有這麼多人施展「辟邪劍法」，實在出乎意料。

縱然不可能盡得「辟邪劍法」眞傳，畢竟仍是那種邪惡霸道無比的劍法，而且訓練出了如此多的人！

如果不能釜底抽薪，將這批殺手一網打盡，一旦出了苗宮，散佈江湖……

正在想到這可怕的後果，又聽屋上的儀琳輕聲叫道：「令狐大哥，那邊打起來了，很像是藍教主的師父，還有……」

令狐冲急道：「儀琳師妹，快下來，咱們快去接應！」

儀琳縱身而下，立即緊隨令狐冲和任無疆，急向苗宮圍牆的大門趕去。

果然是獨臂鬼婆和苗燕，師徒二人闖進宮來，與方才那好幾百人遭遇，展開了廝殺。

這一老一小爲了巫玉之死，悲痛激憤之下，已形同瘋狂，出手毫不留情，碰上了絕無活路。

遠遠看去，只見人影翻飛，吶喊，喝叱，慘叫聲和兵器撞擊聲交織成一片。

但她們畢竟只有師徒二人，苗宮方面却有好幾百人合力圍攻。何況，散佈在四面八方的

援兵，正紛紛趕來。

「百毒追魂刺」和「九陰奇玄針」，兩種歹毒霸道的暗器，此刻派不上用場。苗燕只有以吹管充當兵器，施展獨臂鬼婆傾囊相授的獨門武功。

老鬼婆的獨臂，更是八面威風，銳不可當。無奈對方人數太衆，使師徒二人險象環生。

突然間，圍攻的人陣脚大亂，慘叫聲連起。

就見令狐冲掄劍衝殺而來，「獨狐九劍」大顯神威，劍鋒過處，便是血箭飛射，人仰馬翻。

任無疆更是殺人不眨眼，「龍象掌」難得有機會出手，那還不殺個過癮，殺個痛快。

就連緊隨在後的儀琳，也揮劍連傷了好幾人。

獨臂鬼婆和苗燕，一見令狐冲他們趕來，頓時精神大振。

正當雙方戰況慘烈進行中，突聞從遠遠矗立的「千秋塔」塔頂，傳來一陣琴聲。

值此生死關頭，誰居然有此雅興？

沒有人理會琴聲，戰得天昏地暗。

就在這時，一陣號角聲響起，苗宮的人立即紛紛住手，迅速退開。

禁宮的宮門大開，四名苗服壯漢飛馬而至，來至近前，各自將馬一勒停住。

一名壯漢振聲問道：「那一位是令狐大俠？」

其實是多此一問，他們五人中，只有兩個男人，絕不可能是滿頭白髮的任無疆。

令狐冲挺身上前道：「怎麼樣？」

壯漢跨在馬上道：「奉苗王之命，來問令狐大俠一聲，是否不顧聖姑的死活？」

令狐冲怒問道：「這話是甚麼意思？」

壯漢道：「很簡單，令狐大俠如果還想見到聖姑，就快棄劍投降，否則……」

令狐冲怒從心起，掄劍就向前刺去。

壯漢居然毫不在乎，有恃無恐道：「令狐大俠，兩國交戰，不斬來使。在下不過是來傳話而已，殺了我也救不出聖姑啊！」

令狐冲只得收回刺出的劍，憤聲道：「我怎麼知道聖姑是否安然無恙？」

壯漢笑了笑，從腰間取出個小號角，朝禁宮連吹三短一長聲，似在發出暗號。

倏而，「千秋塔」上琴聲又起，琴韻悠揚，悅耳動聽，竟是那「清心普安咒」！

令狐冲心神猛然一震，不禁想起當年在洛陽紫竹林，隔着竹簾聽盈盈撫琴，彈奏這一曲「清心普安咒」的情景。

這時在「千秋塔」上撫琴的，不是盈盈還會是誰？

他頓覺血液沸騰，心亂如麻。暗忖道：「盈盈一定知道我來了，才會彈奏這一曲。但她是表示安然無恙，要我放心，還是另有用意呢？」

壯漢見他聽得出神，又振聲道：「令狐大俠可拿定了主意，在下好回去覆命啊！」

令狐冲不置可否道：「有曲譜，誰都可以彈奏，塔上的不一定是聖姑，我要先見她本人！」

壯漢無奈道：「抱歉，在下作不了主，得回宮去請示苗王！」

說完，一撥馬頭，率領其他三人，潑剌剌地奔回禁宮裡去。

儀琳忙走向令狐冲身邊，輕聲問道：「令狐大哥，你會答應他們嗎？」

令狐冲道：「我要先確定，盈盈是不是……」

話尚未說完，獨臂鬼婆已怒形於色道：「哼！咱們爲了救聖姑出險，連燕兒的娘都把命送了，你居然……」

苗燕急加阻止道：「師父，不要說了。」

令狐冲驚詫道：「苗姑娘，令堂幾時……」

苗燕眼圈一紅，情不自禁地低泣起來。

獨臂鬼婆又怒哼一聲道：「不但是燕兒的娘，還傷了我兩個徒兒和好幾個人，你小子居然要向他們投降！」

令狐冲追問道：「老前輩，苗姑娘的……」

苗燕未及阻止，獨臂鬼婆已脫口而出道：「就是我那大徒兒巫玉！」

令狐冲大出意料之外，驚詫叫道：「大師姐？……」

苗燕再也忍不住，失聲痛泣起來。

獨臂鬼婆怒喝道：「燕兒！不要哭，這只怪妳自己看錯了人，沒甚麼好傷心的，就算妳娘白死了，咱們走！」

令狐冲一時不知所措，情急道：「老前輩……」

獨臂鬼婆怒哼一聲，不由分說，一把拖了苗燕就掠身而去。

苗宮的人那敢攔阻，只有眼睜睜地看着這師徒二人，飛身越出了兩丈多高的圍牆。

忽聽任無疆憤聲道：「令狐老弟，你要向他們投降，連我老人家也不交你這朋友了！」

儀琳却道：「爲了聖姑，你們要令狐大哥怎麼做呢？」

任無疆又是一聲怒哼，不屑地道：「怎麼做就得看咱們的令狐大俠了！如果決心救聖姑，老朽拚了這條命，也絕不皺一下眉頭。要是令狐大俠打算降敵，嘿嘿，那就對不起，老朽連寶都不想要，這就先走一步了！」

令狐冲似已拿定主意，雙手一拱道：「老人家請便！」

任無疆氣得扭頭就走，一時大概氣昏了頭，忘了山谷內到處佈滿沼毒。他不比獨臂鬼婆師徒，百毒不侵，若不走地道，根本出不了山，竟也飛身掠出了圍牆外。

令狐冲忽向儀琳道：「妳也快走吧！」

儀琳却微微一笑道：「不！令狐大哥，別想把我攆走。別人不瞭解你，我却太瞭解你了。你是不願多連累別人，想把所有的人打發走，好單獨放手一搏，跟他們拚命。萬一救不出聖姑，也要苗宮付出極大代價，對不對？」

令狐冲强自一笑，情不自禁地執住她的手，沮然嘆道：「儀琳師妹，想不到妳會這樣瞭解我！」

這時苗宮的人，尚包圍在數丈之外。

儀琳在衆目睽睽之下，被令狐冲緊緊執住手，竟毫無忸怩之態，落落大方地任他執着，笑道：「令狐大哥，從我第一次見到你，我就瞭解你了。不管人家對你怎樣誤解，怎樣批評，我總相信自已，絕對不會看錯人！」

令狐冲感嘆道：「可惜……唉！一切都是緣份，當年如果我沒有遇見盈盈，沒有那些意想不到的……」

儀琳委婉道：「令狐大哥，過去的已經過去了，往者已矣，何必再自尋煩惱。這些年來，你一直待我如同妹妹一樣，我也……在我的心目中，你永遠是我最敬愛的大哥。現在我甚麼都不想，但願吉人天相，聖姑能安然脫險，將來能看到令狐大哥幸福美滿，我也可以分享一份快樂和安慰了。」

令狐冲默了一默，忽問道：「如果我救不出盈盈，甚至今夜出不了苗宮呢？」

儀琳毅然道：「我情願與大哥死在一起！」

令狐冲激動地緊緊執住她的手，淚光閃動地看着她，一時却說不出話來。

就在這時，「千秋塔」上琴聲又起。

僅只彈出幾個音律，令狐冲已聽出，竟然是那曲「笑傲江湖」！

他不由地心神猛然一震，尋思道：「盈盈究竟要向我傳達甚麼心意？是要我不顧一切去救她出險……是暗示我不要爲了她而向敵人屈服……還是……」

想起當年，曲洋和劉正風在將死之前，一個撫琴，一個吹簫，合奏這曲二人共譜的「笑傲江湖」，那種從容不迫，視死如歸的氣魄和胸懷。雖昔日稽康臨刑，撫琴一曲，嘆息廣陵從此絕響的情景也不及。

盈盈莫不是正暗含此意？

令狐冲突然之間，如同醍醐灌頂，心胸豁然開朗。

他立即抽出斜插腰間，任無疆所贈的九孔紫玉簫，舉起唇間吹奏起來。

「千秋塔」上的瑤琴聲，一聽簫聲起。略一停頓，似乎深覺出乎意料之外，隨即遙遙相和。

這支九孔紫玉簫，一經吹奏，令狐冲便立時覺出，與過去的簫聲大不相同。

他自知簫藝不精，每與盈盈練習彈奏，便覺力不從心，無法能配合得上，使他自慚形穢

。尤其是彈奏這曲「笑傲江湖」，更是捉襟見肘，幾乎不忍卒聞。

不料這時一吹奏九孔紫玉簫，竟能將他過去無法吹出的音律，如行雲流水般地吹了出來。

那日在任無疆的藏寶室中，剛試吹幾聲，便被催着趕路。並不知道這支簫，竟有如此奇妙。

這些時日來，心有千千結，那還有心情吹簫自娛。直到此刻，他才發現它確爲無價之寶。

一時掩不住內心的亢奮，簫聲逐漸高揚起來，激昂處，彷彿萬馬奔騰，充滿殺伐之氣。這與原來的曲譜，大異其趣。簫聲原是主柔，琴聲則剛，以剛柔互相交織，譜出那連綿不絕，廻腸盪氣的天籟之音。

令狐沖的簫聲，正代表他此刻的心境，充滿憤怒與殺氣，大有誓死一拚的決心。

忽聽琴聲一變，抑揚順挫，甚是和諧。彷彿一位賢淑溫柔的妻子，正在心平氣和地勸慰丈夫。

令狐沖暗忖道：「盈盈莫非藉這琴聲，要我儘量忍耐，不可意氣用事？」

他立時收斂心神，强抑滿腔怒火，將簫聲吹得溫雅婉轉，悅耳動聽。

琴聲果然遙相應和，感覺出有種喜悅之情。

夜深人靜，整個苗宮除了琴簫合奏之外，一切都沉寂下來。

包圍在四下的數百之衆，似被這如同來自天外的音律所惑，不知不覺地沉醉在迷茫中，幾達渾然忘我之境。

就連站在令狐沖身旁的儀琳，也聽得出了神，忘了危機四伏，隨時可有殺身之禍降臨。

盈盈的琴藝高超，令狐沖却藉神簫補拙，使得琴簫配合的天衣無縫。突然之間，琴聲簫聲同時一變，彷彿有着無數的瑤琴與洞簫合奏齊鳴，震盪了整個苗宮，甚至傳送到漫山遍野，直冲雲霄！

二十　天　網

琴簫聲震撼了整個苗宮，使人如痴如醉。

令狐沖全心全力投注在九孔紫玉簫上，將當年曲洋與劉正風共譜「笑傲江湖」一曲，所欲表達和詮釋的至高意境，表現得淋漓盡致。甚至連他自己，突然間也超越了天地間的一切，昇華到一陣渾然忘我之境。

儀琳更像是着了魔似地，緊隨在他身後，保持着兩三步的距離。

令狐冲邊吹洞簫，邊向禁宮走去。

「千秋塔」上的盈盈，似與令狐冲心有靈犀一點通，藉着那琴韻和簫聲，使彼此間的距離愈來愈接近……

當令狐冲走近禁宮的宮門前時，把守的數十名苗裝衞士，以及近百名弓箭手，竟被那簫聲所懾，紛紛不自覺地向兩旁退開。

就在這時，金碧輝煌的宮門大開，彷彿是歡迎令狐冲和儀琳入宮。

令狐冲簫不離口，從容不迫地昂然步入，只見宮內富麗堂皇，佈置的美輪美奐，不比當今皇上的金鑾殿遜色。

禁宮內戒備森嚴，殿前武士多達兩百人，個個雄糾糾、氣昂昂。一律身著苗裝，佩帶彎月形苗刀。

他們似也被琴簫聲震撼，整整齊齊地分列成一排排，站在那裡如同泥塑木雕，紋風不動。

令狐冲不須人帶路，藉着琴聲的引導，像是識途老馬，穿堂過廳，一路未受阻擋，如入無人之境。終於來到了矗立在廣大宮院內的「千秋塔」前。

突然間，從四面八方湧現出百名黑衣蒙面人，在塔前一字排開，擋住了令狐冲和儀琳。

「錚錚」之聲不絕，一百把劍紛紛出鞘。

只見爲首的一人挺身上前，嬌聲冷叱道：「令狐冲，你竟然自己來送死了！」

令狐冲充耳不聞，站定在塔前，繼續吹簫。

突聞一聲疾喝，十幾把劍齊向他刺來，果然用的又是「辟邪劍法」！

令狐冲仍然簫不離口，却在電光石火間，騰出右手拔劍刺出，「獨狐九劍」只一閃現，隨即歸劍入鞘，右手又按回簫洞，正好使轉變的音律不致中斷。

他的動作之快，就如同右手從未離簫，更未拔劍刺敵。就在他歸劍入鞘的同時，便見那挺劍刺來的十幾人，連吭都未吭一聲，紛紛倒地不起。

這一回，「破劍式」刺的是敵喉！

爲首的黑衣蒙面人，驚得呆住了，簡直不敢相信，天下竟有這等厲害的劍法。

就在他口中迸出一聲：「大家上！……」之時，塔上傳出的琴聲倏地一變，鏘鏘之聲大作，音律中充滿殺伐之意。

令狐冲似被激起强烈鬥志，簫聲突止，劍又出鞘。

只見他揮劍如風，直向敵方疾撲而去。

一片驚呼慘叫聲中，寒光過處，血雨飛灑，二十幾隻緊握着劍的手掌，已齊腕被斬斷，掉落滿地。

令狐沖轉身急向儀琳道：「跟我來！」

儀琳把頭一點，拔劍緊隨着令狐沖，身形一拔而起，直沖塔層飛簷。

等那批黑衣蒙面人，從驚愕中回過神來，抬頭一看，兩條人影已飛掠上第三層。

「千秋塔」是藏寶禁地，未經苗王特許，任何人不得擅闖，違者格殺勿論。塔前這批黑衣蒙面人，是由金刀門弟子，及投效苗宮的江湖人物組成。他們那敢犯苗王的大忌，只好望塔興嘆了。

塔上的琴聲，也在這時突告中斷。

令狐沖情知有異，更是心急如焚，施展出絕世輕功身法，連連沖天而起，直向塔頂掠去。

儀琳那敢怠慢，緊緊相隨在後。

這「千秋塔」共有九層，最下兩層足有兩三丈之高，愈到上層，高度逐次減低，但整座塔的高度仍將近二十丈。夜色蒼茫中，巍然矗立。

塔頂這一層內，此時燈火通明。

令狐沖與儀琳飛身掠上飛簷，向塔內看去，只見盈盈身穿華服，滿身珠光寶氣，儼然貴婦。

她這時端坐長案前，雙手停放在一具古色古香的瑤琴上，垂首保持着沉默，神情却是十分安詳和泰然。

站在她身旁的，是個看似年歲不大，却寶相十足，身上居然穿戴漢人龍袍皇冠的壯漢。不消說，看這身裝束就知道他是苗王了！

塔內尚有十幾名苗女，如臨大敵地在戒備着。

苗王一臉失望，急燥道：「繼續彈！繼續彈！妳爲甚麼突然停止了？」

只聽盈盈深深嘆了口氣，無限感慨道：「當年曲長老與劉正風共譜這一曲『笑傲江湖』，原是想藉琴簫中音律，消弭天地間暴戾殺伐之氣，化干戈爲玉帛。而我却突然想以殺止殺，這已違背了他們兩位老人家的心意，教我如何再能彈奏得下去……」

苗王喝令道：「快彈！否則我就殺了妳！」

盈盈毫無懼色，微微一笑道：「我的心中殺念已動，難道你願意聽這殺伐之音？」

苗王怒形於色道：「本王對此道並非門外漢，就因爲妳的琴藝精湛，能彈奏得出神入化，我才對妳以禮相待。否則，以妳的容貌，本王豈容……好了，我只問妳一句，妳彈不彈？」

盈盈道：「你逼我來塔上撫琴，目的是讓冲郎知道我在你手裡，好威脅他棄劍投降，投效苗宮。這點我已經做了，但他絕不會向你屈服，已決心跟你誓死一拚！」

苗王有恃無恐道：「哼！妳在我手中，怎麼知道他不會向我投降？」

盈盈振聲道：「我當然知道，因爲是我要他這樣做的！」

苗王怔了怔，突然狂笑道：「我明白了，妳是藉這琴聲，把妳的心意告知了令狐冲，對嗎？他現在就在塔外，妳不必再用琴聲傳話，直接問他好了，看他捨不捨得讓妳死！」

盈盈早已知道，令狐冲在塔外伺機而動，故意向苗王道：「我的心意他已經明白，你這塔內佈滿機關，既然救不了我，又何必冒這個險。但他在塔外，可用『獨狐九劍』，殺盡你的手下，那時你這苗王還有甚麼威風？」

令狐冲終於恍然大悟，盈盈是阻止他以身涉險，貿然闖入遍設機關的塔內。

忽聽苗王沮然嘆道：「看來我是非殺妳不可了……」

就在這時，從塔外飛簷暗處，吹起了簫聲。

這正是「笑傲江湖」一曲的中段，簫聲有如遊絲隨風飄盪，連綿不絕，充滿廻腸盪氣之音。

盈盈心神爲之一震，雙手緩緩抬起，突然撥弦十指齊動，與塔外傳入的簫聲遙相呼應。

霎時，彷彿無數的琴簫齊奏，音律激盪，震人心弦。

苗王的神情，隨着那琴簫聲而變化，時而激昂亢奮，時而滿懷悲戚凄涼，喜，怒，哀，樂之情，使他浸淫在如痴如醉中，竟然難以自制地手舞足蹈起來。

琴簫聲倏地一變，由激昂轉變爲如泣如訴。

只見守在一旁的十幾名苗女，無不爲之動容，先是淚光閃動，繼而熱淚涔涔落下，終至情不自禁地失聲痛哭起來，直哭得呼天搶地。

苗王視若無睹，充耳不聞，就好像天地間沒有任何其他人存在，只有他一人。

而他臉上的表情極是怪異，既像是如痴如醉，整個身心都被琴簫聲所懾。又像是全力在抗拒，不願被那驚心動魄的音律所惑，竭盡所能地在掙扎……

突然，苗王狂喝一聲，心力交瘁地整個身子撲倒在瑤琴上了。

「錚錚」「鏘鏘」一陣亂響，琴弦根根被壓斷，一切便在突然間靜止。

塔外飛簷上的令狐冲，不由地大吃一驚，急向塔內看去，只見盈盈緩緩站起，眼光向那十幾名尚在痛哭的苗女掃了一眼，才走至門窗口，笑向塔外招呼道：「冲郎，外面很冷，快進來吧！」

令狐冲毫不猶豫，根本不管塔內的機關，掠身疾射而入。

一進塔內，他就撲上前抱住盈盈，激動地問道：「盈盈，妳沒事吧？」

盈盈道：「苗王在我身上放了蠱，不過沒關係，我相信藍教主一定懂得解除的方法。」

令狐冲詫異道：「盈盈，妳是說咱們可以離開這裡了？」

盈盈笑道：「除非你喜歡留在這裡！」

令狐冲指着撲身在瑤琴上的苗王道：「他……」

盈盈冷冷地道：「他已經死了！」

令狐冲更覺驚詫道：「怎麼可能……」

盈盈道：「冲郎，這其中玄奧，你可能還不明白。曲長老和劉正風共譜這曲『笑傲江湖』，他們雖是藉音律，抒發各自的情懷，却暗含以殺止殺之意。苗王除了酒色之外，對音律十分着迷，造詣之深，絕不在曲、劉二人之下。而他已練成能物隨意動的心法，整個塔內的機關，不需人力操作，也無人能操作，全憑他的心念控制。」

她見令狐冲一臉的驚異，似乎不敢相信，笑了笑道：「這是千眞萬確的，所以他死了，我才敢招呼你進塔來。」

令狐冲好奇地問道：「盈盈，妳怎能確定他眞的死了？」

盈盈又笑了笑，始正色道：「方才他已察覺出，我的琴聲中動了殺機，極力想抗拒，以致心力交瘁而死，等於是他自己殺了自己。像她們，無力抗拒反而不致送命，只不過心神暫時喪失而已。」

令狐冲咋舌道：「想不到這一曲『笑傲江湖』，竟然如此厲害！」

盈盈道：「我也想不到，如果不是你的簫聲，激發出我琴聲中的潛力……冲郎，分別才不過兩三個月，你遇見了甚麼高人，指點你簫技？」

令狐冲笑着把九狐紫玉簫遞向她道：「就是這位『高人』！我的簫技那有進步，只不過是有人送了我這支簫而已。」

盈盈接過去端詳一陣道：「這簫好像是紫玉雕琢而成，還多出一孔……」

忽聽令狐冲叫道：「該死，我忘了儀琳師妹還在外面……」

急忙向外招呼道：「儀琳師妹！儀琳……」

塔外却未見儀琳回應。

令狐冲暗自一驚，急問道：「盈盈，咱們可以走了嗎？」

盈盈點了下頭道：「下面的那些人，大概都被琴簫的殺伐聲驚跑了。不過，咱們要闖出宮去，恐怕還得合奏一曲『笑傲江湖』吶。」

令狐冲笑着一牽盈盈的手，便從窗門射身而出，掠至塔外飛簷上。

眼光一掃，那見儀琳的人影。

而那批黑衣蒙面人，這時也逃得精光，一個也不見。

令狐冲急向盈盈道：「咱們快下去吧！」

二人各展絕世輕功，連連飛縱，從塔頂一層層縱落而下，到達了地面。

令狐冲足一落地，就向四下喚道：「儀琳師妹，儀琳師妹……」

剛叫了兩聲，突聞喊殺聲大起，黑暗中竄出了那批黑衣蒙面人。

原來，他們並未逃走，竟是散佈在塔的四周，在守株待兔吶！

盈盈突然間想起，梅莊那夜慘遭血洗的情景，不由地悲憤膺胸，殺機頓起。怒聲喝道：「冲郎，以殺止殺！」

隨即舉起手中九孔紫玉簫就吹，頓時「笑傲江湖」音律大作。

黑衣蒙面人由四面八方撲來，個個奮不顧身，全力以赴。雖然「辟邪劍法」只會其中幾招，畢竟狠毒絕倫，霸道無比。

但他們只能刺出一劍，根本沒有第二招出手的機會。

令狐冲的「獨狐九劍」一出，身隨劍走，看似身劍合一，就在旋風般的一掃中，劍鋒帶起一片血雨，撲近的二三十名黑衣蒙面人，便紛紛倒地不起。

賸下的四五十人，驚得魂飛天外，急忙撤劍暴退。

一名女子聲音的黑衣蒙面人，不禁咬牙切齒道：「哼！想不到名滿天下的令狐大俠，竟然是個心狠手辣，殺人不眨眼的殺人狂！」

令狐冲怒問道：「你們殺了五仙教近千人，難道眨過眼睛？」

那黑衣蒙面人冷冷一笑，突以苗語傳話下去，隨即揮衆一擁而上。

這回他們似已決心全力一搏，各以「辟邪劍法」中的不同招式，四五十把劍同時攻來。

震人心弦的簫聲激盪中，令狐冲形同瘋狂，只見他身形暴起，人影翻飛，獨狐九劍連連出手，電光石火般刺向撲來的黑衣蒙面人。

一片驚呼慘叫聲中，無法分辨出是那一個先中劍，那一個後中劍，但却幾乎是同時棄劍倒下。

突然間，簫聲戛然而止。

一切也隨之靜止，慘淡的月色下，只見橫屍遍地。

令狐冲的劍上沾滿了血，一滴滴順着流向劍尖，再一滴滴流落地上。

他眼光一掃，回過頭去，苦澀地笑問道：「盈盈，這不會是『笑傲江湖』的本意吧？」

盈盈搖了搖頭道：「不是，絕對不是！」

令狐冲長嘆一聲，歸劍入鞘道：「盈盈，妳絕對想不到，整個事情的起因，又像三年多前那場風暴一樣，仍是爲了『辟邪劍譜』。而罪魁禍首，却是林平之的外祖，王元霸的一家老小！」

盈盈憤聲道：「我早也料到了，否則闖入梅莊行兇的人，不會口口聲聲說要報復，要讓我也嚐嚐那種暗無天日，生不如死的黑牢滋味……」

令狐冲不由地怒道：「那該死的梅兒呢？」

盈盈道：「她也是不得已，要不是她每夜替我送飲食，我早就餓死在黑牢裡了。而押我來這裡來的那批人，好像怕她會洩露秘密，半路上就把她殺了。」

令狐冲忽道：「盈盈，妳相信嗎，林平之根本沒有死！」

盈盈驚詫道：「這怎麼可能？……哼！我明白了，一定是梅兒混進梅莊，給了林平之甚麼藥物，讓他詐死混出黑牢。他一心想報復，但眼睛已瞎了，只好訓練出一批使用『辟邪劍法』的殺手！」

令狐冲道：「妳猜的幾乎全對，只是訓練出這批殺手的，並不是林平之，而是王元霸的幾個孫兒孫女。可能現在就躺在地上，追隨他們的祖父去了！」

盈盈急問道：「冲郎，你說王元霸死了？」

令狐冲輕哨一聲道：「這事說來話長，很多事連我都想像不到。盈盈，咱們回去慢慢再說，現在快去找儀琳師妹吧。」

盈盈雖是迫不及待，想知道整個事情的眞相。但這時尚在苗宮內，又不知儀琳的去向，只好暫時按耐住，不便追根問由。

小倆口剛携手奔向禁宮後殿，突聞人聲譁然。

令狐冲急道：「盈盈，快！」

兩人衝入後殿一看，只見殿堂內一片驚亂，足有好幾百漢女及苗女，分從一處處的『寢宮』中逃出，紛紛爭先恐後地向四下奔逃，又不知逃往何處去，簡直如同一群群無頭的蒼蠅，在到處亂飛亂撞。

再定神一看，竟是儀琳、任無疆、獨臂鬼婆和苗燕，把她們從「寢宮」裡全撵了出來。

這時獨臂鬼婆身形一掠，登上苗王高高在上的寶座，振聲喝道：「妳們不要怕，咱們只要找出五仙教的人！」

中秋之夜，五仙教被殲滅，擄去了百名以上的苗女教衆，她們不知獨臂鬼婆是誰，沒有一人敢挺身而出。

苗燕也掠上去，眼光一掃道：「這位老人家是藍教主的師父，咱們是來救妳們出去的！」

驚亂這才逐漸平息下來，倏而，走出了一百多名苗女，一齊上前跪下，高呼道：「拜見師祖！」

苗燕便改用苗語，不知向她們說甚麼。

任無疆一句也聽不懂，正待走向宮院，一眼瞥見令狐冲和盈盈，默默地站在那裡看熱鬧，立即掠身而至，笑罵道：「好小子，你把我老人家故意氣走呀！」

令狐冲莞爾一笑道：「老人家既然生氣走了，爲甚麼又回來？」

任無疆道：「老弟，你差一點害死了老朽，我被你一氣，當時氣昏了頭，跟着她們師徒出了圍牆，直朝山谷那邊奔，幾乎糊裡糊塗闖進毒霧裡去。幸虧那位苗姑娘回頭把我攔住，問我怕不怕中毒。老朽又不是五仙教，或是毒聖門的人，那會不怕毒，就在這時，忽然聽到塔上傳出琴聲，接着又聽你老弟吹出簫聲，咱們就一齊掉頭趕了回來。」

令狐冲笑問道：「老人家該不是爲了盜寶吧？」

任無疆憤聲道：「這是甚麼話！老朽是突然明白過來，想到老弟是故意把咱們氣走，好單獨跟他們搏命。老朽趕回來，是決心助你老弟一臂之力的。却被那個小尼姑阻止，說老弟已經救出聖姑了，不許老朽打擾你們……」

突向盈盈大禮相見道：「老朽任無疆，拜見聖姑！」

令狐冲忙扶住他道：「老人家快莫如此，盈盈早已不是甚麼聖姑了。你我既是忘年之交，以兄弟相稱，叫盈盈弟妹就行了。」

盈盈微微一笑道：「我記起來了，老人家的外號，可是叫『白髮童子』？」

任無疆雙手一抱拳道：「不敢，正是老朽。」

盈盈道：「記得三年多前，我託平大夫去爲冲郎治病，他曾提起老人家，說要邀老人家同往……」

任無疆頓時窘迫道：「這，這事不提也罷，提起來嘛……嘿嘿，老朽眞不好意思。」

令狐冲忙替他解圍道：「老人家不必不好意思，苗王已死，你要甚麼寶就快去挑吧！」

任無疆笑道：「那就恕老朽失陪了！」

說完，他就迫不及待地，直奔宮院中的「千秋塔」而去。

令狐冲笑了笑道：「這位老人家倒很可愛，幸虧他送了我這支九孔紫玉簫……對了，盈盈，苗王的手下怎麼突然全不見了？」

盈盈道：「苗人的手下，就跟塔裡的機關一樣，全由他的『心法』用意念控制，使人不得不由他擺佈，爲他賣命。他人一死，就失去控制，那些人大概早就逃命去了。」

令狐冲不禁驚道：「幸仗那曲『笑傲江湖』，否則咱們眞不是他的對手……」

正說之間，只見儀琳走了過來，恭然施禮道：「貧尼拜見聖姑……」

盈盈忙上前扶起她道：「儀琳師妹，妳怎麼也跟我來這一套嘛！」

儀琳又斂衽一下，始道：「令狐大哥，她們有些是五仙教的，有些是被擄來或買來的，都由幾個巫師負責看管……」

令狐冲急問道：「那些巫師呢？」

儀琳道：「他們好像突然知道苗王死了，全跑光啦。」

令狐冲「哦」了一聲，忽然笑問道：「儀琳師妹，妳聽得懂苗語？」

儀琳微微點頭道：「令狐大哥趕回西湖去後，我沒事就跟藍教主她們學了幾句……」

令狐冲使個眼色，輕聲道：「她們師徒在說甚麼，說了老半天？」

儀琳道：「她們想說動那些女子，去雷公山加入五仙教。」

令狐冲道：「想不到這位老人家，倒是貌惡心善，居然一心想助藍大妹子重振五仙教，在這裡就地招兵買馬吶……那些女子同意了沒有？」

儀琳搖搖頭道：「她們說不想加入甚麼教，只想回家。」

這時獨臂鬼婆似乎很失望，憤聲道：「算了，算了，燕兒，隨她們去吧，咱們回雷公山去！」

令狐冲忙趕過去，雙手一拱道：「多謝老人家和苗姑娘……」

不料獨臂鬼婆却冷聲道：「有甚麼好謝的，人又不是咱們救出的！」

冷哼一聲，便帶着苗燕，及那一百多被擄來的五仙教苗女，浩浩蕩蕩向宮殿外走去。

令狐冲碰了一鼻子灰，只好聳聳肩，走回盈盈和儀琳面前，尷尬地一笑道：「這裡也沒咱們的事了，走吧，罪魁禍首尚未到，咱們還得去堵……」

盈盈詫異道：「冲郎，你不是說王元霸已經死了嗎？」

令狐冲道：「他的大兒子王伯奮可沒死，梅莊就是他帶人去的，現在又挾持了曲非烟，帶了大批金刀門的弟子來這裡……」

盈盈驚問道：「非非落在她們手裡了？」

令狐冲只把頭一點，便帶着盈盈和儀琳，直朝宮殿外奔去。

那些不願加入五仙教，一心只想回家的女子，則急忙衝回「寢宮」，爭先恐後地爭奪財物，亂成了一片……

□□　□□　□□

雲霧山外，這時出現大批人馬，浩浩蕩蕩而來。

突然間，從那條通山谷的狹道兩旁，現身竄出幾個人來，擋住了去路。

這幾人可大有來頭，一位是當今少林掌門人方證，一位是方生大師，另一位鶉衣百結的老叫化，正是丐幫幫主解風。

而另兩個年輕人，想不到竟是林平之和大牛！

他們怎會在一起？

原來這兩僧一俗，一路追踪金刀門的大批人馬，由於顧慮到曲非烟，不得不投鼠忌器，只好伺機而動。不料追到黃河故道附近，却失去了那批人的影蹤。

解風當即判斷，金刀門的人必是登船改走水路，便僱舟一路緊緊追去。

那知王伯奮極工心機，似已察覺被人跟踪，大批人馬上了巨船，却反向下遊駛去，來了個背道而馳。這樣一來，解風他們上那裡去追趕，也難怪令狐冲他們，沿着河岸猛追，也毫無發現了。

金刀門的船，却在順流而下了二三十里，才掉轉船頭，揚帆而上。

兩僧一俗的輕舟極快，追出百里之外，竟未發現敵蹤，始情知有異。本可回頭一路搜尋目標，但又惟恐王伯奮詭計多端，又改走旱路。

經過一番計議，便決定先趕往苗疆。

他們已到了數日，每日均到入苗疆必經的劍河城去打探消息，順便備些食物，好在通往雲霧山的山道守株待兔，不意竟遇見了林平之和大牛。

林平之原想迴避，却已來不及。

幸好這兩僧一俗，已瞭解眞相，非但未加留難。方證更在獲知林平之中了「毒不死人」之毒後，慨然傳授「易筋經」助他解毒。

既知令狐冲偕同任無疆，已匆匆趕往雷公山救治向問天，他們便決定逕往雲霧山，準備攔截金刀門的大批人馬前往苗宮。

果然不出所料，金刀門的大批人馬，終於浩浩蕩蕩，直奔雲霧山而來。

稱之爲浩浩蕩蕩，實不爲過，金刀門的人不下百餘之衆，有車有馬，極是風光。顯然他們已決心投效苗王，打腫臉也得充胖子，不能露出狼狽之相。

突然，開道的兩匹快馬，發現了前有僧俗五人擋路，兩名壯漢一驚，急忙撥轉馬頭，去向隨後而至的大隊人馬飛報。

王伯奮一聽，不由地大驚，急命人馬停止前進，親率二十幾名金刀門弟子，飛奔向阻路的僧俗五人。

一見其中尚有林平之，他不禁驚怒交加，喝道：「平之，你竟然六親不認，當眞要跟大舅作對！」

林平之挺身上前，雙手一拱道：「大舅，請看在已死的外公份上，自行負荆請罪，由武林各派公決，可免一場……」

不等他說完，王伯奮已狂笑道：「難道要我像你當年一樣，關入不見天日，生不如死的黑牢？哈哈……」

林平之一陣悲憤膺胸，振聲道：「大舅，如果你老人家執迷不悟，一意孤行，就怪不得……」

王伯奮狂笑突止，陰狠地道：「嘿嘿，你別忘了，曲姑娘還在大舅手裡！」

林平之叫道：「大舅！你……」

王伯奮一陣嘿然冷笑，突然回身喝道：「把那丫頭帶出來！」

林平之定神一看，遙見數丈外，曲非烟被兩名壯漢，從馬車內架了出來，似被點穴制住，情不自禁地叫了聲：「非非！……」

曲非烟一聽有人叫她小名，忙睜眼一看，遙見林平之正蠢蠢欲動，急叫道：「平之！不可用……」

壯漢的鋼刀，架在了她頸旁，喝道：「不許叫！」

王伯奮哈哈一笑，有恃無恐道：「你們快快讓路，否則就別怪我先拿那丫頭開刀！」

林平之霍地拔出劍，咬牙切齒地恨聲道：「大舅，你不要逼我……」

曲非烟見狀，惟恐林平之以「辟邪劍法」出擊，情急之下，不顧一切喝阻道：「平之！不可用那辟……」

王伯奮却冷不防出手，挺劍直刺林平之胸膛，用的正是「辟邪劍法」！

這無異是班門弄斧，林平之只須以「辟邪劍法」還擊，王伯奮必無生路，剛好被一劍刺中眉心。

但林平之的劍却凝而不發，只想閃避。

「辟邪劍法」何等霸道，那容對手稍作遲疑，劍勢疾如閃電，根本來不及閃避，劍已直刺胸膛。

只聽一聲慘叫，林平之已被王伯奮的劍刺中。

幸而他對這一劍刺來的部位瞭然於胸，及時身子一偏，使劍刺入距心臟偏開寸許，否則必是一劍斃命。

王伯奮果然心狠手辣，他才眞正是六親不認！

方證口喧佛號：「阿彌陀佛！」

身形疾掠而至，伸手一把抓住林平之，落在兩丈外。

王伯奮大喝一聲：「衝！」

一馬當先，就率衆向烟霧瀰漫的谷口衝去。

方生和解風眼見曲非烟正被架上車，投鼠忌器，不敢貿然出手攔阻，只得分向道旁暴退，讓出路來。

就在大批人馬衝向山谷時，一條人影飛射而至，用的正是「凌虛飛渡」絕世身法，但比曲非烟高出不知幾許。

電光石火間，人影從天而降，將正被架上車的曲非烟一把拖入懷中。

隨護車旁的幾名壯漢，揮刀就向來人猛砍，但刀分明砍在那人身上，却空若無物。

那人並不出手傷人，身形冲天而起，帶着曲非烟飛了開去。

金刀門的人一見人質已失，那敢怠慢，飛快地衝進了烟霧瀰漫的山中。

雲霧山便是以多雲多霧而名，王伯奮曾出入過多次，已是識途老馬，却不知最近山中已施放了沼毒。

大批人馬奔勢極快，等他們發覺情況有異，早已深入數十丈之內，收勢已然來不及了。

眼看大隊人馬衝入烟霧瀰漫中，竟如泥牛入海，突然間無聲無息，彷彿無形中驟然消失。

却聽方證朝那人飛去的方向，合掌口喧佛號道：「阿彌陀佛，神尼的『鏡花水月』神功，已告大功完成，可喜可賀！」

夜色蒼茫中，人影已凌空飛遠。

雷公山上可熱鬧了，但大部份的人却在平岩上，交頭接耳地窃窃私議。

寬敞的岩洞內，則是一些在武林中，身份地位較高，或是德高望重的人物，像是少林掌門方證，方生大師，丐幫幫主解風，獨臂鬼婆，朝陽教主向問天，白髮童子任無疆，不戒和尚，桃谷六仙等等……

令狐沖是主要人物，自然少不了他。但盈盈，儀琳，苗燕，甚至五仙教的藍鳳凰師姐妹五人，却一個不見，她們都上那裡去了？

而林平之爲了當年的事，曾被視爲武林公敵，如今雖已眞相大白，他仍覺有些格格不入，不願在岩洞內跟他們那些人湊熱鬧，寧願在洞外跟大牛閒聊。

其實，他的劍傷，經方證給了內服外敷的少林治傷神藥，已無大礙，這時心裡焦急憂慮無比，却是在爲曲非烟躭心。

原來，盈盈等人，正在通道的洞室內，紛紛爲她向鏡月神尼求情吶！

盈盈等人陸續走了出來，從她們的神色上可以看出，鏡月神尼對曲非烟惹出這麼大的事，似乎絕不寬恕，非處死不可。

整個岩洞內，氣氛十分沉重，連方證也不便出面，去向鏡月神尼替曲非烟求情。

最後，曲非烟也淚汪汪地走了出來，洞室內竟然只留下了鏡月神尼和儀琳兩人。

這實大出衆人意料之外，她們一老一小，怎麼一見就如此投緣，還在裡面談些甚麼，談得如此起勁呢？

苗燕已知道，曲非烟是她同父異母的姐姐，便趨前安慰道：「姐姐，我替妳趕到黃山去，請黃山老祖出面，神尼總得給她老人家一個面子。」

曲非烟苦笑道：「妹妹，妳不知道黃山老祖的火爆脾氣，我偷了他的『生死丹』，他不火上加油才怪！」

苗燕輕聲道：「姐姐，我帶妳逃走，找個地方躲起來，神尼絕對找不到！」

曲非烟沮然搖頭道：「神尼縱然現在就把我處死，我也不能……」

正說之間，突見鏡月神尼與儀琳，有說有笑地走出，使正在窃窃私議的衆人爲之一怔，頓時鴉雀無聲。

鏡月神尼被武林中公認，爲當今天下第一高人，只見她面貌慈祥，臉色紅潤，雖已年逾八十，却看似中年貴婦。

她走至石桌旁，由儀琳扶坐下來，從容不迫地道：「貧尼已經決定……」

說到這裡，眼光一掃，只見衆人都屏息凝神，才繼續說道：「非非要跟我回東海，面壁十年，不知方掌門認爲貧尼這樣處置可妥當？」

方證雙掌合什道：「阿彌陀佛，神尼能網開一面，免曲姑娘一死，讓她能改過自新，實爲我佛慈悲，善哉！善哉！」

鏡月神尼目光又一掃道：「各位認爲如何？」

在場的人聽說曲非烟已可免除一死，已是感到喜出望外，那還敢表示異議。

却聽儀琳道：「神尼，面壁十年，太長了吧……」

鏡月神尼竟不以爲忤，笑問道：「妳說呢？」

儀琳想了想道：「三年，神尼認爲怎樣？」

不料鏡月神尼竟一口答應道：「好，就改爲三年！」

曲非烟忙不迭上前跪下道：「多謝神尼從輕發落！」

鏡月神尼道：「起來吧，去把那姓林的孩子叫來。」

曲非烟恭應一聲，急忙起身衝出洞外，很快找來了林平之。

鏡月神尼卽道：「林平之，你服了黃山老祖的『生死丹』，我要把你交給他，服侍他三年。然後重歸華山，重振華山盛譽，你可願意？」

林平之恭然道：「晚輩謹遵神尼法旨！」

鏡月神尼瞥了他一眼，又看看淚光閃動的曲非烟，微微點頭笑道：「如果你在黃山表現良好，三年之後，可來把非非接去。」

林平之和曲非烟喜出望外，忙雙雙跪下，齊聲叩謝道：「多謝神尼成全！」

鏡月神尼嘆道：「罷了，罷了，這是孽緣！」

等林平之和曲非烟站起後，目光又轉向藍鳳凰道：「貧尼本不願多事，但既已遠離東海來此，有些事就不得不過問。不知妳這五仙教，是否還……」

不等她問完，藍鳳凰已上前恭聲道：「晚輩昨夜已與師父談過，決定解散五仙教了。」說時瞥了向問天一眼。

大家看在眼裡，心照不宣，已經知道是怎麼回事了。

鏡月神尼微微點了下頭，轉向令狐冲道：「令狐大俠。」

令狐冲忙起身道：「不敢，神尼有事請吩咐。」

鏡月神尼眼光向衆人一掃，又看看一傍的儀琳，始道：「有件事，貧尼想代爲作主，不知令狐大俠可否賞我一個面子？」

令狐冲面有難色道：「這……」

鏡月神尼不悅道：「那就不敢勉强了！」

突然站起身來，似乎要拂袖而去。

令狐冲急道：「不，不，神尼請吩咐，晚輩定當遵命！」

鏡月神尼卽道：「很好，那你們就快回梅莊，準備喜事吧！」

令狐冲頓時一怔，尚未置可否，不戒和尚已樂不可支，笑着向鏡月神尼深深一揖道：「多謝神尼成全！哈哈……」

獨臂鬼婆氣得跳起身來，但敢怒而不敢言，只好向熱淚盈眶的苗燕憤聲道：「燕兒，咱們走！」

這一來，大家已看出，鏡月神尼對儀琳極投緣，才會出面撮合她與令狐冲的好事。

一見獨臂鬼婆拂袖而去，藍鳳凰等無量門的弟子，個個都茫然不知所措起來。

儀琳像是不勝嬌羞，急忙跟着苗燕追了出去。

只見桃谷六仙等人，紛紛上前向令狐冲與不戒和尚道賀。使得他們兩人，一個是啼笑皆非，一個則喜出望外。

□□　□□　□□

梅莊，經過一番血洗後，重又恢復了舊觀。

這日張燈結彩，喜氣洋洋。

不到黃昏，已是賀客盈門，大多是武林各門各派的人物，甚至有不遠千里趕來的。

其中自少不了方證、方生、解風、桃谷六仙、向問天、藍鳳凰、田伯光等人，尤其是華山和恆山兩派來的人最多。

連「毒聖門」的諸不凡也親自來賀，表明那「毒不死人」之毒，是被金刀門弟子混入臥底，私下偷出的。

大牛特地去洛陽，騎回了那頭小毛驢，忍痛割愛，送給了令狐冲當作賀禮。

而這時來了位很特殊的賀客，帶人抬來兩大箱賀禮，盡是極名貴的珠寶，琳瑯滿目，美不勝收。

但這人大家都覺十分面熟，一時却想不出他是何方神聖，出手如此濶綽。

等他一開口道賀道：「老弟，恭喜恭喜……」

令狐冲猛然認了出來，這滿頭烏黑發亮長髮的賀客，竟然是白髮童子任無疆。不禁驚詫道：「任老哥，是你啊！你的滿頭白髮……」

任無疆眉飛色舞道：「老弟，不瞞你說，老朽十多歲就滿頭白髮，所以被稱爲『白髮童子』，成爲老朽畢生的一大憾事。後來風聞苗王年紀比我大，却能青春永駐，夜夜春宵，原來他珍藏了一種奇藥叫『千秋露』，可以返老還童……」

令狐冲恍然大悟道：「原來你老哥不惜花十年挖地道，冒生命危險潛入苗宮多次，一心一意要盜的就是『千秋露』啊！」

任無疆把頭一點，自鳴得意道：「老弟，你瞧瞧，現在我是不是跟你差不多了！」

此言一出，頓時引得哄堂大笑。

不旋踵，吉辰已到。

樂聲喧天中，行禮如儀。

拜畢天地，鞭炮聲大作，衆客道賀聲中，一對新人送入洞房。

盈盈親自權充喜娘，將新郎新娘送入洞房後，卽命田伯光和任無疆負責在外把關，惟恐桃谷六仙又來鬧洞房。

幸好這六個渾人，自從在雷公山上，被獨臂鬼婆和巫玉師徒二人，打得落花流水，已深知「禍從口出」的厲害，從此收斂了許多，再也不敢胡亂說話。

賀客們在大廳開懷暢飲，不戒和尙抱起大酒罈猛喝猛灌，山珍海味的菜尙未上幾道，酒才過三巡，他已喝得酩酊大醉。

洞房內，紅燭高燒。

令狐冲雖是被「硬綁鴨子上架」，不便違拂鏡月神尼的一番美意，實際上他也深慶能獲盈盈同意，娶得儀琳爲妾，也不負當年救他一命的恩情了。

但對曾以「天地大法」救她的苗燕，心裡總有一份歉疚，這些日子以來，一直耿耿於懷。

一時之間，他不免感慨萬千。

良宵一刻值千金，他與新娘喝完交杯酒，扶她坐至床邊後，便迫不及待地，伸手去揭新娘的頭蓋。

新娘不勝嬌羞，左閃右避，但終逃不過他出手如電，自創的一招獨狐九劍之外的一招「揭蓋式」。

頭蓋一揭開，令狐冲頓目瞠結舌，做夢也想不到，新娘竟是苗燕！

令狐冲莫名其妙地失聲叫道：「苗，苗姑娘……」

苗燕含羞帶嗔道：「冲哥，你很失望，不是她……」

令狐冲急道：「不不不，我，我只是不知道，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苗燕幽幽地道：「這一切都是儀琳姐姐的意思，由她和盈盈姐姐私下計議安排的……」

令狐冲追問道：「她人呢？」

苗燕道：「神尼在雷公山，一眼就看中了她，決心把她收爲弟子，帶回東海去傳授絕世神功，日後繼承神尼的衣鉢。

此刻與非烟姐姐，已同往東海了。」

令狐冲感嘆道：「但願不久的將來，咱們能見到這位儀琳神尼！」

苗燕默默無語，不知是妒，是喜，還是……

突見令狐冲回身一掌拍出，喜案上一對高燒的紅燭頓時齊滅。

黑暗中，一陣悉悉率率寬衣解帶聲響起。

又是另一種情趣的「天地大法」正展開……

——全書完——

皇鼎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圖書目錄

連絡處：台北市晉江街130號

電　話：3511707　3972288

郵政劃撥儲金帳號第〇一五八一三〇之九號　趙震中帳戶

雲中岳著

①劍海情濤	二册	320元
②血劍蘭心	二册	320元
③劍嘯荒原	三册	480元
④大地龍騰	二册	320元
⑤劍海騰龍	二册	320元
⑥幻劍情花	三册	480元
⑦情鎮巫山	二册	320元
⑧劍影寒	四册	640元
⑨覇海風雲	三册	480元
⑩古劍殘情記	三册	480元
⑪鋒鏑情潮	三册	480元
⑫匣劍凝霜	二册	320元
⑬秘簡飛虹	二册	320元
⑭鐵胆蘭心	二册	320元
⑮比翼情鴛	二册	320元
⑯亡命之歌	三册	480元
⑰血漢妖狐	三册	480元
⑱八荒龍蛇	二册	320元
⑲四海遊騎	二册	320元
⑳絕代梟雄	三册	480元
㉑古瑟哀絃	三册	480元
㉒玉翎雕	二册	320元
㉓瀛海恩仇	二册	320元
㉔莫愁兒女	二册	320元
㉕鹿苑書劍	二册	320元
㉖珠簾銀燭	三册	480元
㉗劍胆詩魂	三册	480元
㉘劍蛊情關	三册	480元
㉙故劍情深	二册	320元
㉚火鳳凰	三册	480元
㉛邪神傳	三册	480元
㉜莽野龍翔	三册	480元
㉝草原奇人	三册	480元
㉞江漢屠龍	三册	480元
㉟蟠龍踞虎	二册	320元
㊱天涯江湖路	三册	480元
㊲亡魂客	二册	320元
㊳逸鳳引鳳	二册	320元
㊴青鋒驚雷	三册	480元
㊵魔火情焰	三册	480元
㊶強龍過江	三册	480元
㊷風雲錄	三册	480元
㊸冷劍飛鷹	三册	480元
㊹湖海群英	三册	480元
㊺莽原魔豹	三册	480元
㊻碧血江南	三册	480元
㊼無情刀客有情天	三册	480元
㊽四海鷹揚	三册	480元
㊾殺手春秋	三册	480元
㊿紅塵碧玉	三册	480元
(51)霹靂刀劍情	三册	480元
(52)		
(53)		
(54)		

憶　文著

①雙俠劍	二册	320元
②冷香谷	二册	320元
③鐵漢嬌娃	二册	320元
④氣傲天蒼	二册	320元
⑤威震邊關	二册	320元
⑥奇麟異鳳	三册	480元
⑦飛虹玉女	二册	320元

柳殘陽著

①斷　双	二册	320元
②渡心指	二册	320元
③魔　尊	二册	320元
④騰龍彎月刀	六册	960元
⑤卍方瘟神	二册	320元

臥龍生著

①聖劍情刀　一册　160元
②俠骨柔情　一册　160元
③牡丹園　一册　160元
④玉手點將錄二册　320元
⑤沉劍飛龍記三册　480元
⑥巫靈八鳳　三册　480元
⑦桃花刼　三册　480元
⑧桃花血令　三册　480元
⑨桃紅花花劍三册　480元
⑩風雨江湖情四册　640元
⑪金劍雕翎（正）三册　480元
⑫金劍雕翎（續）三册　480元
⑬岳小釵（正）三册　480元
⑭岳小釵（續）三册　480元
⑮飄花令（正續）六册　960元
⑯絕情天嬌　三册　480元
⑰飛燕驚龍　五册　800元
⑱鐵劍玉弧　四册　640元
⑲花鳳　六册　960元
⑳金鳳鴛　五册　800元
㉑驚虹一劍震江湖六册　960元
㉒金筆點龍記五册　800元
㉓黑白劍　四册　640元
㉔無形劍　三册　480元
㉕天龍甲　四册　640元
㉖八荒飛龍記二册　320元
㉗風雨燕歸來四册　640元
㉘指劍爲媒　三册　480元
㉙天鵝譜　三册　480元
㉚寒梅傲霜　三册　480元
㉛血劍丹心　三册　480元
㉜天香鷹　三册　480元
㉝飛鈴　四册　640元
㉞春秋筆　四册　640元
㉟鏢旗　四册　640元
㊱玉釵盟　四册　640元
㊲絳雪玄霜　六册　960元
㊳翠袖玉環

東方玉著

①紫玉香　四册　640元
②旋風花　正三册　480元
③一劍蕩魔續三册　480元
④金縷甲、秋水寒㈠　480元
⑤〃（續）㈡　480元
⑥劍公子　四册　640元
⑦京華俠踪　三册　480元
⑧金鳳鈎　四册　640元
⑨雙鳳傳　三册　480元
⑩同心劍　三册　480元
⑪彩虹劍
⑫翡翠谷
⑬引劍珠
⑭蘭陵七劍
⑮飛龍劍
⑯武林璽
⑰流香谷
⑱九轉簫
⑲護花劍（正續）五册　800元
⑳
㉑
㉒

㊴神州豪俠　四册　640元
㊵劍仙　三册　480元
㊶劍仙列傳　三册　480元
㊷素手刼　三册　480元
㊸天劍絕刀　四册　640元
㊹黑白雙驕　三册　480元
㊺地獄門　三册　480元
㊻搖花放鷹（正續）六册　960元
㊼鐵傘震武林四册　640元
㊽浪蕩小子　二册　320元
㊾邪神、瘟將　三册　480元
㊿翠袖靈龍　二册　320元

司馬紫煙著

①劍在江湖　一册　160元
②英雄　三册　480元
③劍情深　正二册　320元
續二册　320元
④燕歌行　三册　480元
⑤燕趙風雲　二册　320元
⑥千樹梅花一劍寒三册　480元
⑦螭龍鼎　二册　320元
⑧一劍寒山河三册　480元
⑨孤劍行　三册　480元
⑩遊子引　二册　320元
⑪金僕姑　三册　480元
⑫修羅刀　二册　320元
⑬浪子燕青　二册　320元
⑭鐵馬雲裘　二册　320元
⑮荒野遊龍　四册　640元
⑯環劍爭輝　三册　480元
⑰大英雄　二册　320元
⑱妙英雄　二册　320元
⑲菩提劍　二册　320元
⑳刀下不留人三册　480元
㉑明珠刼　二册　320元
㉒魔劍心焰　三册　480元
㉓血怨刼　二册　320元
㉔鷲與鷹　二册　320元
㉕牧野英豪　三册　480元
㉖天馬行空　三册　480元
㉗八駿雄飛　三册　480元
㉘瀟湘月　三册　480元
㉙日落紫禁城一册　160元
㉚雪鷹　三册　480元
㉛彩鳳飛　二册　320元
㉜羅刹刼　三册　480元
㉝日落紫禁城續一册　160元
㉞楊柳枝　一册　160元
㉟大雷神　三册　480元
㊱劍嘯西風　三册　480元
㊲塔里木風雲二册　320元
㊳玉玲瓏、玲瓏玉二册　320元

㊴血雁盟　二册　320元
㊵悲歌　二册　320元
㊶金玉盟　二册　320元
㊷故都風雲　二册　320元
㊸江湖風雨十年寒二册　320元
㊹上林春　三册　480元
㊺長干行　二册　320元
㊻玉釵寒　二册　320元
㊼新月劍　三册　480元
㊽芙蓉刼　三册　480元
㊾紅粉刀王　四册　640元
㊿劍神　二册　320元
(51)風塵三俠　三册　480元
(52)禁宮情刼　二册　320元
(53)帝諜魅影　二册　320元
(54)斷臂刀　三册　480元
(55)六月飛霜　三册　480元
(56)遊俠列傳　二册　320元
(57)桃花新傳　三册　480元
(58)東入陽關無故人三册　480元
(59)風流鐵三角
(60)情俠　四册　640元
(61)迷失的愛神三册　480元
(62)罪惡之園　三册　480元
(63)無双劍
(64)煞劍情狐
(65)碧血紅顏

夕照紅著

①飛刀小祖宗三册　480元
②七巧八仙刀三册　480元
③絕世淫魔　三册　480元
④
⑤
⑥

雪　雁著

①雙　煞　令　三册　480元
②寒江冷月劍無情　480元
③三　陵　劍　三册　480元
④天王七星　三册　480元
⑤龍劍青萍　三册　480元
⑥鈴　馬　刼　三册　480元
⑦玉劍霜容　三册　480元
⑧湖海遊龍　四册　640元
⑨冷劍冰心九洲寒　480元
⑩帝劍雄風　三册　480元
⑪寒星血嶽　三册　480元
⑫金　鷹　王　三册　480元
⑬飛花醉月　三册　480元
⑭潛龍迷踪　⑱孤星劍
⑮血掌聖心　⑲邪劍魔星
⑯佛功魔影　㉑翠梅谷
⑰藏龍鼎　㉒血海騰龍
⑲朝陽鳴鳳　三册　480元
㉓血笛浪子　三册　480元
㉔妙妙台仔刀　三册　480元
㉕大湖神龍　三册　480元
㉖胭脂奴　二册　320元
㉗
㉘

陳青雲著

①風流劍　二册　320元
②黑儒傳（正）二册　320元
　黑儒傳（續）二册　320元
③索血令　三册　480元
④血劍留痕　二册　320元
⑤彈鋏歌　二册　320元
⑥刼火鴛鴦　二册　320元
⑦鋒鏑俠侶　二册　320元
⑧江湖狼女　二册　320元
⑨石劍春秋　二册　320元
⑩孤星零雁記　三册　480元
⑪旋風絕情刀　二册　320元
⑫龍虎榜　二册　320元
⑬殘虹零婕記　三册　480元
⑭金劍飛虹　三册　480元
⑮異鄉客　二册　320元
⑯亡命江湖　二册　320元
⑰鬼臉刼　二册　320元
⑱復仇者　三册　480元
⑲血　情　二册　320元
⑳金劍曲　三册　480元
㉑快　手　三册　480元
㉒鐵　爪　二册　320元
㉓怒劍飛魔　三册　480元
㉔聖心魔花　二册　320元

慕容美著

①密宗十訣　二册　320元
②天龍門　二册　320元
③俠骨醉芙蓉　一册　160元
④俠義英雄傳　三册　480元
⑤拾美郎　二册　320元
⑥殺手傳奇　三册　480元
⑦神劍慴武林　四册　640元
⑧江湖奇俠　五册　800元

秦　紅著

①半世英雄　二册　320元
②龍　鳳　吟　三册　480元
③金鰲血掌　三册　480元

宇文瑤璣著

①劍影飛魂　三册　420元
②碎劍滌心傳　二册　280元
③青萍浪子　三册　360元
④瀟湘夜雨江湖路　二册　280元
⑤燕雙飛　二册　280元
⑥彩雲歸　三册　390元
⑦艷尼傳　二册　300元
⑧劍夢殘　二册　280元
⑨紅塵刼　二册　280元
⑩翠雨江寒　三册　360元
⑪路迢迢　三册　390元
⑫幽冥谷　三册　480元

李　涼　著

①神賭綠小千正續六册　960元
②酒狂任小賭　四册　640元
③快樂强盜　三册　480元
④淘氣世家（正續）六册　960元
⑤江湖一擔皮（正續）六册960元
⑥夜遊神孫小毛　四册　640元
⑦
⑧天下第一當　選稿中
⑨
⑩神偷丁小勾　選稿中

朱　哥　著

①邪仙陸飄飄　三册　480元
②乖乖七小福　四册　640元
③
④
⑤

司馬翎著

①極　限　三册　480元
②刀劍情深　二册　320元
③俠骨柔情花三册　480元
④飛羽天關正三册　480元
⑤　續三册　480元
⑥天關英傑（正續）960元
⑦武林千千劍（正續）960元
⑧劍海鷹揚　三册　480元
⑨掛劍懸情記三册　480元
⑩劍雨情霧　一册　160元
⑪鳴鼓英雄傳（正續）960元
⑫劍鏑風雲錄（正續）960元
⑬人在江湖　二册　320元
⑭飄泊劍影錄三册　480元
⑮劍氣山河　五册　800元
⑯七年血盟　二册　320元
⑰七劍下天山三册　480元
⑱女劍客　三册　480元
⑲鬼影甘寶寶　二册　320元

倪匡科幻小說（皇鼎版）

①魔像　100元
②怪頭　100元
③靈椅　100元
④奇緣　100元
⑤精怪　100元

倪匡科幻小說（金麟版）

①天人　⑥血咒　每册　100元
②異軍　⑦海異
③心變　⑧鬼鐘
④迷路　⑨寶狐
⑤通神　⑩妖偶

倪匡奇幻小說

1～30册　每册　100元

古　龍著

①護花鈴　三册　480元
②彩環曲　二册　320元
③離別鉤　一册　160元
④七星龍王　一册　160元
⑤陸小鳳故事　六册　960元
　(1)陸小鳳傳奇　(4)決戰前後
　(2)繡花大盜　(5)幽靈山莊
　(3)銀鈎賭坊　(6)鳳舞九天
⑥劍玄錄　四册　640元
⑦雙流神劍　三册　480元
⑧大地飛鷹　二册　320元
⑨金劍殘骨令　二册　320元
⑩劍毒梅香　五册　800元
⑪江湖奇譚　二册　320元
⑫憤怒的小馬　一册　160元
⑬名流劍客沒羽箭三册　480元
⑭風雨夜譚　二册　320元
⑮風雲男兒　二册　320元

桂冠版

①多情劍客無情劍三册　480元
②流星蝴蝶劍　二册　320元
③碧血洗銀鎗　一册　160元
④三少爺的劍　二册　320元

仁愛版

①浣花洗劍錄　三册　480元
②大旗英雄傳　三册　480元
③情人箭　三册　480元

出版者：皇鼎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發行人：趙　震　中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二〇五三號
連絡處：台北市昌江街一三〇號
電　話：三九七二三八八
連絡電話：三五一一七〇七
郵政劃撥儲金帳號第〇一五八一三〇—九號 趙震中帳戶
印刷者：本社印刷部
定　價：新台幣一六〇元
港　幣
中華民國七十七年一月出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諸葛青雲著

①浩歌行	三册	480元
②八菩薩	三册	480元
③一鈴半劍	三册	480元
④紅劍紅樓	四册	640元
⑤劍戟公侯	三册	480元

蕭　逸著

①鐵旗怪俠傳	三册	360元
②殘山俠隱	二册	280元
③俠　侶	二册	200元
④長劍篇	三册	360元
⑤長劍篇（續）	一册	140元

曹若冰著

①金面修羅	二册	320元
②碎玉青峰	二册	320元
③紅綾帶	二册	320元
④銀劍龍駒	三册	480元
⑤兩儀七巧老妖魔	一册	160元
⑥飛龍震八荒	二册	320元
⑦斷魂崖	二册	320元
⑧蟠龍刀	三册	480元
⑨玉帶勾魂	三册	480元
⑩寒玉玦	二册	320元
⑪玲瓏珮	三册	480元
⑫山澤異人傳	三册	480元
⑬百面妖狐	三册	480元
⑭冷面鐵心	二册	320元
⑮梅花山莊	三册	480元
⑯金鈎掛玉	三册	480元
⑰雕劍震武林	三册	480元
⑱鷹揚九洲	三册	480元
⑲魔情劍	三册	480元
⑳天魔變	三册	480元
㉑冰魄劍魂	四册	640元
㉒絕地飛龍	二册	320元
㉓雙龍記	三册	480元
㉔女皇城	三册	480元
㉕空谷香	二册	320元
㉖斷劍殘琴	二册	320元

獨孤紅著

①美人如玉劍如虹		160元
②帝躍驚龍	二册	320元
③劍胆琴心	二册	320元
④情劍恩仇	二册	320元
⑤宦海江湖	二册	320元
⑥無玷玉龍	二册	320元
⑦血　令	三册	480元
⑧飄香名劍斷腸花		320元
⑨絕代天香	三册	480元
⑩京華遊龍	（排印中）	
⑪		
⑫血洒黃沙紅	二册	320元
⑬劍　客	四册	640元
⑭男子漢	四册	640元
⑮大明英烈傳	四册	640元
⑯檀香車	三册	480元
⑰丹心錄	三册	480元
⑱滿江紅	三册	480元
⑲玉翎雕	三册	480元
⑳武林春秋	三册	480元
㉑俠　種	三册	480元
㉒響　馬	三册	480元
㉓聖心魔影	三册	480元
㉔刀　神	三册	480元
㉕豪傑血	三册	480元
㉖雍乾飛龍傳		
㉗報恩劍	三册	480元
㉘天　燈	三册	480元
㉙血掌蟠龍	三册	480元
㉚		

諸葛青雲著

①墨羽青驄	二册	320元
②北令南帥	二册	320元
③龍在江湖	二册	320元
④秋水雁翎	三册	480元
⑤碧落紅塵	三册	480元